



南華句解

莊子
孤白

余
泰垣
梓



刻南華句解序

南華句解者書五年
兄求仲手授云求仲
磊負粹抱嗜矢先程
乃獨耽：好漆園自

表余於系即嘗聆聲

歎則語：漆園也庚

戌魁礼第第一人手

中式而卒業焉又字

：漆園也漆園於求

仲畫奇邕哉又得求
仲彙成金書備此注
釋抑又奇矣史遷有
云伯夷叔齊雖賢得
夫子而名益彰余於

夫子自以道遠余於
此亦以道遠雖余於
辭亦以道遠夫爾古
年彙成金書備此注
年彙成金書備此注

○一卷

莊子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二卷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三卷

係外篇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莊子目錄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四卷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禦寇第三十二
天下篇第三十三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
 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聞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
 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
 剽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
 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
 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
 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
 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戰國策士大
 都挾策干進
 朝秦暮楚昏
 競為犧牛也
 周獨恥之厚
 聘不出終身
 隱居放言以

快志其為鳳
 乎三十三篇
 萬世不朽直
 契孟軻並驅
 可矣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
 剽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
 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
 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
 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列傳

司馬遷

總論

括盡全書
可是一部小
易經

壯二

嗣宗為人大
貞莊叟平日
將三十三篇
爛熟胸中故
一篇括盡無
刺肯其禪中
武之言即家
所云靈觸也
馬休一毛也
百世而後誰
謂無知也哉

阮嗣宗曰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
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
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溼
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
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
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
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
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弱水火不相薄天地
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

易經論

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
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
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
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
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
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
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
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天秋毫為大泰山為小故以
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
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數也

名言良藥切
中世人階旨

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
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伍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
之說也循自然佳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欲
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
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
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
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
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癩萌則生不盡禍亂作
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
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
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
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
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
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將
不失於其鳴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
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
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
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
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
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者是非者危

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
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
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
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也克己以為人者
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亡家之子也剝腹割肌者
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昏臣之士也履霜露
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繁已以尤世脩身以明瘠者
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皆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
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
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

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燦也故
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為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
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污之為
罰而貞白之為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
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
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
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
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瞑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
為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
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

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
大自割繁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
吹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已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
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
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懷道
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
心者萬物之思也故夫裝束馬軾者行以離支慮在
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
海者燕楚之人也在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
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為之
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
辯也哉

云昔魯幽之思也始夫黎東馬輝替於必顯支顯亦
多端也世籍替顯亦多端也康侯替之良之氣也上
質而濁其文取主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懷道
其文取主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懷道
知萬變靈昧然為自也夫飄之亦無其質而濁
大自割繁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
吹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已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

新刻韓會狀註釋莊子南華真經孤白卷之一

太史 霍林 湯賓尹 校閱

會狀 求仲 韓 敬 註釋

書林 泰垣 余文杰 梓行

南華真經內篇

南者明也。大方無量之謂。華者法也。出泥不染之謂。內者心也。本性如也。

之謂人心真體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是非無生無死太虛不包其體日月不踰其光八萬四千方三界都從內現不自外假故遊者心之遊齊者心之齊主者心之主世者心之世符者心之符宗者心之宗應者心之應七篇之言大抵皆心謂矣以其直指本體出入天出生入死而言故名之曰內篇

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孔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只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為首看這老子胸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此滋味則可以讀萊菔矣。萊菔一詩形容胸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

湯賓尹曰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說此譬喻其意蓋謂

北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海運則將徙

人之所見者寓言蓋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小故有世俗紛之華若

於南溟。風故鵬可以南徙。南冥者天池也。南冥亦海

有知許世界之外

池。訓齊諧者志怪者也。齊諧書名所志。諧之言曰鵬

自視其身體
太倉一粒不
足以喻之哉
晉人所謂螭
角匪觸亦此
意也

湯實曰曰野
馬以下至此
是形容騰
飛之高如性
下得來多火
奇持遠說以
鵬為大野馬
塵埃為細與
後句不相稱
如何已居他
筆力

前兩笑字與
最後一笑字
雖不同畢竟
是粧點其傲
視萬物之態

湯實爭曰小
知兩句又是
文之一體以
小知大知一

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搏，飛翔也。扶搖，風勢也。去以六月息者也。息，噓氣也。周六月夏四月也。

而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息以相吹也。此皆騰之

者耳。野馬，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耶？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

地亦若人之自北視天耳。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

大舟也；無功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

焉，則膠一芥以杯盞之類，置其仲則膠柱不軟，風之

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

下矣；而後乃今培風，鵬飛天上，去地九萬里，風自溪

謂之厚風，皆負青天而莫之天閤者，而後乃今將

圖南。如北厚風方能負載鵬翼，皆負青天飛之高也。

胡與鷺鴦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

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學飛之小鷺鴦

也。搶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

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彼乃欲藉九萬里之

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奚用也？此適莽蒼近郊者，三

意謂淺見之人不知世界之大，適莽蒼近郊者，三

殮而反腹，猶果然。言其然也。適百里者宿舂糧，隔宿

適千里者三麻聚糧。總言所行有遠近，則所食亦有多

周六月夏四月也

息，噓氣也。周六月夏四月也

此皆騰之

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

是天之正色邪？或天之遠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

其水既微，但能浮風之

鵬飛天上，去地九萬里，風自溪

皆負青天而莫之天閤者，而後乃今將

如北厚風方能負載鵬翼，皆負青天飛之高也。

學飛之小鷺鴦

適莽蒼近郊者，三

言其然也。

隔宿

總言所行有遠近，則所食亦有多

適百里者宿舂糧，隔宿

適千里者三麻聚糧。

遠近又為鵬與

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

朝菌不知晦

句結又小年大朔蟬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朝菌大芝也生於糞上
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也楚之南有冥

靈木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亦

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冥靈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

彭祖僅年八百乃至今以高壽特聞衆人

求齊其壽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個証據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風勢

莊子一表通達遊

湯賓尹曰絕也羊角亦風之屈也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

里之上更無雲氣嘗遊泰山絕頂雲絕山絕頂雲絕

如嬰兒焉然今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

也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哉其意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此三等入各

其自視亦如斥鴳之類故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

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

斯已矣斯已矣者言宋榮子彼其於世未數然

句結又小年大

一段譬喻

夏生秋死

靈木者

特聞衆人

求齊其壽

湯之問棘

窮髮之北

未有知其

里之上更

如嬰兒焉

也

故夫知效

自視也亦

其自視亦

舉世而非

斯已矣

彼其於世

未數然

朝菌大芝也生於糞上

暮生見日則死但知朝

暮安知有海朔蟬姑寒蟬也

春生夏死

楚之南有冥

靈木者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

上古有大椿亦

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冥靈一千年方當一歲

大椿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

彭祖僅年八百乃至今

以高壽特聞衆人

求齊其壽而不及亦是

見小而不知大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

一個証據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

扶搖

風勢

絕

雲氣

負

青

天

然

後

圖

南

且

適

南

也

我

騰

也

我

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

韓求仲曰大意謂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降何

用抱甕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之我自見其不足故以櫛火浸灌自喻

看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乎上求象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

也。未嘗及及然也。猶有木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也。以世俗為事。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也。言榮子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吾列子者乘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何等飄然。其視世之修身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此雖兔乎行。未數數者。言未肯似他如此汲汲也。

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言列子御風。雖免乎行。而惟無所不乘者。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斯無所待耳。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無已者。不見形氣也。無功者。不見功行也。無名者。道隱無名也。皆言無迹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實為主。而名為賓。吾不為賓。若言吾不以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實往而不反。大言只說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運度。不近人情焉。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運度

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甚有也。其連叔曰。其言謂何。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

也

其神凝然而
定所居之地
百物自無疵
癘之病而年
谷自熟蓋接
與之言如此
肩吾以為欺
詭而不信也
曰然者言汝
宜其疑不信
也文章之觀
示鐘鼓之吉
音人皆見之
聞之而瞽者
聾者無賴此
形骸之病也
豈惟形骸有
此病在心亦
有此病言其
心無見識猶
擊鼓然故不
知此語而以
為託也

哉曰藐姑射之山在寰海外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其
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厲而
年穀熟神凝者精氣融而神不動故中致吾以是狂
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
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
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連叔然其言而副其見以為
也故曰猶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
乎亂此等人其為德也周游乎萬物之孰而世人不溺
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水

而斯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旱極可使金石
不溺亦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
物為事出其緒餘循將鎔成堯舜蓋此等人神凝無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支身無所用之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
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四子或以為許由蓄缺
堯治民平政獎獎後使一見四子
宵喪天下所謂陶鑄堯舜非邪

惠子名施為魏相謂莊子曰魏王贖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瓠可為瓢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瓠落淺非不鳴然大也

湯肩曰說
到神人已足
大之極了又
恐人疑其茫
蕩而無所用
覆大瓠為

謂莊子曰魏王贖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瓠可為瓢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瓠落淺非不鳴然大也

謂莊子曰魏王贖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瓠可為瓢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瓠落淺非不鳴然大也

謂莊子曰魏王贖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瓠可為瓢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瓠落淺非不鳴然大也

謂莊子曰魏王贖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瓠可為瓢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瓠落淺非不鳴然大也

湯肩曰說
到神人已足
大之極了又
恐人疑其茫
蕩而無所用
覆大瓠為

喻言是大也
用之涉險可
以利濟
呼然虛
吾為其無用而指之
擊碎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

陳詳道曰物
有所宜事有
所適忠在不
善用耳不專
手之藥一也
宋人用之其
利小其人用
之其利大弱
七國之術一
也晁錯用之
則禍與主父
偃用之則亂
息大瓠之用
置易者哉

朝而驚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
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
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
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
慮思也樽浮水壺也以壺繫腰乃而憂其瓠落無所
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舡一壺千金而憂其瓠落無所
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轉意一云猶茅塞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惡大其大本擁
腫而不中繩墨
大木本身也擁
腫盤結輪困也
其小枝卷曲而不中
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
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音狸狌
狐屬卑身而伏以候

教者教物之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
音理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
機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也
斄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
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
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音何不樹之寂
無為其側道遙乎寢則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又曰斄牛至
大而不能如
狸狌之執鼠

王世貞曰此
復設大樗為
喻言是大也
置之閒曠以
全生

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合衆論而為一也。戰國之世學制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為不若是非兩忘而辯之。自然此其立名之意也。天籟也。籟人籟。就聲上起譬。喻也。

湯賓尹曰：撰出問卷之辭。今善一節之意。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隱几。憑几也。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耦。耦。即喪我謂忘形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

乎。形固可使如槁木。氣也。無生也。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烟

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

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喪我。無我也。無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籟

莊二十一末

不物論

一

王鳳洲曰：天地間無影無見。形之風可聞。不可見之志。却就筆頭上。畫出井南華。安得這般手段。

管也。此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萬不同。正以

暗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也。籟則木

之聲者。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

其意。下子游曰：敢問其方也。子綦曰：夫大塊也。噫。氣

其名。為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呿。萬竅萬。而獨不

聞之。琴琴聲也。乎山林之畏佳。木之窅而獨不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

木之竅。穴有兩孔。而以鼻者。有一孔。而以口者。有孔

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圈

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圈

諒者。實者。交者。激者。戛者。止謫者。去而聲。戾者。呬者。

深而聲。留交者。吠而聲。續前者。唱于而隨者。喁喁。

前曰獨不見後一段文字之開鎖

王鳳洲曰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却把人籟只一句斷送此亦是文法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籟之類敢問天籟予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於人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

大知閒閒小知閒閒閒閒從容自得之意閒閒有分別也大言炎炎小

言詹詹炎炎有光輝也詹詹隨前隨後其寐也魂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其覺

也形開言晝則四體運動與接為搆日以心闔搆搆物接而心營營構開心與

物相音悒縵者密者音敬密者有異懦無斷而縵者有深險不則而密者有筭無遺策而密者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失若疑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好勝之心自守不化留於胸次若與人詛盟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然用心憂勞日銷月於秋冬憔悴之時也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載胥及溺故曰不可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其老洩也厭如大學問藏也機心益熱愈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其死矣豈身雖在其故曰不可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其死矣豈身雖在其故曰不可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其死矣豈身雖在其故曰不可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其死矣豈身雖在其故曰不可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莊子一卷

其發也三句下是意是譬喻

喜怒十八字承上言惟在內如此故見憂疑姚央庠也伏縱逸樂出虛蒸成茵言其人雖是於外或喜也故開心也慙作伏也樂出虛蒸成茵

湯賓尹曰此者造物也這一彼字甚重不是輕下非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

又曰此以下又就人身發明一段其奇特

王鳳洲曰此段言人迷失真君至死而不知所歸者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請莊子至此自是不忍釋手不敢以異說認

自由如樂之出處而依作午止如蒸之成菌而陰生倏死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言不足彼則我非

我無取言非我去取他則是亦近矣不能已而論造化近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似若有

有之而不故以為實有也朕萌芽之地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真宰使人便

信之說以與人人亦有情而無形有情言有實也無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賅者備也吾誰與為親汝

皆說喜也之乎其有私焉私喜如是皆有為臣妾乎互相為後

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百休君臣無定

即心君亦不能自主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益損乎其真知推求見到實處或不見得皆無益損于真君言不必深求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言此真君自受形以來便與我相守不忍忘去直待

此形之盡而後已與物相刃相靡物外物也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一生所行如駒過隙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何日可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其形衰而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芒無知之貌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

湯賓尹曰此段言人言之未定物論所以不齊之故

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言真字人人有之奚必知隆者有之雖愚者亦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強立是非之論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強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言非吹也言非如地籟之女萬物故言特未定不可為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耶果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鼓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禽言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可聽為準鼓音未定則不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隱即道惡可為準矣人言之未定猶是也

乎往而不存謂大小精粗道無不在言惡乎存而不可謂是非皆

也道隱於小成見偏言隱於榮華浮故有儒墨之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欲則莫若以明互相是非安得有定若欲定是非則歸

明物無非彼言以我為非物無非是言我以為非彼則不見在彼之說我則自知則知之在我知者故

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物我之對立而後有是有非因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謂是非即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

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物皆自是故無非是

左毛伯曰有彼有是正與方生之說同此又撰出一

譬喻

因其所是而是之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其所非而非之是以聖人不用一偏之見而惟

是也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惟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已矣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

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魚人我對待是魚偶也道樞得

道之樞要也樞始得其環中環者員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也

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是與非皆聽其自然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

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指手指也我以之是喻彼之非指也以我之指為指而以人之指為非指也

彼非指之人寧不以彼指而喻我指之非指乎彼此

相譬是非未有定也故以我之指喻彼之非指不若

就彼指之非指喻彼指之非指也馬喻放此馬籥塞

之籌也若以此理論之天地則天職覆地職載猶彼

我之指也亦可以其一偏而相非乎喻之萬物則萬

物之飛者走者動者植者萬有不齊猶之彼我之馬

也亦可以其不同而相非乎天地萬物可乎不可

乎不可故曰不可吾因而可之人行之而成物謂

之而然道無精粗行之即是惡乎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物固

莫若以明奈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言天下無是非非莫若反覆相喻則知彼我皆自是而相非者也

莊二十一卷

始之分者或終以成始之

物有可者不特一故為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悅

物物如是也故為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悅

成者或繼以毀以此觀之是無成毀而通于一也

與毀復通為一

以此應物如環之無端縱橫美惡尋嘗詭怪皆可通而為一也合與分成

與毀亦可通而為一也蓬屋梁橫也楹屋柱植也厲醜也西施美女也

惟達者知通為

一連道者知此

為是不用

去其是而寓諸庸常庸也

者用也

為以常用也者通也

皆通通也者得也自得適

得而幾矣

幾盡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然者

因是而已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為一夫是以謂之曰道

勞神明為

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今人勞於分別甲曰然乙曰不然彼曰可此曰

此喻是非名異而實則同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

不可本自同也譬之朝三

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

粟山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

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三與四實通七數也

莊子一卷

齊物論

二

名實未嘗變彼衆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耳勞神為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
是以聖人和之
是非而歸之均一故能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是以非而休乎天均
是之謂兩行其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達夫道之至極惡乎至有以為未始

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

始有是非也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卦焉而未

始有是非也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卦焉而未

始有是非也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卦焉而未

始有是非也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卦焉而未

此一段固是自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

王鳳洲曰既說成虧之理

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矚

却以鼓琴喻之最切

氏之不鼓琴也故字作昔字音昔昭氏以琴名家其子不能世其業便是有成與虧了若

昭氏不以琴名家人向咎其子不昭文之鼓琴也

能世父之業便是無成與虧了昭文之鼓琴也

文名師曠之枝策也枝柱也策杖也或作杖策惠子之據梧也梧

者以梧為几三子之知幾乎也裁盡皆其盛者也三子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乎人故其好歎自鳴於人非

言堅白為馬言白不必言馬又淬劍論無甚道理故以堅白之昧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

曰黃所以為終此便是惠子之虧處而其身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

利辨者曰黃所以為不堅白所以為不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

也是故滑疑之耀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亂而可疑也耀明也聖人所圖

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與我之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就類與不類中易地而觀其相與為類處則與

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無極

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

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

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

有謂也有說矣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

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

利大極守金辨也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

非有極之理
然此語極天
下之至理簡
乎莊子未有
此言也後有
莊子亦未有
此言也可謂
千百年獨到
之論

末句結因是
已此是回顧
題目處
莊子一卷

丘毛伯曰上
面既說了彼
我是非到六
合以下又別
生說話來祭
明此老胸中
多少玲瓏

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若不一

我不起分別秋毫亦可稱大泰山亦可稱小殤子亦

可稱壽彭子亦可稱夭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

生萬物未足為異夫既已

而與我為一也夫既已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夫既已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夫既已

言為二一是一也言一又

與二相對一也兩一便二矣

不成三乎二與一為三

相生之意生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巧於一既一矣言

曆筭者亦不能筭其未盡之數况其九者乎逝逝

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適有乎起至二至三至

窮自無適有尚且如此况自有適有乎有即有謂無

之有自意見上生無即無謂之無自太虛中來者無

適焉因是已物之始無所適也此并其一而無之

夫道未始有封即有彼

言未始有常有常

為是而有

也音彰

只為立個是我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倫

也義事

有分有辯分析也

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理

立人

與我並

夫既已

齊物論

十四

此五句下面
又再解一轉

大辯不言已自大仁不仁無愛而大蕪不蕪不以蕪

大勇不怯無險道昭而不道道若昭然分言辯而不

辨則必有不及仁常而不成必不周蕪清而不信

必不實勇伎而不成義理之勇必不成五者同園而幾何

方矣五者之德其機本員若道昭云故知止其所不

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

天府止其所不知便是不言之辯不道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天理所

損益故注不滿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始故昔者

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救南面而不釋然悅其

莊子下卷

來物論

十五

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喻其物慾

地也知有天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

况德之進於日者乎言豈不能

醫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和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

和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和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和且吾嘗

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然乎哉木處則惴

慄恟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體知安佚為

然惡乎民食芻豢麋鹿食薦也蚺蛆也其帶蛇也鷓鴣

王鳳洲曰同
是之問王倪
不知之對便
是知止其所
不知但換造
名字鼓舞樂
揮所以為莊
子

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民口知芻豢為正味而鴉不然而乎知正味狃徧也徧徧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

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也驟也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民目知好色為正色而魚鳥麋鹿不然惡

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紛然

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

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

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

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

害之端乎不熱不寒不驚即游心於無物之始死生之大且不為之動心而况利害是非乎

莊子十卷

齊物論

十一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指長梧子聖人不從

事於務不以世故為事不就利不違害不知利害不喜求無所求於民

不緣道無行道之迹無謂有謂未嘗不言有謂無謂未嘗有言而遊

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言不着實而我以為妙

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

熒也熒感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卯

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雞終出卯便求呼更彈雀尚未墮九便求鴉炙皆早

計之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妾聽之奚旁日月一晝夜

挾宇宙一遠近為其脗合渾合而與道一置其滑濇滑汨也濇昧也

隸相尊隸下也先至下也衆人役役聖人愚菴知以不知如愚菴不知

王鳳洲曰此三節皆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云

太早計謂女之所言方如此而遽以為妙道之行是見小而自多之意

士尊大夫大夫以士為隸

大夫與卿
又以大夫為
諫推而上之
也。彼此皆諫也
而却自為尊
卑。

本章指歸正
在大覺二字
最宜究心

莊子一卷

既使以下又
自以是相混
一句鼓舞評
多話頭出來

分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雖歷萬

之而成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萬物盡然是亦然

也蘊蓄也以是相蘊言無相非也相蘊猶言相壓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

而不知歸者耶弱喪失其居也麗之姬晉獻公之姬艾封人之子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

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蘄生乎祈高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

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生死

猶夢覺也夢覺變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小見然知

幻惟大覺者知之

之君乎牧乎以君為尊其果尊乎固哉丘也與女皆

夢也言丘以為孟浪女以為妙道皆夢言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

也其名為乎詭詭至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

解者知其解非但知解說分是旦暮遇之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音黜聞言其見吾誰使正之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

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

之

之

之

齊物論

十一

天倪即前之天均也倪分也

是非然否俱無辨正是和以天倪亦即上章因是之意

莊子一卷

罔兩影外之微陰也

此一段又自前面說愛處生來

末句似結一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

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詳言其難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彼謂造化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化聲謂以言語相對也若其不相待不相待則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天倪者自然之端和不分也曼衍無變物我不蔽于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貫振收也竟盡也收於無盡之地夫寧有窮時乎直寄之而已故寓諸於無物之竟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曰吾有待而然者耶行止坐起卒無定度蓋不能自主有待而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者他亦不能自主有待而然吾待蛇蚘蝮翼耶蚘蝮腹下齟齬所以主行者而蛇蝮翼又有主張之者乃所以然也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栩栩快志但知俄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栩栩快志但知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直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若蝶夢周若周疑矣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然周還自周蝶還自蝶物我辨矣此之謂物化萬物變化之理

齊物論

十八

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

湯質尹曰為養生之孝莊子所自受用者即孟子夔者不貳修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

吾生也有涯，而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

莊子一卷

養生主

有足之

又曰：砉然騞然，騞然皆用

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騞然皆用

刀之聲，即以

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騞然皆用

秦刀二字安

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蓋至此乎庖丁釋刀

也如七月詩

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八月在野九

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月在字十月

暗與官知止而神欲行，神自靜定，依乎天理，批大郤

下亦是以騞

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軻乎。但

騞字安在中

其天然腠理於骨肉之交際處，則批擊之於骨節大

間也

嘗經涉其肯綮之間，况大良庖歲更刀，割也。或割其

骨乎肯綮，骨肉相着處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或割其

族庖人之易損

族庖月更刀折也研大骨而刀折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

韓求仲曰此雖然一轉甚

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砥石也彼節者

有意味蓋言

者有間骨節有間縫處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

處世豈得皆

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以薄刀解其間無所帶碍是

順亦有逆竟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交錯

之不動其心

為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不他視而行

事過而化一

其動刀甚微諒然已解如土委地不甚着力而骨肉

似全無事時

地然言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

也

藏之意也善刀好好收拾其刀也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莊子一卷

養生三

二十

以則足事後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右師官

明不善養生

足也削而天與其人和果天主之然和曰天也非人

者

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

以澤雉為喻

非人也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

見右師不善

天使之非凡人形貌皆有兩足並行而此獨異故知是

養生

樊中神雖王不善也精神雖旺而終不樂

湯賈尹曰莊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非常之人

此處先把老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

子本老子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

為張剝充舜

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感會衆之心必有不斲

我於老子亦

無所私况他

人乎

上面既說了
秦失一段就
此發明死生
之理以結一
篇蓋欲人知
其自然而無
所動其心乃
可以養生也
未一喻充絕
妙

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遁逃其天理其所受志其所受之正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言其得罪於天適來夫

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古者謂是帝之縣

解縣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指窮於薪

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薪火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不絕未嘗見其盡也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

之火自古及今傳而

湯賓尹曰按佛典有解此者曰火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

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

莊子一卷

養生主

十七

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

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

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然舍生趨生則

猶未了之談也竊意以指計薪薪多而指

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躍

金不出乎鑪浮漚必還之海以見其無死

生一也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

故相反哉知死生之一者乃為善養生者

耳

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

聞衛君蒯瞶其年壯其行獨言少知自用不恤衆議也輕用其國

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量其國中

見殺者若澤中民其無如矣民無所依歸也回嘗聞之夫子

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去之即丘不與易之意就之救之也醫門多疾

警人能醫必其門多病之時願以所聞思其則告衛使思其法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言汝殆幾於往而就戮也夫

道不欲雜雜則多事多則擾擾亂擾則憂自憂而不救

自苦則不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

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言不服救正暴且

若亦知夫德之所蕩失也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

名德之所流蕩也知出乎爭知之所橫出名也者相軋

也相軋相傾奪也知也者爭之器也器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

盡行也事不可以盡行也且德厚信音立而末達人氣有厚

德有實信而未聞名聞不爭未達人言雖有令名令

達彼人之性氣名聞不爭未達人言雖有令名令

術陳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繩墨法術暴人之前者

術陳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繩墨法術暴人之前者

湯賓尹曰曰澤曰蕉此是作文奇處

莊子一卷

丘毛伯曰音此老這般下語何嘗與世情闊絕

缸穀實貌

又曰此正所謂以璧投人鮮不投刺者

名汝曰 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蓄夫且

悅賢而惡不肖苟衛君能悅賢而惡不肖 惡用而求有以異我而

別有若惟無詔惟君不能悅賢而汝無詔而往 王公必將乘人乘汝

而聞其捷捷勝也 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

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而汝也焚眩也平和柔也營

順也以承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兪暴人得勝 名之曰益

多言增多 順始無窮順此而惡愈熾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

於暴人之前矣厚言深言也乃以不信之身而深 且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

偃拊音翳撫 愛養之 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欲下而偃拊

之是下拂 故其君因其修善也 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

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國為丘墟 身

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也利也 無已是皆求名實者

也求名而自利 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

也而况若乎勝化服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言汝之往

嘗以語我來頽回曰端而虛端正其身虛 勉而

一冕勉而謹 則可乎曰惡惡可惡不可也 夫以陽為

克孔揚言衛君亢陽之性 采色不定常喜怒無 人之

所不能遠不遠畏 因案人之所感案抑也言彼見人

已者以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意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

韓非說難多從此化出

上人之民乃欲下而偃拊

莊子一卷

之覺下拂其上也孔子謂魯君有民于

奚為食之亦此意也

雖然以下又設一轉使自

陳以觀作用

之何如

人間世

十三

王鳳洲曰然則以下又設為顏子之言分作三截曰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真實也此直字與直字相似

扶三術以適彼便是有主於心者非無心而付之天

而况大德乎

自謂小德也言此非人小將執而不化彼且固執其是而不回也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無疵病庸可化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也

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

之所子而獨以已言

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

謂之童子

與人之為徒也

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

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

亦無罪

夫惡可以及化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有而為之其易和易之者

則無體即化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

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符者以心操
物而人已對
立也

入遊以下教
人處世之法

絕迹二句大
意言人避事

莊子一卷

不為却易然
人涉世安得
無事性無為
而無不為則
難耳

造化之理萬
物所自出聖
人之見其樞
紐不過如此

心齋仲尼曰一若志一志皆一其無聽之以耳而聽

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即先天太乙之

靈閑微也聽止於耳即無耳心止於符即無心氣

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

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始得使謂未得教而得

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得使謂得教而使齋可謂虛乎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汝

入遊世之樊籠而入則鳴則言不入則止則不可言無

無感動于虛名而入則鳴則言不入則止則不可言無

門無毒不開一門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抱一

而寓於無心絕迹易有心而未無無行地難無迹亦

則幾於道矣絕迹易無迹則易無行地難無迹亦

難為人使即絕易以偽終是妄心為天使即無難以

偽天則無意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也以無翼飛以無

意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闕官缺也此以虛

無物火有空缺則容光必照而生皎白人心即室也

虛而生明惟此虛明能應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

止即虛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不知止是謂坐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耳目內通則無聞見外

黜明離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舍况人而不化乎

是萬物之化也由以化也禹舜之所紐也禹舜執此

伏義凡蘧之所行終凡蘧古聖君名伏義而况散焉

伏義凡蘧之所行終凡蘧古聖君名伏義而况散焉

人問世

十五

湯海若曰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南華略於世故

者乎散焉若謂尋常以下人也

葉公子高葉公名諸梁字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

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繼甚盡禮而事之應

緩尚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枯夫

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寡鮮

言也鮮不言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為國謀事

以懽而成者若不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

刑責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

粗而不減不知味之美惡費魚欲清之人欲食寡火則甯不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內熱飲水則五

未至乎事之情吾雖未至親見行事之實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

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是兩受為人臣者不

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語我謂何以教我來助語辭仲尼曰

天下有大戒二戒法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

命也出乎天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當為無適

而非君也莫非王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

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也地而安之孝之至

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

者哀樂不易施乎前以忠孝事其心者雖憂其不

王鳳洲曰此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此語豈得謂迂濶大言有

莊子一朱

人問世

十六

韓來仲曰立
請復以下又
轉一轉說盡
人情狀

湯賓尹曰既
說了傳言却
卷二十一

又引喻世間
此類之事句
皆與世情

看此一
蓋世情非
子何以有此

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所遇亦有不一幸而當其難行事

之情實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指兼公

其行可乎行可謂以是而行則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近交則必

相靡以信相靡相順也信有物以為信也如符節之類遠則必忠之以言

達其言以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

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溢過當也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凡溢之類也妄則不實妄則其信之也莫謂妄則起人之

疑莫則傳言者缺罪必歸之故法言曰傳其常情平

之無傳其溢言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則幾乎全則廢幾可

且以巧闢力者今人戲劇闢格之類始乎陽常卒乎陰陽喜也陰怒也

泰至則多奇巧泰至過當也奇異也以禮飲酒者始

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初筵秩治也載號

多至爭競也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初以誠信相結後乃鄙詐之心生焉故

之言者風波也言為風波所由起行者實喪也狗言而行夫

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諍無由忿言造巧言

偏辭巧言一獸死不擇音譬之獸將死則聲音混亂氣息第然息

暴怒於是並生心厲夫忿氣既起則心多狠戾尅核太至則必有

不肖之心應之尅核太甚人有不堪則而不知其然

也此皆為忿怒所為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

曲指者以
在若傲脫聞
暴蓋讀其書
殊熟爾

此章語傳太
子曲中人情

法言曰無遷令無遷移無勸成無強以過度益也遷

令勸成殆事若心過常度以求益也則必至美成在

久美之成惡成不及改甚易可不慎與且夫乘物

以遊心秉物之成以不得已以養中托義命之不得

心之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頽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指大其德天殺猶言天奪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法

度也縱而不救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欲救正之則

則將來必危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猶必先及我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自知若

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

莊子一卷

人問世

十八

身哉正身乃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和就將順也和調

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戚為崩為蹶入則感隨順

和而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出則圭

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

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嬰兒無町畦無崖皆形容無知

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彼不知夫螳螂乎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恃其才之美者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屢誇其才美以

言甫中舊有

王鳳洲曰嘗

人父死不墜

蕩其田業以
恣所欲田且
盡親戚閭之
歛錢以給其
塋彼陽相許
又以其錢行
前所為象皆
忿之有族人
為出而與之
適任其所為
一夕酣飲極
歡撫其背曰
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

其翻然危其身
而性慟哭而身
獨遂至其父
卒為善人正
則處道理

論語曰夏后
氏以松故入
以柏周人以
栗古者社中
皆必以大木
庄子一卷

為注

櫟社見於匠
石之夢曰汝
以我為散木
則是以文木
而比量我也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
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
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

其殺者逆也虎性易怒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是
以虎雖異類而亦媚愛夫養已者無他
只是順之耳若逆之則
必被傷故曰其殺者逆夫愛馬者以筐盛矢筐竹
器以

頭盛溺頭灰泥
之器適有蚊蚋僕綠叢集
其身而拊之不特不
隨時搏拊則決銜毀首碎胸
碎其身首上纏絡月顯
而去之則決銜毀首碎胸馬必怒而決去銜勒毀
碎其身首上纏絡月顯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山名
見櫟社樹
櫟木其大蔽牛挈
之百圍挈之以手
量之也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

為舟者旁十數枝可為舟則
其身可知矣觀者如市匠伯石之
字不
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厭觀飽
觀也走及匠石曰自吾
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

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散棄
也以為
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
則液楠液楠謂津液出
而備楠然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
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

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有用
之木邪夫相梨橘柚
果蘇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
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

湯賓尹曰一
句之中下四
個也字一個
哉字此皆莊
子文法奇處

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有用見傷且予求無所可用久

矣幾死幾死戲罵匠石之言乃今得之言汝乃今

予大用言我無用乃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耶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言匠石

得天地一物也何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亦無

用之木無匠石覺而診也音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

則為社何邪言木之志趣取於無社耶曰密閉口若無言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於社特偶寄寓

彼不知已之人以為社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亦豈

而詬厲之詬罵厲責也與彼之所保自而以義譽

莊子一卷

人問世

三

之不亦遠乎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

湯賓尹曰此
段與前段同
但就中又細
縫數句使見
活動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異於眾結駟

千乘隱將芘其所籟芘自我芘物也籟彼來陰於我

亦能芘之求其所蔭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矣仰

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

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軸解不實也恬其棄則口爛

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呈以舌恬之則爛人之口以

也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

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古之神人所以宋有荆

神人之不材
亦只是聰明
不用若無能
之狀

民者刑氏宜楸栢桑地所宜其拱把而上者求狙

猴之狀者斬之狀猶也三窟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高名大家也麗屋棟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

之禪傍為棺用也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

之患也或拱把伐或三四圍或七八圍惟其可用所以自禍故曰材之患也故解解古巫祝

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額折而鼻高者與人有

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白額亢鼻痔病巫祝

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所謂祥也必不材然後全生則

巫祝所謂不祥乃夫全生者天下所謂祥也必不材然後全生則

支離疏者支離身體無收捨之貌疏人各願隱於齊下而至于臍肩

高於頂肩反出會撮指天會撮推五管在上五臟之

於背背曲則管皆屬兩髀為脅兩髀兩邊也背曲控鍼治

紕而得精米紕治澣浣衣也足以餬口鼓筴播精也播精播去其

離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上有大役工役則支離以

常疾不受功不受功不以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

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

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

於世而用於不用氓其能於無能故得免

自全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王鳳洲曰此書

李上下即皆

言處世之難

若求以自見

必招禍患故

累言以警之

王鳳洲曰功

如左氏晉人

城祀賦功於

諸侯戰後之

事既皆得免

而又以病得

粟與薪此亦

以不才自全

之意

湯海若曰福
輕乎羽二句
即韓詩所謂
榮華不滿眼
跌禍大如屋
也其輕世肆
志履以之記
聖則非如是
外諒論

莊子一卷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馬成可以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僅可全方今之時僅免
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羽之福載受也禍重乎地

也臨人以德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殆乎殆乎盡地而趨
也臨人以德他人取禍之道也

行於世而行自拘束以自苦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性本執耶是何
而有傷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就避則而未往耳我欲

足言不山木自寇也以有用故膏者乎奚假魯國立
可行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入菟而王先生其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從遊者若然者
遠矣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德克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總足於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王鳳洲曰此借夫子尊王

抱之言以明

李

魯有兀者王音駘音兀音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音從

遊者立不教坐不議音坐立自如虛而往實而歸音所至

相若立不教坐不議音不請不讓虛而往實而歸音之地

充然若有得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

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音我欲

之特尚 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

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與庸亦遠矣音王勝也先生孔子也言從遊者勝於夫子其與常人相去遠矣 若然者

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

之變音死生事大而此心不動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

之遺音雖天地覆墜我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

化而守其宗也音明乎真實之理而不與外物同遷王

宗者也宗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

本也始也宗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

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音萬化即異也

就異處觀則肝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為膽膽

不可為肝猶之楚越就同處觀則萬物與我同一根

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

賈釋氏大藏經盡從此五字中出

守其宗者全體也遊其和者大用也

既同一根宗則大用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鳥

知耳目之所宜乎不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所分異

而遊心於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

德之和

和

和

和

不曰尊而曰
最此莊子之
文所以為奇
也

遺士也。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此得喪得亦莫非一其足猶遺士也此便是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

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彼之修已不過本然之心本然之心常心耳衆人皆有之物何為獨尊之哉最尊之也仲尼曰人莫鑑

於流水而鑑於止水。以止水定惟止能止衆止水定則能止衆止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以松柏比則能止衆止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故能正其所生以

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以無懼為主而不動九軍者言衆

德充符

三軍之說

三四

心故以一士而雄入於九軍自要自信也。剗輒聶政之徒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

死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生也寓即謂逆旅象耳目與不知耳口之所宜同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况守宗正性之人其徵也將不

死而不與形偕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人自從之彼何嘗以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也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也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

王鳳洲曰取
大兩字最佳
與堯爭善最
奇

莊子一卷

三鳳洲曰此
中大意喻人
處世動是危
机其得其喪
自有定命彼
笑者怒者皆
不知命也

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不違者不

也執政子產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

有執政焉如此哉言此論德之子而悅子之執政而

後人者也言其先已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

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

也取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

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言子既兀矣縱能計

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自反不申屠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衆狀述也聲述其過以不狀其過以為

不當存者寡為足之不當亡者衆知不可柰何知其

德充符

三五

兀為出於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順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

之彀中中央者中也彀中者箭端所直之地然而

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

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廢然自失之意

遺形而自然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言見至人知命吾

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

遊於形骸之內相與以德德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不以外形索我徒不亦過乎子產斲然改容更貌曰子

無乃稱稱謂善於稱述蓋服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見繼仲尼曰子不

有王殆得道

而至者次

中居嘉有德

而知命者此

章無趾務李

以補過者南

華論德充有

三井數人聞

世所序意同

莊子借孔子

以為言或抑

或揚皆寓言

也

王鳳洲曰上

三言兀者而

繼以哀駘它

蓋以其全德

之極故以孔

聖之六言專之

看此詩下字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

知務不曉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

尊足者存有補行意故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

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

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

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

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

其未耶彼何賓賓恭以學子為彼且斲音折以詛詭幻怪

之名聞詛詭滑稽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和至

巴之名為詭譎也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

莊子一卷

德充符

三六

可為一貫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形醜焉曰哀駘它丈

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

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

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言其無所魚君人之位以濟

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聚祿富也望人之腹

望又以惡駭天下言可驚和而不唱不見其能知不

出乎四域不見其有且而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人

來質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

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數月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

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

然而後應汜而若辭二句伏其無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愧其不若也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

即漢王失左右手之意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言彼何人

其死母者少焉音聾若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

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純子乳於死母之前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為目之瞬不見已也形之僵不類已也是有其形者不足愛而使其形者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音聾資音聾士所造

在形而本於死無勇娶將安施也戰則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

矣屨為有是者設則則足不全送屨何為愛之欲無其本者謂娶屨以足武為本故也為天子

之諸御不瓜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天

之御不瓜剪不穿耳以破毀其全体新娶之人不得使之服役以胼胝其手足不如是不足以乘至尊之盼皆而結新婚之權燕也形全猶足以為爾彼全形者尚足而况全

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視已

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不形不可見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

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

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求也雖智者不能求其始徒歸之自然

耳故不足以滑和和不能滑亂不可入於靈府也使之

前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德之意

德充符

二十一

和豫通心不動自然悅流通而不失於兌兌亦悅也使日夜無卻

其道日新不已而與物為春皆樂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隨

感而應之不偏不滯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

之盛也水停則平其可以為法也平則可為法則內保之而外不

蕩也以其內停而外止也德者成和之脩也謂全其性中之和德不形

者物不能離無往非德非一端可各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

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即執國之柄而憂其死

言能愛民也吾自以為至通矣至通至道也今吾聞至人之言

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

也德友而已矣聞德不形之風雖哀公猶欲遺形骸志貴賤也

莊子一卷

音國企

德充符

三八

闔跂支離無厭闔跂曲背也無厭無脣也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

視全人其脰肩有脰頸也肩有細小貌甕菴大瘿項瘡也說齊桓

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故德有所長而形

有所忘此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曲瘿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及不知之故曰德有所長

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也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所

指形言所不此謂誠忘誠真也知有形而忘故聖人有

所遊即所謂心與天遊而知為孽智識為災孽約為膠禮文為膠固德

為接德為外接工為商技藝為買名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

用膠無喪惡用德守其內而無事于外不貨惡用商貨求售也

不用藝能矣四者天鬻也天鬻猶言天爵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

諷詠此章莊子之尊孔至矣

人不忘兩句極佳即孟子一指不若人之喻

聖人心有天遊故知四者為吾累

食如字或章

王鳳洲曰言
生理本自然
不以好惡
之情而求如
于自然之生
理此便是無
情

只一鳴字
文公就此抽
成一篇序文
莊子安得不
為作者

莊子一夫

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
故群於人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不得猶言無與耻乎

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情有故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惟無情有故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

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人之形色

象貌皆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

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

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

而不益生也不以為參之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

却說人之有身自益生中來蓋益欲之感亦非本有介然而生於男女相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

則連人亦無故曰不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不益生

益生何以有其身德之祥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不益生

以好惡內傷其身莊子不與之辨却以正時生理本自然無有餘也益生者有餘之病

是非好惡生於有也不因自然而着好惡便是益生傷損也有益則有損無益則無損故曰常因自然不

也益生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

而瞑槁梧枯木以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選授也

之名也天授子之形子乃自善如此

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情有故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惟無情有故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法道道法自然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

而生也。天而生者，自然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

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人事盡天理見自而不

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

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夫知在我而謂有待于外而

求皆不得，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

天乎？豈知天者必求而後得，在人者又且有真人而

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

不誇其不譽，士無心于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

得也。過失也，自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為悔，不以成為喜也。若然者

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也。是知之能

登假於道也。若此，造乎道也。其所見深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

不求，其息深，真人之息以踵，真人之性定，故息常歸

云也。飽也。其息深，真人之息以踵，真人之性定，故息常歸

服者，其嗑言若哇。此息俱躁，其息淺，故云。息以踵，即氣與屈

在下，吐不出，其狀如此。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言人

息深，而天機淺也。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此篇八章，次第相承其意。蓋只是盡性由人合天人。天而忘即所遇順，遂何足介累性。天惟舍師又何方乎？故曰大宗師。

莊子一夫

大宗師

四

此段是養生家與學南華。稠世人逐物，喪真神，喪氣耗，不得已而。露斯音欲知，真人之息，須味老子玄此之說。

章中若然者
凡三見而安
頓得法便不
見重疊

此數句乃是
詭謂聖賢以
此

形勢更入不
可及意

其出^音不訢其入^音不距^音
出生也 入死也
儵然而往儵然而來而
已矣^音
儵然之意
不忘其所始^音不求其所終^音受而喜之^音
受
其形也得之於^音忘而復之^音
復歸也 全而歸
是之謂不
以心捐道^音
即心是道心 外無道也
不以人助天^音
壽天有命人 力無所加也
是
之謂真人

若然者其心志^音
主其容寂^音
靜其頽頽^音
頽頽大也凄然似

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音
凄然怒也 煖然喜也 無心 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也

與物有宜^音
隨事而處 各得其宜而莫知其極^音
止處故聖人之用

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音
毒天下而亡 國者不怨利澤施乎萬世

不為愛人^音
愛天下而民忘其 人皆以無心故也故樂通物^音非天^音也^音

樂之得^音所非忘^音
推測而知 天時非 也 默契之賢人也有親非仁也^音
知有親疎非無 心之至仁也天時非賢

德之君^音行名失已非士也^音
狗名喪已不 足為士也亡身不真非

後人也^音
勞苦喪身以失其真是 後于人非能後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

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後人之後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音
皆舍已徇物 後人傷已者

古之真人其快義而不朋^音
義中 立也 朋倚也若不足而不承

不足自歎也^音與乎其觚而不堅也^音
與容與也 觚方正 承自卑也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音
張舒暢也 虛謙 也 不堅無圭角也

乎^音崔乎其不得已乎^音
意濔乎進我色也^音
濔聚

是形容直入^音
是形容之盛而 乎也 文法變

操不常屈原
之下居天祿
閣外史之遇
難實本乎此

王鳳洲曰此
與釋氏有無
俱遺老子兩
首皆歸之玄
同意

此教語蓋以
死生之天命
發明一與不
一之意

喻人處世而
有為不知否
忘而付之自
然

悅之貌其生色也
與乎止我德也
與乎自得之貌止
履

乎其似世乎
厲寬廣意似世
警乎其未可制也
警浩也

未可制自
連乎其似好閑也
連綿密也好閑
悅乎忘

得其意
制以知為時
制以知為時
制以知為時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制以知為時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制以知為時
制以知為時
制以知為時

禮而
制以知為時
制以知為時
制以知為時

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立也
循其自然者有足而

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而人之不知者真

故其好之也
造化其弗好之也
弗好謂其一也

一也
其不一也
其一也
與天為徒

惡為同則其不一與人為徒
以好惡為異則知天與

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

於天人但循
死生命也
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

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有天命一毫人力不得與也

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

其真乎
此個實理在未始有生死之先所謂真與卓

其真乎
此個實理在未始有生死之先所謂真與卓

其真乎
此個實理在未始有生死之先所謂真與卓

其真乎
此個實理在未始有生死之先所謂真與卓

王鳳洲曰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是也

犯字下得奇

莊子一卷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

韓昌黎錯綜長短文法多本此

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夫大塊也天地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

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石亦可移舟亦

可昧者不知也覺者不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避也

大藏小為得其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

而且不免有失也言天下之物不求藏而任是恒物之大情也萬物之

其自然則自不見其有失是恒物之大情也真實處

特犯人之形夫人一犯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

而未始有極也若人之一身千變其為樂可勝計耶

知此則萬物皆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

存故聖人遊心於自善天善老善始善終皆造人猶

效之善能也效法也言造又况萬物之所繫而一化

之所待乎萬一化即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有信有信故可傳可得無自本自根物皆有本

本自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地四此

句自未有天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

而小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氏得之以挈天地推列未有天地六極之狶韋

大宗師

四三

氣母氣母元氣也襲合陰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陽之氣取而有之
四維

斗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得之以襲崑崙堪壞崑
崑崙山神

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馮夷水神肩吾得之以處太山有吾
太山

神黃帝得之以游雲天黃帝得道登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北

王母得之坐乎少廣神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
神

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
神

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箕尾東維
七宿星名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
也

也如今修煉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
家之說

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
四

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
四

度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四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
四

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四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
過待其守之多日而後告之外

生者遺其身也自外天下過待其守之多日而後告之外
至外生由忘物而忘我也

則不貪生胸中無蔽如過待其守之多日而後告之外
在人乎且澄徹之氣也

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
過待其守之多日而後告之外

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無古今則無死生繼殺之而
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

王鳳洲曰皇
知始終八字
意同而句有
長短此文法
也

莊子一卷

聖人之道聖
人之小如此
分別兩句極
佳非莊子不
能道前此未
有也道與才
俱全五帝三
王之外伊尹
周公孔子而
已

莊老之文專
好作奇如此
段不過闡明
可傳不可受
可待不可見
之旨而撰出
許多名字使
人不可測識
奇式奇式

莊子一卷
首脊宛只是
首尾始終之
意

在身陰陽之
氣不和而後
成病故曰有
疹

此一段最奇
只浸假二字
便見奇特

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

名為櫻寧將送也將迎毀成順其自櫻寧也者櫻而

後成者也櫻拂也寧定也雖櫻擾之中而南伯子葵

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定者常在是擾而後成此名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包洛而誦讀之猶于洛

誦之孫聞之瞻明見微而瞻明聞之聶許聶與聶同

聶許聞之需後耳有聽手有書皆需役聞之於謳言自許

足而味於謳聞之玄冥有氣玄冥聞之參寥無名參

寥聞之疑始謂無始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

以生為脊以死為尻音福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

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

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言造化

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拘拘病曲僂發背上有五管曲

曲身貌發背瘡也五管瘡之發處頤隱於齊肩高於頂音疾

贅指天句贅髻也指陰陽之氣有疹其心閒而無事

不以病音駢蹠而鑑於井蹠蹠病不能行貌自曰嗟乎

為憂也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

戲問曰亡無予何惡浸假而化謂假使漸漸以予之

左臂以為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

大宗師

四五

王鳳洲曰魯子之易嘗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為此論又自彙錄

莊二十一卷

大宗師

四六

為彈子因以求鴉多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

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解無係着而自解也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患焉俄而子來有疾喘

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

化叱妻子而避之無以哭泣驚怛將死者之人也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

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化汝為何物將奚以汝適又將化汝何所往以

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

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

我不聽我則悻矣彼指陰陽也人不能悍陰陽之命彼近吾死而我貪生怕死萬劫縈

之也纏是悍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

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

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鑊名劍大冶必以為不祥

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

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

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成然安然遽然覺貌以生為寐死為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

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無心無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

極遊於物外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不悅生不惡死三人相視而笑

鑄金之喻甚奇貴誼陰陽為器萬物為銅皆自此中緬繹出來

孰能六句乃一章伏案下文皆發明此意

編曲織箔也
或編曲或鼓
琴指孟子及
子琴張而言
也

莊二十一卷

茫然無所見
知之貌彷徨
浮遊之意
憤憤然目昏
之貌

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無何而子桑戶死未

堊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猶助原壤或編曲或

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

其真而我猶為人猗詞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無德而外其形骸臨

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無以命之

始得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故以死而丘遊方之

內者也故以死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

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

以生為附贅縣疣以生為疾以死為决疣潰癰死則大患

乃稱大决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

異物託於同體即所地水火風四大忘其肝膽無思慮

遺其耳目無見反覆始終不知端倪無生茫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道遙乎無為之業不知身世彼又惡能

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

則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戮民即雖然吾與女

共之共遊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

相造乎道造生也人生於道如魚生於水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

孟憲洲巨大
意以有為者
非出自然必
刮斗折衝使
民不爭乃為
天之君子

忘乎道術穿池而養給者不若相忌於江湖無事而

方此則遊於生定者不若相忌於道術蓋彼則簡為有

方之外者子貢曰敢問畸人言如此則為獨行

畸人者畸也於人而侔也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之

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天以為小人則人以為

以為小人此亦憤世疾和而有此過高之論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

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善喪之名固

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也仲尼曰夫

孟孫氏盡之矣盡謂盡死進於知矣言其進進惟簡

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

簡不得而所為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

自不得不知矣覆終始不知就先不知就後就後即終也若化

端倪之意為物順造化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言聽其自

助語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化而生安方將不化

惡知已化哉知不化而死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

耶彼既明此道而我乃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駭

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火之變有旦宅而無情死居

也且生也死生且夜也知生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

所居者暫則雖死而非實死也孟孫氏有此見解故

莊子一樂

大宗師

四八

方將四句正
不知之化意

數本乃字與
下句且字添
一也字前篇
中屢有之矣

夢鳥夢魚只
是前篇化蝶
之意

丘毛伯曰大
意言哭笑容
心者不能與
適推移孟孫
常適故哭而
不哀與化俱
往也

選湯之字即
前所謂撓挑
莊子一未
無極彷彿塵
垢之外者

驟割字轉應
前

吾師乎以下
數句方是說

耳矣且汝所以怪之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者特我見耳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

不及排造適者適意之極也不及笑者不暇及於笑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則化而入于天矣寥

也大宗師也造物也自然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教也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辨別也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為軼奚來為何必夫堯既黜汝以仁義而割汝

以是非矣黜割謂點污也言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

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遊蕩放

睢縱放也轉徙變動也藩者藩籬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

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盲者瞽

謂汝無資質不足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無莊古

據梁之失其力據梁古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

間耳言能以道化人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

間故曰皆在鑪錘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改轉移之

鑪錘猶云陶鑄也庸詎知夫造物之不息我黜而補

我削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去我前日之習而行許

由曰噫未可知也言未信其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

乎吾師乎音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于此所遊無為之為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

已者吾之所遊者如此

此一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亦可見莊子篤信孔顏處而也章掃跡之旨益昭然矣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四肢耳目皆不自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與大道為一此謂

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一則無好化則無常也無好惡則

化則無往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信汝更勝於我

而生其心

莊子一卷

我反在女後

大宗師

此段只言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真是奇絕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力弱而其聲微也鼓

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言無力聲不出也而

趨舉其詩焉謂其歌不成頭緒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

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

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

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第七

此篇以應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如此也

湯實尹曰四閔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門之意

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何非精微

莊子一卷

湯實尹曰此段主意只在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

其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皆子虛烏有之類所以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其

之乎而汝也言汝於今方悟也有虞氏不及泰氏古帝王即大有

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藏懷也亦得人矣而未始出

於非人非人即天也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徐徐安也

也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從人呼馬呼牛皆置不問其知情信

皆實理其德甚真其德皆天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入於非人姓何以語汝肩

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以身化天下式義廢人以義法天

用也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猶言其

於治天下也猶涉海必難而後使蚤負山也任不勝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治而非外則正而後行確乎

能其事者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良能言人順性命

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

之即我無為而民自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

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

也鳥鼠避患曾不待教况民之有知豈不如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後補實言
重言之說如
稱黃帝孔子
額洲接與是
皆重其名以
實已說

諸求仲曰此
數句是不指
名而說侮孔
子

莊子一卷

此章為季咸
而述其名僅
一見而不覺
其少壺子凡
十五見而不
覺其多史遷
作魯仲連傳
重出不煩文
正類此

豫順適之謂言不能適然
予將與造物者為人
處於人世

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為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

無何有之鄉以處墻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

予之心為既已厭足其道則且遊於太虛無極又復

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恬合氣於莫沖漠無形之地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皆合於自然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敏於行道彊梁勇於行道物

徹周知物情䟽明䟽通明達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

聃曰是於聖人也胥徒刑易更技係工係勞形怵心者

也胥易則勞形技係則怵心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以文係獲狙之便

執音理繫之狗來籍以技見籍籍繩係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

居蹶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

下而似不自已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民

自喜有功弗居化貨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各我使物自喜而已立乎不測而遊

於無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個無為自然與老子生而弗有為而不恃大而不宰之意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畏其言也列子見

之而心醉心服也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

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盡其外

未既其實未盡其內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

應帝王

五二

此段本一頭
一結中問四
比体如賈誼
先醒柳宗元
賀失火書許
多又字皆從
此化出

焉言無心則無迹也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若心未化而以道自高於世欲
人之必信夫故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

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
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温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

灰已温而欲滅也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地文萌乎地文猶禪家脩觀之名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震不正

不震不動也不正不可指定言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閉也德機

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

矣吾見其杜權矣杜權不動之動也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

莊子一卷

應帝三

五二

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亦觀名天

也田各實不入而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也是殆

見吾善者機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

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

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太冲莫勝亦觀名太冲太虛也

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机之動至於衡

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齊

謂列子勝於皆全洪野處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鮑桓止水流水水皆是觀名今

審信也信乎為一淵也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觀

王鳳洲曰列
子九洲之名
謂列子勝於
莊子恐未為
的論若此九

淵皆謂書則
不許為奇文
矣可蓋不盡
正是莊子之
奇處精論文
者方知之

韓敬曰無為
名尸則我無

此下二卷

名而天下莫
能名無為謀
府則我不謀
而天下為之
謀無為事任
則我無為而
任事者為無
為智主則我
無慮而天下
為之慮

儵喻有象忽
喻無形渾沌
清濁未分喻
自然也

莊子狐白一卷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

子曰追之列子追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戚矣已失

矣見言不可也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亦觀各蓋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

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音頽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

弟靡拉板也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三年不出為其妻爨不知有妻也食豕如食人不知有於

事無與親不知有也雕琢復朴去聰明以歸于朴塊然獨以其

形立猶木偶也紛而封哉紛多也封也一以是終終身常

無為名尸主無為謀府聚無為事任有無為智主宰

應帝王

五四

四語皆無為無心之意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無為則無窮無心

無朕無窮遊也則入於則無朕故體道則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本來無有今既無却是盡其所受於天則無朕故體道則亦虛而已無

者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曰無見得則無朕故體道則亦虛而已無

無朕無得則無朕故體道則皆言其虛至人之用心若鏡妍媸聽不將不迎未至

應而不藏既過不留故能勝物而不傷任萬變而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

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

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

有嘗試鑿之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新刻韓會狀註釋莊子南華真經狐白卷之二

書林 泰垣 余文杰 棹行

南華真經外篇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標

取篇首兩字而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內篇熟則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矣

駢拇篇第八

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為駢附正
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末用一
一句叫出予愧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
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上下俱不為則
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
於是乎
得之矣

莊子二卷

駢拇篇

所同得曰德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歧出也指手指

王鳳洲曰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簡異人所同得者非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贅餘

且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比以非為非務內之事多事多方多

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

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

乎文章青黃黼黻古以養目而莊子以為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而離

朱是已離朱明者也舉其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

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技於仁

連下四個非乎而文法錯落特甚

山也表其

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強於為仁以沽名

使天下簧鼓以奉

靜而強於為

不及之法非乎

使人行難

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仁是擢德而

瓦結繩

事之無益者以喻辨者之多

竄句遊心於堅

塞性也簧鼓

白同異之間

言不己累疊無窮而無意味

而故跬譽無用之言非

以言簧鼓

乎

敝勞也跬譽自喜徒自勞苦

而楊墨是已故此皆

動之也不及

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多駢枝指

彼至正

湯賈尹曰合

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

猶餘刺也

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脰脛雖短續之

句極有味即

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

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

意仁

所謂天下莫

續無所去憂也

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

意仁

末而泰山為

於自然則不如

是其多憂勞矣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

小也跋起也

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意與意同嘆而

言不

有所跋則不

於自然則不如

是其多憂勞矣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

平貼不平貼

二者或有餘於數

多一指

或不足於數

則不自在者

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為不足其

不

他下字纖毫

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為不足其

不

不聞則其曠

乎

仁人與不仁之人二者皆為自若故並

自三代以

蒙茸然故曰

下者天下何其貴也

何其紛紛然

且夫待鈞繩規

善目高者蓬

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膝而固者是侵其

此說盛行也

德也

意之高也蒿

德也

削侵皆

屈折禮樂

愁之意此莊

德也

削侵皆

屈折禮樂

駢拇篇

二

湯賈尹曰莊
子與孟子同
仁義莊子專
言道德故其
書專抑仁義
而談自然亦
有高妙處但
言語多過當
大抵莊子所
言仁義與孟
子不同讀者
當知分別可
也

湯海若曰博
塞讀書二事
之美惡不同
而亡羊則均
伯夷盜跖人
之善惡不同
而傷性則一
此喻最佳

莊子二卷一

駢拇布

二

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之本然天下有常
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
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音皇縲索故天下誘
然皆生同衆貌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
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古今皆然則仁
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縲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
天下惑也仁義連連不已夫小惑易方小迷則東西
大惑易性大地之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
以撓天下也立仁義之名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
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
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
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音音臧與穀二人相與牧
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
博塞以遊投瓊曰博不投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
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
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
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
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

包鴻逵曰一
篇論到此
更說得痛快
莊子最得意
之文

王鳳洲曰自
聞自見者在
吾書即論語
然而識之孟

莊子一卷
子施於四体
不言而喻但
論孟說得平
易耳

莊子最得意
更篇論到此
更說得痛快
莊子最得意
之文

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
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其性于仁義者屬性猶言留意也雖通如魯史曾參史魚

非吾所謂滅也滅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兪兒

狄牙能別淄澠之水蓋古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乎

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滅非仁義之謂也

滅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滅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

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滅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之謂吾所謂

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

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

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

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者也余愧乎道德於道德

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且夫屬其性于仁義者屬性猶言留意也雖通如魯史曾參史魚

非吾所謂滅也滅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兪兒

狄牙能別淄澠之水蓋古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乎

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馬蹄篇第九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則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湯賓尹曰以治馬治埴治木興起治天下意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

陸凡馬立時必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王者

室踐起一足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

維刻削也維籠絡也皆言治其蹄連之以羈音高羈絡其頭編之以

阜棧槽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

之齊之前有楨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

者已過半矣整齊排布行列也楨銜也飾鑣纓在頷下陶者曰我善治埴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

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善治天

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

是謂同德一而不黨純一而不偏黨命曰天放謂放肆自樂

命曰猶言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滿足其視顛顛視

貌搖是形容其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山澤

萬物群生連屬其鄉各居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音闕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

馬蹄篇

五

其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

丘兆麟曰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微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

又白前言及
至伯樂此言
乃至聖人以
下段應上段
也言雖不經
其文亦奇始
分者言其心
迹始分則
不純一矣如
此分字皆是
下得好處

莊子二卷

湯海若曰此
段又是把前
頭許多說話
翻做數行中
間添得幾句
愈見奇特

子小人哉同于無知其德不離渾同乎無欲是謂素

撲純質素撲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音別齊贊音贊贊為仁勉強而行之貌

蹏跂為義安行立不而天下始疑矣音贊澶漫為樂流蕩摘之意

僻為禮用手足之貌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撲不殘孰為犧

樽刻木為之白王不毀孰為璋自欽也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

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

應六律夫殘撲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

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蹏馬知已此矣馬之所知止於如此夫加之以衡扼車上之物所以駕馬

者齊之以月頭上額鏡如月者也而馬知介倪介獨立也倪

而睨睨生心聞扼聞馬頸口扼曲其頸驚曲其頸曼曲其頸

詭銜竊轡詭設計也竊皆是悍驚不受調服故馬

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馬之知至於與人夫

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嘻

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

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縣跂高揭提起之意而民乃

始蹏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以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蹏跂不自安貌

胠篋篇第十

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竊聖人之仁義聖人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法適足以為大盜媒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議論皆道

德經之疏義句儒讀之未免駭汗然意却精到不可不深思也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胠開也探手取

則必攝絨膝絨膝絕結也固肩鑄肩鑄鑄也此世俗

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肩匱揭篋擔囊而趨唯

恐絨膝肩鑄之不固也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然

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

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

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

雞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

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

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

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

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

并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田氏篡齊以

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王鳳洲曰看此篇便見得質非之雄處捭撰一段譬喻自是奇特

又曰大盜積大盜守等語

此二十一卷

皆是狂子撰

出這般名目

以說世其言

雖怪而以世

故觀之實有

其理

漆園此論所

以誅千載奸

雄之心亦依

稀麟經之旨

者

湯顯祖曰聖
勇於知仁此
是莊子撰出
這般名字以
譏侮儒者其
言雖怪而以
世故觀之實
有此理說到
不善人多喜
人火利天下
少而害天下
多處亦是精
絕

莊子二卷

形容聖人起
盜處深婉可
玩

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脰子胥靡脰分裂也靡爛也
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
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道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
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
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
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

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脣齒似不相干魯酒
薄而邯鄲圍也魯趙似不相干楚方伐魯以其酒薄聖

人生而大盜起聖與道似不相干聖人 悟擊聖人縱
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言亦無聖人亦無盜 夫川竭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
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立夷山類而夷乎聖人

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開而相因也聖人
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重聖人
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

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為之斗斛以
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

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

也

肚篋篇

此言盜之不
可禁皆聖人
使然

湯管尹曰此
等議論皆定

此世二十一卷

結絕聖乘知
之意故人每
以制斗折衡
契符破璽之
事訊諉之其
實即老子不
言難得之貨
則民不為盜
之意但說得
過當耳

因巧字却奉
老子大巧若
拙一語以証
之亦是文之
妙處

邪彼竊鈞者誅小盜竊國者為諸侯大盜諸侯之門
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既為諸侯則其
愛物為事是不持竊國并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

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揭逐言逐而去之也揭昭
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
踞而使不可禁者使不可禁言不是乃聖人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
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聖人之法惟聖

不可以明示天下一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云云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擗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

朕臣有

璽而民朴鄙摺斗折衡而民不爭彈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彈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擢亂

六律抽而亂之鑠絕竿瑟焚棄塞瞽曠之耳而天下

始人含其聰矣塞其耳則無此若造作滅文章散五

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鈞繩而

棄規矩權工倕之指攬折也工倕而天下始人有其

巧矣故曰木以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

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同歸于彼人含其明則

天下不鑠矣不消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無係人

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不相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

湯富尹曰其食而下又是

山無陰逐虞

抽釋出來其

所有賢者贏

糧而致之使

是暗說孟子

荀子推而上

之孔子亦在

其間矣觀齊

稷下曲盡張

之徒便見莊

子固當特之

風俗故有此

論

矣無偏彼魯史楊墨師曠工倭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燻亂天下者也重灼而法之所無用也以正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

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

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

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死

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

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

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

下大亂矣故曰好知非自然之道何以知其然邪夫弓

丘兆麟曰辨

駁用智之非

教個譬喻何

音差浮

考人皆

無所用

氏伏義

至老死

民延頸

親而外

下大亂

音差浮

毒亂

人之

矣無偏

中央氏

至老死

民延頸

親而外

下大亂

音差浮

毒亂

俗惑於

人之

矣無偏

中央氏

至老死

民延頸

親而外

下大亂

音差浮

毒亂

俗惑於

人之

矣無偏

中央氏

至老死

民延頸

親而外

下大亂

音差浮

毒亂

俗惑於

人之

矣無偏

中央氏

至老死

民延頸

親而外

下大亂

音差浮

毒亂

俗惑於

人之

矣無偏

中央氏

至老死

民延頸

親而外

下大亂

音差浮

毒亂

俗惑於

人之

王世貞曰逍遙遊曰湯之開棘也是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一机軸

亂故上倬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惴奕之蟲微息而動之物附肖翹之物肖小也翹輕地者也蠅螟之類肖翹之物也飛物也蜂

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

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貌實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

務外作之貌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

已亂天下矣

林慮齋曰十二儒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

也者忍王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

之也者忍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

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林慮齋曰十二儒氏只神轉於羨軒農長發豨自世

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林慮

去某切也

去某切也

去某切也

去某切也

去某切也

去某切也

在宥篇第十一

夫天下不可以治治之也以故聖人在之宥
之使各安性命之情而無不恬不愉之患
之則無為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義三代大
下之賞罰皆足以擻人心而賈亂乃治身治
道者無取焉篇中廣成鴻濛二出緒餘亦
國之要樞所謂以其真治身而為中翻出個不可
足以理天下者未復自無為中翻出個不可
不為者又自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此
老識見全自道德中來抑揚闡發
意無窮讀者不可草草最宜深味

許鍾平曰此
段文氣磅礴
又是莊文流
利處

莊子二卷

使人者言因
堯桀不恬愉
而致然也

湯宥尹曰盜
駭史只是
替換貨不肖
字面言用心
不和則貨不
肖皆非矣乃
以為真貨不
肖而賞罰之

聞在宥天下在者優游自在不聞治天下也在之

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任其自在以將順之使宥

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寬然自得自優容之使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天下自治

在宥篇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

也恬靜也人性上不可添一樂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愉樂也人性上不可

性焉是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

下無之人大喜耶毗於陽毗益也謂有大怒耶毗於

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四時之病也寒暑之和不成順其

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

得中道不成章失其中道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

喬舒高誥強辨卓孤立驚猛厲而後有盜跖魯史之行故舉天下以

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

王鳳洲曰此又言性命之情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託

又曰以下分二字乃一篇之宗旨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之奇處

莊子二卷

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而且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有聲有色

出於天性。加以聰。聽明察。則為淫亂。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

於理也。天德天理皆出於自然。有悅禮耶。是相於技

也。謂相助也。技以仁義則為悖。為亂。淫謂滋。謂相於藝也。藝謂才能。蓋世有

相於藝也。以多能為聖者。悅知耶。是相於疵也。謂

疾病知詐。漸毒。則疵瀆漸多。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

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

卷儉囊。鬻囊多事之貌。儉囊多事之貌。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

之惜之也。惜信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

過涉獵也。言豈但乃齋戒以言之。謂鄭重而跪坐以

進之。跪坐致其恭敬也。進之即弟子受於師。鼓歌以

儻之。謂言之不足。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

滄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

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以其身之可貴。可愛甚於為天。故君子

苟能無解其五臟。無擢其聰明。解分解五臟。五性也。擢抽拔也。投其聰明

以先天下。此尸居而龍見。尸居謂居如尸也。龍淵默

而雷聲。雷鼓動也。不神動而天隨。無非天理。從容無

韓求仲曰此一段區區人
心最為奇妙
把孟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
御合觀便見

為而萬物吹累焉吹之意言遊塵之自聚也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
而萬物自作自息任天之便而已吾又何暇治天
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臧善也老聃曰
汝慎無撓人心勿擾人心排下而進上人心因境而
排則悵然失志而下或火上下囚殺起倒其係也如
因其恐怖淖約柔乎剛強淖約儼美也剛強之人或
也如殺淖約柔乎剛強淖約所柔以項羽而泣
於是虞美音悅音悅雕琢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如此其熱
人是也音悅其寒疑冰其戰兢其疾俛仰之間疾
焦火故語其躁其寒疑冰其戰兢其疾俛仰之間疾
而再撫四海之外其迅速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

莊子二卷

在宥篇

十一

湯賈尹曰此
從撓人心句
直發到黃帝
堯舜身上來

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方其不動則寂
則一念起如縣係於天儼驕亢然而已其動也
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
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意胈白肉不生之脛無
毛勞其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志以為仁義矜
其血氣筋其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

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
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舜以刑戮施於下

而湯武以刑戮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堯
勤勞湯武征伐皆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一倡是以下
而為曾史以至於桀為跖上得行仁行義之名
又曰相疑相欺相非相相而為曾史以至於桀為跖上得行仁行義之名
欺相非相相而為曾史以至於桀為跖上得行仁行義之名
之事即齊物而為曾史以至於桀為跖上得行仁行義之名

是非之意

罪在櫻人心
皆肉刑也
縛也墨黥也

相非誣信相譏而天下衰矣玄同之大德不同而性
命爛漫矣爛漫焚裂之意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求竭謂
慮應接於是乎銚鋸制焉繩墨殺焉推鑿決焉推鑿
伏處太山岷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是以賢者伏處以免禍而其君自勞今世殊死者相枕也天下之被罪
謂事有參差不等而皆同以死桁楊者相推也桁楊長械施人頸
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

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手言談也皆自許自高
儒墨高自標置意甚矣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
上下兩甚矣字意却不同於罪人之中

未知聖智之不為桁楊接楛也接楛桁楊之管仁義
之不為桎梏鑿柙也柙員鑿方皆所焉知魯史之不

為桎梏音嚮嚮矢也音嚮今之响箭行劫者之先聲也數
墨之徒恐未得僥倖苟免也乃桎梏借魯史之故曰

說得自文而為害是魯史為桎梏之先聲也故曰
絕聖棄智而天下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空同當北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

敢聞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
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是燮調陰

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然也而

莊子二卷
皆是奇筆處

陸方壺曰撰
出皇帝一段

說歸道德以
見文之婦宿
原來治天下
只是寓言此
則南華真經
之闕密藏也

所欲官者物之殘也造化有自然之理有心以自而

治天下而汝也指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草木不待

黃而落失時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荒者日月薄而佞

人之心翦翦者翦翦猶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

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

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鑿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近裏

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可遠不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微不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性無

莊子二卷

在宥篇

一五

聽喪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必靜必清無勞女

形無挫女精乃可長生故神必清靜形不勞後精不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

形乃長生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慎女內握固其

閉女外闕鍵其多知為敗抵絕其我為女遂於大明

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

彼至陰之原也然而道之陰陽不可不知我教女性

窈冥之門而至於大明之上而至彼至陽之門矣於

彼至陰之初而天地有官則陰主靜陽主動陰陽有

慎守之則吾身之物將自我守其一以處其和陰陽而

南首而卧四
字狀其自適
絕似順下風
十三字狀其
謙退絕似

湯質尹曰前
言乃可長生
神也後言形
乃長生形也
此用功次第
處

又曰此天地
陰陽以人身
言物將自壯
亦吾身所有
之物也

一而調陰陽氣序之和
則形神誠而與道合真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與天合廣

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為終物即中庸

諺謂打鉄作
門限鬼見拍
手笑即此意

所謂為物不二之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為極得吾

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失

道者上見官而下為主情然無知但上見今夫百昌

皆生於土而反於土百昌猶言百物也故余將去女入

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

常當我縉乎遠我昏乎縉與冥同昏暗也當我者迎

也物之未去我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

莊二二笑

在宥者

十二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而適遭鴻濛鴻濛濛

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儻然自失

貌贄然曰叟何人耶叟何為此鴻濛拊髀雀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濛仰而視雲將

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

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柰何鴻濛拊

髀雀躍掉頭曰掉頭搖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將大喜行

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問於鴻

濛鴻濛曰浮游不知所來猖狂不知所往浮游周遊也猖狂

天氣不和四
句與前篇云
氣不族而雨
三句意同只
是變換文句
而已

湯賓尹曰這一段雅撰悶卷便是傳燈錄上說話

莊子二卷

紅兆麟曰鮮心之心與心卷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之神自別頃子細體認

蕩也。不知所求。無所往也。鞅掌以觀。無妄。貌言物之遊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然。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

之放也。願聞一言。言我也。聞留任之。敬自以為猖狂。去乎。民而今為民所放。鳴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既以有。心為之。則實皆自然而已。今玄天弗成。猶云。於穆也。成即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

昆蟲。意治人之過也。獸羣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鸞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曰。罪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鳴蒙曰。噫。毒哉。僂

僂乎。歸矣。毒哉。猶言苦哉。是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鳴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仔細分別。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為之中。而物自化。自化者。往來不息。自生。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自化之意也。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

始也。鮮心釋神。莫然無魂。鮮心解去。其有心之神。莫然。定也。無視無知也。萬物芸芸。各復其根也。本原。定。然。而。以。其。形。立。萬。物。芸。芸。也。眾。多。各。復。其。根。也。本。原。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之。義。則。終。身。不。離。其。名。別。無。分。無。

離乎。若彼。知之。乃是。離之。即。離。道。無。問。其。名。別。無。分。無。道矣。若彼。知之。乃是。離之。即。離。道。無。問。其。名。別。無。分。無。關其情。思。無。好。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關其情。思。無。好。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王鳳州曰言
凡出衆者必
衆人皆不知
而後可若欲
人人同我則
我反不若人
矣

莊子二卷

此段又起一
頭頂立論

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

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

欲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

寧所聞所聞必衆人不如衆技衆矣則在不若衆

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謂攬取也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

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

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

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

者有大物也有土有國也有大物即富有天下有天物者不可以物

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不物之物道是也物物謂明夫

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

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言道超乎萬物之表操縱闔闔於造化之間而與天

為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

此則至貴矣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

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形

也有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者也配與人相合而得其

宜處乎無響無聲無臭也行乎無方無迹挈汝適復之撓

撓挈提也汝指舉世之人適往也復歸也撓撓群動
以遊無端出入無房與日無始無端無始也無房四

湯賓尹曰承
上觀有觀無
之說恐人分
有無為二故
特詳言有無
道器自不相
離如此然皆
相矯之辭耳

此下正言聖
人有為中之
無為

遊乎其間日月如是不頌論形軀合乎大同以頌贊也
知其所終安知其始而無已惡乎得有有
而論贊之合乎天地大同而無已惡乎得有有
之間皆同此身也
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
是無已矣既已無已焉得有哉
觀有者昔之君
子觀無者天地之友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
者自克舜而下
皆在其中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
萬物雖賤莫非朴散之器聖
人徇物以致用可不任乎
卑而不可不任者民也
兆民雖卑莫非我之一體聖
人厚下以安宅可不因乎
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事雖微匿然皆分之
所當為者不為可乎
可不陳者法也
法雖粗迥然皆所以
顯吾道者不陳可乎
者義也
義主分別視仁則遠
矣而亦不可不居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仁王豨屬視義則親
矣而亦不可不廣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禮主節
止而不積則加厚無已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德則
故禮雖節而不可以不積也
中矣而不可不進以崇德矣
庸中而高焉則日進以崇德矣
也
道則一矣而不可以不易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也
天則神矣而不可以不為也
神謂
者天也
莫測神而為焉則盡人以合天矣
故聖人觀
於天而不助助則為而不為矣
成於德而不累無心積
期高而於道而不謀無心變異則應
累故不
自會如會同之會言同
薄於義而不積義言近於義
而非集也
應於禮而不諱於禮而不亂與民畫一恃於民
而不讓直心規避事齊於法而不亂與民畫一恃於民

細看天道似
居道心人道
似爲人心此
一累字與危
字相近

而不輕不輕身以徇民因於物而不去不徇物以喪真物者莫足為

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雖不可不為而必明自然

之理若不不明則不通於道者即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言無往不

室礙也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而尊者天道也天道之自然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人道之不容不

為主者天道也是心為主臣者人道也是使人心聽命天道

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湯賈尹曰此篇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

以為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

曰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

此篇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

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

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天下

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

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

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粗底

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

天地篇第十二

陸方壺云此篇言王者法天法道法自然故其所論聖德聖治一章中間根極性命之語百世以為俟聖人終莫能易末言大愚大或病即子有云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二老千古踈放豪

王鳳洲曰天地至大人物至眾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元氣萬物雖多其治一也皆主
人君卒雖眾其主君也皆統之一王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德故原於德而成於天天者自然而已故曰玄古
之君玄古猶言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稱謂定而人道觀分而君

莊子二卷

天地篇

此以道四句最妙其語亦純粹

臣之義明上下位而事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大
異哉而天下以道況觀而萬物之應備物各有對而
矣之官治矣故通於天地者德也德謂性命之正行於萬物者道也
當然上治人者事也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

兼於道道兼於天兼於事兼於地兼於義兼於德兼於德兼於道

養也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
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一而萬事畢萬事不外一理通於

記曰者備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幸以自証也

無心得而鬼神服苟能無心非特人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湯家子曰以下連用二夫之言以狀道

又曰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德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

此壯子二卷

此又述師旨以狀道

此段孝言王德之人

以不剗心焉剗心則去其知覺也無為為之之謂天為之以自然無

為言之之謂德不言而喻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者

亦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崖異有迹也有萬不同

之謂富萬物皆備於我也故執德之謂紀大小各德成之謂

立卓然有成循於道之謂備則衆善悉有不以物挫志之

謂完完全也外物不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

心之大也謂天下無遺理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謂與萬物無窮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不利貨財不近

富貴不近遠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以壽天為哀

樂不以窮通為榮辱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

為己處顯即所謂有天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若天所顯則有不與焉謂乎胸中明則聚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不動濇乎其清也不混金

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之鳴自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聲鳴者吾人萬物孰能定之鳴者一道考者又一道

者非天乎畢竟天非人非人非天夫王德以德而

者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以善事為名立之本原

物也而知通於神至誠如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

之出應也故形非道不生有形者皆生非德不明非

得則道存形窮生存我之形立德明道立吾之德非

韓求仲曰此
數段散語文
字最精他人
如何有此筆
法

又曰此段言
求道不在於
聰明不在於
言語擬出這

莊二十一卷
井譬喻亦自
奇絕

包鴻遠曰段
段是撰出愈
出愈奇中間
下一個彼且
七個方且古
今那得這般
文字

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首出庶物勃然動而起無

也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

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無

聲之中獨聞和焉人謂無聲而我所獨故深之又深

而能物焉後能物而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入微入玄

妙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

大小長短修遠亦足以供萬物之求也時出而用雖

不可以一定名要其歸宿不出此心之神明

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近或遠無所不該也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

其玄珠道喻使知者知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者明索之而

不得使喫詬者口辨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無心象

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手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配天言為君也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

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智給數以敏聰明睿智性彼審

而後方且尊知而火馳尚智而方且為緒使為未務

手禁過審明也禁過猶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

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以人而方且本身而異形先

而後方且尊知而火馳尚智而方且為緒使為未務

而後方且尊知而火馳尚智而方且為緒使為未務

而後方且尊知而火馳尚智而方且為緒使為未務

而後方且尊知而火馳尚智而方且為緒使為未務

而後方且尊知而火馳尚智而方且為緒使為未務

而後方且尊知而火馳尚智而方且為緒使為未務

而後方且尊知而火馳尚智而方且為緒使為未務

而後方且尊知而火馳尚智而方且為緒使為未務

素之負曰有
族有祖只此
寺開四字下
得亦奇

方且為物絳為事物所拘束方且四顧而物應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
之方且應眾宜各度其事而應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為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夫何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一族
必尊其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眾父者出於
為其父謂其高一世也眾父之治亂之率也率將帥
父天也自然者也則高又高矣也言此
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北面
南面君也言以此為君臣皆有禍害也

韓敬曰富者
多男子人之
所欲也孝道
者則以為不
足介意莊子
却如此翻說

堯觀乎華地名華封人曰噫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
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

此非子一矣
越見他高處

天地者

十四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
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耶今然君
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使各任

韓敬曰上言
壽富多男子
下却倒說壽
壽既在後其
辭又多此亦
文之機軸也

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各理其事則何事之有夫聖
人鷄居而音飲食鷄鳥無常居鷄鳥初生者鳥行而無
彰音率率性而動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得物與我各天下
無道則脩德就音肅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解脫之意乘彼白
雲至于帝鄉虛無之處三患莫至三患少身常無殃則何

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猶
而封人之不答但曰退已

此段又言世
變愈下一節
不如一節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
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
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形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
矣夫子闔行耶無落羞廢也吾事音也促促手耕而不顧促也

低首而耕之狀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始無物之
始只有物得以

莊子二卷

天地篇

十五

湯賞尹曰雷
動二字其精
微動者陽也
番動者靜而
陰也此便有
陽生陰成之
意

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物生未形
然陰陽闔闢往來不窮分之不得若何分矣
則天之所以為命也且然猶且也留動而生物物成
生理謂之形留疑也動鼓萬物之出機也物既生
體保保合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物修反德德至
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反德復禮也至極也初太初
何所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同若愚
不容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飛鳥之以喙鳴者天機之
矣胎合無際若愚若昏不動也與之合則天地合德
可窺測斯謂玄妙自然

又曰此段錯
詞繪句迥出
思慮之外所
謂不食烟火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帝王同條可不
可然不然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辯者有言曰離堅

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所
以流人物所
以繫赤有所
見之言但今
人等閑讀過

莊子二卷

王鳳洲曰此
段狀二人言
貌宛若目擊
且理淵詞峻
秦漢而下道
不到處

言有心之害
道

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若白異同離而析之

之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技皆廢人

間之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在官者易更

番直事係執狸之狗成思為人係而爰狙之便自山

林來為人祈立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即性與天道凡有首有趾言人之無心無耳者衆言

無知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言世無其

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

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

入於天所以即無形無狀因乎天者也動止死生廢

忘乎物而又忘乎天忘之至矣故曰我無容心是

忘已入天者辟忘淵而後能入淵也也

蔣閻音免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

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陳之吾謂魯君曰必服

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拔舉也舉用賢民孰

敢不輯安也季徹局局然笑曰局局歡若夫子之言於

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

以任此大事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

往投迹者衆高其臺觀多其景物人將往蔣閻音免勉音吸

願驚懼然驚曰勉也注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

先生之言其風也風器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

蕩如草木之搖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去

蕩於春風搖

天地篇

十六

此章首尾叙事似列傳

此教句形容得枯槁較好

莊子二卷

獨弦哀歌以賣名聲言高其調以振聳於天下也

有為之而皆進其獨志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弟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兄弟二字即高下意言豈以堯舜之教民為高而低頭下之哉欲同乎自然之德而心始安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音遂為水溝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

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

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古音如數如洗湯洋溢如湯沸

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嘆曰吾聞之吾師有

天地篇

廿七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

中則純白不備虛明不純一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抱靜

一主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不能載道吾非不知羞而

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

為者邪猶奚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

以擬聖於下以蓋眾於于誇誕貌獨弦哀歌喻言以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聽明墮汝形

骸忘已而庶幾乎幾於道而身之不治而何暇治天

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無廢吾治子貢卑音卑陬失色音卑頊

頊然不自得卑陬慙惡貌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

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不復其常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天下一人指孔子

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枯槁之類聖人之道今徒不然獨不執道者

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猖狂不音往汙乎淳備哉

純一無迹也淳備一渾全也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人心中心必無功利

機巧之事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所言行於世警然不顧雖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所言不於世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

渾沌氏即天地之物也術道也

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我則為世故所役不自定故曰風波

之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

也假人事以修渾沌之術渾沌無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則可

心無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內本心夫明白入素則可

入於無為復朴於自然之朴體性全抱神靜以遊世

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此固宜也汝未知且渾沌氏之

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即大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

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

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

湯質尹曰遊于大壑者言世間不足現將覩於海也

橫目字下得奇

不藏是非美惡即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

莊二二卷

天地篇

十九

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官無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而人各舒其情實。行言自為而天下化。無心為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顧而指之。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失其母不知其所依，失其道也。世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乘光與形滅。

亡。神騰而上者，乘日月。此謂照。曠。大昭也。致命盡情。致極乎天命也。盡情也。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天地同樂，萬

物復情。于萬物復此之謂混冥。混冥者，約其情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

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惟亂故均。願有虞氏之藥。傷也。征伐固不及。揖遜然。自我言之。亦禿而施

之藥。傷也。有遺論。蓋有虞氏之治。猶藥傷也。禿而施。求治。豈良醫耶。孝子所願聞。

焦然。聖人羞之。無瘍何以藥不禿。何用髡不病。何用醫此三句。蓋言治天下便是病。無為

湯賓尹曰：舟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殷受殘惡有神武以勸之。皆非恬然均治也。豈有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藥。亂而求治。豈良醫耶。孝子所願聞。

韓承仲曰端
正而下回不
知言當時未
有仁義忠信
之名也

湯賓尹曰此
段見人不可
苟同於君親
尤不可苟同
於世俗

王鳳洲曰此
段分明詭賤
一時聚徒講
孝之人惠施
公孫龍子之
輩務空談而
無实行者

而治則無病孝子為父操藥色終不樂不若父之至
無病也故聖人以為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
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標枝枯
藥也上如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端正而不知以為
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相忌之端正而不知以為
義端正修相愛而不知以為仁親也實而不知以
為忠相與當而不知以為信事得親也蠢動而相使
之民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故無迹
相友助也

無傳彼皆形容太古之世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諛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惡其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惡其君而未知

卷二十一 二末

天地篇

三一

此其必然耶世俗之言亦未足世俗之所謂然而然

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為之道諛之人也導諛乎已

親而導於君耶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

佛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已惡導諛之

道諛之實世俗固無定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

末不相坐合物譬喻潤色其辭使人易曉雖可以集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

夫人之為徒通是非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言合

詞之人方且垂衣裳設采色云云而不自知其愚分

明譏貶一時聚徒講學之人務空談而無實行者

王鳳洲曰以下以樂為喻
年鍾瓦鐘也
如秦王擊生
之生古樂不
入眾耳聞然
樂則善沒有
二人擊瓦鐘
以為音則人
必喜新聲而
為其所惑古
樂不能行矣
莊一十二卷

王鳳洲曰新
任溝中破為
機樽之餘者
也榮寧不同
同為枯木耳
此與戒斃亡
羊意同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
身不鮮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
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天下皆惑於斯人而予獨欲有所願往誰與大聲不
從之又自悲也蓋深有所激而憤排之詞里巷之曲
入於里耳古樂不倍耳折揚皇拳則嗑然而笑則悅聽
是故高言不止於眾入之心不止不至言不出俗言
勝也俗言勝則至言隱此言愚以二缶鐘惑而所適
不得矣鍾當作垂鍾謂惑而前坐而今也以天
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

天地篇

廿一

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與比憂
勿與推說則
自不比於憂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
似已也厲人惡人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是自知其
如厲人矣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

樽於溝中之斷則羨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同此

或為犧樽或棄溝中榮同此踞與曾史行義有間矣其於

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聽三曰五臭熏鼻困懷中顛

此章言有盡而意無窮者當得意於言外

困憊衝逆人也中顛氣自鼻而通於顛顛四曰五味渴口使口厲惡爽列

墨乃始離歧離歧仁義以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籠也亦可以為

得矣且夫趣舍聲色情也以柴其內柴硬礙也以其趣舍

非而胸次皮弁鶴冠也措笏紳修以約其外四者皆儒

為之硬碍也柴柳其在於內交管交管歷指歷指而虎豹

束內支盈於柴柳其在於內交管交管歷指歷指而虎豹

外為禮文拘束如罪人也交管交管歷指歷指而虎豹

被束縛然纏綴繩縛也也交管交管歷指歷指而虎豹

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管交管歷指歷指而虎豹

在於囊橐亦可以為得矣也交管交管歷指歷指而虎豹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

墨者始離歧離歧仁義以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籠也亦可以為

得矣且夫趣舍聲色情也以柴其內柴硬礙也以其趣舍

非而胸次皮弁鶴冠也措笏紳修以約其外四者皆儒

為之硬碍也柴柳其在於內交管交管歷指歷指而虎豹

束內支盈於柴柳其在於內交管交管歷指歷指而虎豹

外為禮文拘束如罪人也交管交管歷指歷指而虎豹

王鳳洲曰此章言有盡而意無窮者當得意於言外

此章言有盡而意無窮者當得意於言外

此章言有盡而意無窮者當得意於言外

天道篇第十三

此篇言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澹寂寞無為為道之本本在於上未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皆極醇無疵之語嘗謂莊子天道篇辭理俱到有蔚然之文浩然之氣

湯賓尹曰帝道聖道本難

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

三皇聖為五帝也運而無

積即是純一不己無積字

更分曉此段王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常行無積

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耳

韓求仲曰上四句以虛靜無為字相生

成文此莊子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末本者故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物也尤見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

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

通四辟猶言四方上下無所障礙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

之意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

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句聖人之心靜

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聖心至靜故明足虛

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也一定也天地萬物夫虛

至極也道德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猶曰休則虛

虛則實實則倫矣精神虛則實實理虛則靜靜則動

動則得矣一靜一動互為其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

事者責矣各任其事而無不盡其責無為則俞俞安樂俞

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安樂則不入夫虛靜恬

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亮之為君

也明此以北而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

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

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靜而聖動而王循言內聖外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

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

宗與天和者也知天地之德是明其本宗而與天合所以均調天下與

人和者也均調天下則與人合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

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吾師者道也言並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

吾師者道也言並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

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其死也物化

隨物而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靜即陰動即陽故知天

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鬼曰鬼即精神也神藏而不露其魂

不疲精神不倦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

於萬物以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

之心以畜天下也言此正聖人之心所以畜養天下者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

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

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

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

王鳳洲曰既云天和人又云人樂天樂鼓舞發披其筆勢大抵如此

莊子二卷

又曰聖門只曰不怨天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

以無為為君道以有為為臣道此君處臣勞理却的確

韓敬曰此段只是替說君隨無為之妙

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落籠雖雕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即官馳萬物群動而用人群之道也

又曰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為末

也明刑以禮法度數差等刑各物比詳比類例也治

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

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湏精神之運心術之動

然後從之者也言皆由內心以生非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

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

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

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象法也此言當先當後者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

人取而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

之序也萬物化作化生萌區有狀萌區別盛衰之殺

殺謂各有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

末學者一句尤好看莊子何嘗全不用兵形禮樂以下又因上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

此段自言為治之序九有九非

王鳳洲曰莊子其言為治之序如此不

知天討有罪

天命有德賞

罰何嘗非天

豈九變而後

及之如此謬

非二二米

論便去聖賢

遠矣但言先

明天次道德

其下又有此

數即亦不是

舍粗而求精

引書一節演上文餘意

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亦天下自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戒次之分守已明而

形名即名稱也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因才任使任使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原省也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旃別次之

是非已明而賞罰捷記車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愚知處宜當其任也貴賤履位猶當仁賢不肖襲情襲安也安必

分其能必由其名循名貴實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

至也言事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書之中雖

而未嘗捨本以求末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

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倒倒也逆道而說者逆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

形名賞罰分守仁義為治之具非知治之道為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

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

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媿

也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若哀憐嘉孺子而哀婦人

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首出廢物日月

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也雲行而雨施皆形容

為之意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撓擾言子天之合也我

人之合也堯之所言天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天

地自然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

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莊子二卷

天道篇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言西至周而子路謀曰由聞周

之徵藏周之史官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

則試往因焉因依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於是緇反履言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言未半曰

天謾汗漫也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

仁義人之性和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

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以物為樂兼愛無私此仁義之

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幾乎危乎也後夫兼愛不

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求無私便夫子若欲使天下

湯賈尹曰前

言堯舜似有

優劣而結以

黃帝堯舜之

所共美則又

混然無分此

南平開闔抑

揚之妙讀者

當自得之

王鳳洲曰孔

子魯人也西

往于周散藏

其所著之書

于周室以為

一代之信史

萬物何由並

愛此迂曲難

行之說也

陸方壺曰鼠
聚衆妹林窟

齋以味作暗
似竟未受不

若直以妹解
蓋意妹氏棄

疏于鼠樂老
氏之德王於

儉番故責其
暴於而跡棄

之成綺因乳
其慕恩而不

仁也
莊子二卷

只一英發二
字而辨出許
多景象此所
以為造化之
筆

無失其牧也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

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

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之勞乎揭仁

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也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金重趺而不敢息今吾觀

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菜而棄妹與昧同暗也餘

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前若用之不盡

而猶且積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有刺也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也老子曰夫

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乎其上也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

有服非知以當行而行之也士成綺鴈行避影而行

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岸然

而自衝然之狀而頽頽然頭銳高露也而口闕之狀

然而狀義之狀然似繫馬而止也馬銜係已而動而

持舉動也機中察而審是非明知巧而覩於泰

自持其智巧而驕凡以為不信凡此十事為不信性

泰之意見於外也凡以為不信凡此十事為不信性

天運篇

三八

附郭言天至
人用世故不
患其大不與
之借者靜而
順之不與利
遷者任真而
真往也退仁
義者進道德
也賓禮樂者
以情禮為主
也至人之心
定矣定於無
為者矣

莊子二卷

湯質尹曰賈
非其意者恒
在言意之表
也得彼之情
唯忘言遺書
者耳此絕學
去尚之意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大而無極於小不遺細而故萬物
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
神之末也形形見也神妙用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定審夫至人

有世有天下也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不與之偕奮而執天下之權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言不計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究極萬物真實之理故
利害也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乎道合乎

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乎道合乎
德退也仁義賓禮樂禮樂為賓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能載道世書不過語語有貴
也貴在道而語之所貴者意也貴在意而意有所隨

也向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
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言與書皆為其貴非其貴也

世所貴非所可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
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

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而世豈識之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不足以得

非知道也今世之人其非見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

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

天道篇

湯賓尹曰淺
淺一斲輪說
到有救存焉
於其間何事
緻真天生巧
語也

語也
燃其夫生已
其其間何事
一斲輪說
淺一斲輪說
到有救存焉
於其間何事
緻真天生巧
語也

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

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

則其而不固寬則其滑易疾則苦而不入緊則雖入不

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

其間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

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若此書乃古之

存其不可傳者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亦與人俱亡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湯賓尹曰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于形

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庖徐

意之所造者蓋多固亦夫惟謙卑之辭昔然燕念

愚實氏曰並千言壯心學微意言忘書而不求于紙

衣與入則寸矣亦其不下亦其不下亦其不下

夫惟謙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若此書乃古之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

其間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

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若此書乃古之

存其不可傳者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運篇第十四

此篇所論天地帝王之道貴無為而賤有為重道德而輕仁義篇篇一旨但聞變化如風雲之舒卷千態萬狀令人應接不暇故予謂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為幻則干法萬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受其簸弄矣

王鳳洲曰此一段句句精絕五字乎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天其運乎也轉地其處乎也止日月其爭於所乎謝代孰

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言使之者誰各自運自處

自代謝耳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不得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自爾孰隆孰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隆起也孰止也孰為之也淫放也樂戲劇也勤助也言何人為故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而往來彷徨孰

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披拂搖蕩也敢問何故問自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自然之理

下土天下載之此之謂上皇九洛九州也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上皇三皇也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虎狼知父子曰請問至仁莊

子曰至仁無親仁主於相親而不知所以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

湯賓尹曰問仁道而卒以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卒無親者以言至真是突兀奇聳然亦有不至理可想

莊子二卷天運篇

湯賓尹曰一
即高一節此
書筆法例如
此皆以有迹
不若無迹有
心不若無心

王鳳洲曰此
段把樂狂撰
一項說話文
奇而意玄

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至仁則過於孝孝此固不足以盡之也

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能盡仁

則過矣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冥山在北則過於南

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

以愛孝難敬孝猶有迹愛孝則相忘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

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無心於天下而天下難無忘天下易

使天下無忘我難無心於我則忘之盡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不自為德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

太息嗟嘆也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

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人者人謂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若而已不足多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屏去也至貴何取國爵至富國財并焉何取名譽

取國財至顧名譽并焉何取名譽是以道不渝不變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樂名之樂於洞庭地名之

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精神默默不

能乃不自得不自安也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

之以天六律五音與天地之氣相表裏也行之以禮

義禮以節之則有序建之以太清出清濁高下常取

節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貌言視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倫經次序也一清一濁

也倫經次序也

湯賓尹曰此流動而光瑩言作用之時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發舒其卒無尾其

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且止而未見始終相生鏡同無間死生償起變動而不可窮故不可執也特者求歸一而未得女故懼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禪和而有動靜相生

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分辨也往來相神

常言愈出愈新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點其聰明

以物為量隨物而為之劑量不其聲揮律之節奏

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鬼神安位

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若無止而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

能及也儻然自失立於四虛即太之道倚於槁梧也

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

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音移女委蛇喪其耳忘其目廢其

不收故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振其之聲調之以自

然之命樂之節奏如故若混逐叢生樂無相奪如萬

不相林樂而無形林林同樂布揮而不曳布散揮動

幽昏而無聲幽深昏默而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

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散流徙言不

定不主常聲即不主世疑之措於聖人聖也者達於

又曰塗卻守神二句言其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

莊子二卷

王鳳洲曰此段論樂全不用器正謂鐘鼓羽毛樂之末也

天運篇

韓愈曰前言
其意或末見
慶方說愚而
可以入道這
一轉尤妙

此段諒吾聖
人在孔子時
已有荷蓀丈
人楚狂接輿

長沮桀溺皆
是此一類人

立兆鱗曰昧
司馬云厭也
或疏作魘夢
中怪也廢童
之物於時無
用則更致他
妖也夢昧云
者皆絕聖去
智之意耳無
所稍熾也

情達於天理而遂於命也極於自然天機元神主宰不張而五官皆音標
備效其戒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

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
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彌漫宇宙天地為昭雖而

故惑求其然而不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懼故精
鬼崇者森爽若有吾又次之以急急故遁急則心力疲卒之

於惑惑故愚愚惑則識迷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
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芻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
祭時所用已則棄之

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
蘇者取草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

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昧塵其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

下故伐木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高周是非其夢耶圍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
夢謂魂魄顛倒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
昧謂目睛虧避

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
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

湯海若曰一段而六譬喻純無痕迹而文語精奇真造化手

此皆寄孔子以明絕孝之象也

莊子一卷

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

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不執一之道方且子獨不見

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

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桔槔隨人俯仰正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絜橋袖耶其味相反

而皆可於口四者人皆美之味各不同禮樂故禮樂法度

者皆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

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慙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

乎周公也強後狙而衣人服猶強故西施病心而曠

其里曠憂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

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

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曠之所

必西施而後可道之所惜乎而夫子其窮哉以美者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

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

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

數禮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

之陰陽萬物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

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

天運者

四五

湯賓尹曰由中出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參究

此下說儒者好名而後仁

假道託宿皆不久處之意

五十一卷

湯海若曰以富六句即是貪夫徇利烈士狗名奪者死權之意

又曰此段亦有喻而更換累無痕迹令人讀之忘倦

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

他中無主而不止心不自得則外無正而不行

不可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則聖人

言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教而授之矣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名入所欲乃公仁義先王之

處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仁義用以致治

可以久觀而多責此二者以之自古之至人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苟簡苟

易養也立於不貸之圃不貸不損物道遙無為也苟簡

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采真采取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貪財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

烈士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死權操之則慄患舍之則

悲貪而一無監以闕其所不休者所不休迷而不知

不能反視其迷是天之戮民也天奪其怨恩取與諫教生殺

人者正用所當之器也惟循大變順化而無所湮滯者

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正者循之而其心以為不

然者天門弗開矣性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音徐惛然

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憤逆也尚仁義以逆其性故亂

物實尹曰鵠
之白鳥之黑
此二喻最佳

加之錐小而
傷性則已大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質全而仁義者
吾子亦
放風而動
摠德而立矣
順化而行執德而立
又奚傑
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
斯易持易行之道
又奚傑
知者而曉之若擊鼓而

求逃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
足以為辯
黑自有自然之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
譽觀示於天下此心便
不廣忘之乃廣大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

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魚之吻濡其能幾何
於水中矣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
足有不若忘仁義而仁義者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
將何規哉
規諫也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
可見不見

龍合而成體
渾然
散而成章
燦然
乘乎雲氣
超乎造化之上
而養

乎陰陽
以天地之道而自樂
予口張而不能嚼也
予又何規老

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
不見
雷聲而淵默
常應常靜
發動如天地者乎
天地同流
賜亦可得而觀乎

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徵
應聲甚微
曰予年運而往矣
日月逝矣之意
子將何以戒也
教也
我乎子貢曰

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
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

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

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

以孔子之聲
見老聃稱夫
子之門人而
修謁也

莊子二卷

口下

口下

口下

湯賈尹曰此言世變愈趨愈下特借教聖人形容之

言夏禹不言商周

王鳳洲曰莊子并敗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

湯海若曰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

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

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制喪服以親為隆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

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上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能言至舜而不然孕婦十月生

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而辨誰何此開竅太早是故有夭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心私而矣

有順征誅其不順殺盜非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人自為種而天下耳人自各分種類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

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儒墨並起橫議交作起於室家始於男女婚以娶不

循常道蓋機警之心生偷薄之俗成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日月有明而不

能照覆盆今焉用下睽山川之精山川各奠方位而鑿山濬川則睽之中墮四時之施陰陽條舒氣序自如其知音屬蔡惜於屬蠶

之尾鮮規之獸蠶小虫規小獸多智而害物者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孰知其故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鈎取甚矣夫久

神明而已
迹履之所出
者履之所出
以是而化天
下宜其不用
也

又曰為鵲孺
至有弟而兄
帶四句不讀
誰通熟究其
家化理其博

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

之君也若遇上古聖人更笑汝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

以迹哉所以迹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

而迹豈履哉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鵲音鸛之相視眸子不運

而風化以神相感而生子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

化以氣相感而生子類自為雌雄類獸名三物之化生皆以神相感故風化

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化生子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

可壅苟得於道無自曰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

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謂為鵲以尾交而生子魚

傳沫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而生子也細要者化細要峰也化生也有弟而

兄啼每孕弟而兄不得乳故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化造化也言不能與

造化為一也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湯賓尹曰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

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

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

卵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却欲

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同者所以破

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莊子外篇

莊子外篇



刻意篇第十五

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主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個故曰末引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瀾莊文中最近時好者熟讀詳味秋義自見

湯賓尹曰莊子放蕩文字却不放蕩却甚齊整叙刻意尚行數項以起天地之

道聖人之德紀律森部伍不亂到後面一總結把前

意一收瑩爭只此小段已見莊子筆力有十鈞重

總上五寺人以極贊無為

以下雜連用故曰字只是片文字耳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議論世事是非枯槁寂寞淵靜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恭敬推讓為修而已矣好修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為師於世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

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

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鳥申若鳥之引氣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導氣令和養形之

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

不忘也無不有也即無為無不為淡然而無極無定止而眾美從之備萬善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平正理而道德之質本然也故曰聖人休休止其焉則平易矣平易則

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順天理其死

而順天理其死

湯賈尹曰典
陽同波着波
字最妙見動
靜相生波平
則水感而後
應三句正見
其不為福先
不為禍始

莊子二卷
湯海若曰以
水為喻雖若
尋常但曰巽
閑不流亦不
能清則非徒
然枯木死灰
矣

野語曰野之
語即里語也

也物化視身猶脫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
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
知私智與故迹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
鬼責其生着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
耀信矣而不期耀光之露也期信之必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

神純粹其魂不罷期信之必也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
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

德之至也一而不變主一無適靜之至也無所於逆順其自然
虛之極也不與物交于物不累淡之至也無所於逆本然不汨

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
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

亦不能清使其鬱閉而不流則天德之象也故曰純
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

神之道也夫有于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
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
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即同純素之道

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利廉士重名名賢士尚志志聖人
貴精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
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刻意篇

五七

繕性篇第十六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迺說下以恬養知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議論極醇無疵。

在兆麟曰：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莊子而悟作之之法，履之而後知也。

也。

也。

垂子二卷

又曰：此即以善服人，不若以善養人之意。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性而求復性之物，滑欲

於俗思以求致其明。滑，汨沒也。汨沒於利欲之謂之蔽蒙之民。言俗學障性，俗思亂明。九古之治道者以

恬養知。恬，靜定也。定能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

養恬為。知生之恬，謂之恬。恬，知與恬交相養，即

之時知在恬，即知之。而和理出其性，和順得其夫

德和也。德，和也。即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

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義明于內而能與物中心純

實而反乎情樂也。樂，以中心之真純協之和。信，行容體

而順乎文禮也。信，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禮樂，偏

行得外而不。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積于已不

自眩露而。德則不冒，雖有德而不冒，則物必失其性

彼物自正。也。若求加人，必自失。

也。其本然之性也。

古之人在混茫。混，論未分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謂上

相求。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

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世

純全道。當是時也。莫之為之，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

無欠缺。

也。

鳳洲曰燧
以下皆不
以恬養知而
有以知為者

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則其純一不離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以各

理為安則知有已則離於道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

化之流有教化則無濂淳散朴離道以善有善之名則遠于道

險德以行有則德不平易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去其自

從其有為之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此心與彼心相感應則私

于用智不足然後附之以文華益之以博物文滅質博溺

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情而復其初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兩不入

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

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

隱矣隱故不自隱隱也非自隱也不求隱而自古之

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言與時命大相戾也當時

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言成功而不有不當時命而

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深根

退藏于密也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

古之行身者謂以身大行不以辯飾知有知見不

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不以知窮德失其自危然處

其所所立而反其性已即反一又何為哉道固不小

湯賓尹曰古
之存身存字
或作行字解
云存者不用
之時行者用
之時

莊子二卷

養生篇

五十一

此篇亦是一
片文字最要
看他結上生
下起下接上
處

丁亥丁耕上
晉州論上生
其文字最要
其蘇亦最一

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則為小識而傷乎德矣故曰正已而已矣而無

求樂全之謂得志其所以快志者不在外物古之所謂得志者非

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自有足於內者故外物無

以尚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

命也性命天爵物之儻來寄也去留在彼不在我故

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

不為窮約趨俗趨已其樂彼與此同樂道與他人故

無憂而已故無憂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

嘗不荒也真樂效幻猿已於性失物於俗者謂之

樂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

其樂效與此同樂道與他人故

不為窮約趨俗趨已其樂彼與此同樂道與他人故

命也性命天爵物之儻來寄也去留在彼不在我故

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

不為窮約趨俗趨已其樂彼與此同樂道與他人故

無憂而已故無憂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

嘗不荒也真樂效幻猿已於性失物於俗者謂之

樂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

其樂效與此同樂道與他人故

秋水篇第十七

秋水篇論大不大論小不小說在人又不在人文字闢闊變化如生龍活虎中間明理達權四字是耳老實天無以故威命無以得殉个自然無以人威天無以故威命無以得殉名語意辭正下段畏至却楚說惠皆發此意

河伯乃方閉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黃河之水驟至而獨滿兩岸

卷曾不出此

渚涯之間不辯牛馬廣大故望不分別於是焉河伯欣然自

一節博書萬

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

莊子平生命

面而視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

疎細窺便見

望洋向若若海神名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

其百自以為多

莫已若者道理千端萬緒聞我之謂也且夫我聞少

借河海問答

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

以明小大多

難竅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笑於大方大

少之分與賜

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拘

鴈鵬鳩之論

井中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所知止曲士

相類文體机

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

軸交換愈奇

海乃知爾醜爾將何以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

尾閭沃焦也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洩之不知何

山海經言

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

不可為量數

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

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以比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稗音題

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

莊子二六一

湯賓尹曰這一轉語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妹堂之末而大山為小也

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壘空小穴也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稗米之在大倉乎稗米小米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凡物之有

名者號數有萬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每車之所通而人處其一

人處一焉卒勞窮九州之穀食所生舟此其比萬物

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以人之一對物之萬則益取五帝之

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

似爾何之自多於水乎任士任事之士也

莊子二六一

五六一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

夫物量無窮謂享受有多寡時無止謂食報有久近分無常得失無常分

終始無故死生如循環日新是故大智觀於遠近故小而不

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天所分予受享有多寡證音高

今故故違而不悶撥而不歧知時無止今故今古也取古今而証

之雖食報有久近亦俟之而弗觀以察乎盈虛故得

是知時之無止也撥取也歧望也

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遺逢有得失無常

亦不憂知分之無常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

之不可故也死生如循環不可守計人之所知不若

其所不知所知有限不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也至德不得無得無大人無已有移已非大人也約分之至

也約分謂收斂本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也分別貴賤惡

至而倪求其端倪于貴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

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

已即軒冕儻來寄之意以差觀之差等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

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

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差等之數

不可勝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

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

可以相無則功分功勞分限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

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

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趣向志操觀矣昔者堯

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

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

也梁麗屋棟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塞穴言殊器也騏驥

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鷦鷯

夜撮蚤夜聚蚤蟲而食之也察毫末書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夜則眼見故曰蓋師主也是而無非師治而無

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是猶師天而

王鳳洲曰前
言不賤門隸
不賤貧賤所
以換此一轉
又添个貴賤
與小大同說

湯賓尹曰把
堯舜與之噲
湯武與白公
相形而言皆
憤時之激論
外類甚多但
視其文勢可
也

王鳳洲曰這
一問又好言
既無貴賤既
無是非則我
之辭受取舍
將何所從

莊子二卷
三句三個其
字下得自別

無地師陽而無陰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
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
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
如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將

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為反衍知道無貴

賤則反求於吾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以貴賤是非自

身自綽綽寬裕無拘而志與道大蹇為拘束則與道

相違何少何多是謂謝施謝去其施則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

私德之施則與道參差矣私福俞心以道為主而無所用其

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

所極窮則無私畦呵矣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即無萬

物一齊孰短孰長我既無心則物無道無終始物有

死生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確成也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盈虛

而時不可一定年不可舉無古今時不可止無去消息盈虛終

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大道即大義即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

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皆聽造化自然而已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

湯賓尹曰這
裡又說小權
字自是作家
又有不以物

道統言也理事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

害已之物
自分曉者來
莊子見道自
是親切特讀
其書者看他
不破

丘毛伯曰自
蕭首至此九

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薄迫也。言察乎安危，寧於

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即者，天道也。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順，理達信則躋躡之貌，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屈伸進

位乎天德，則躋躡之貌，而屈伸反要而語極。退各循

其理知落天地事接萬物而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

道全也。知天，人三句由天而人，知人，躋躡二句由人而

知。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曰：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出于安非故曰：無以人滅天，無

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夔憐，音𧈧，音𧈧，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一足，𧈧百

能自行，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日則不行，而

能至，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

遍。夔謂𧈧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無以今

子之使眾足，獨柰何？𧈧曰：不然，不見夫唾者乎？噴則

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

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𧈧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

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不可

也。有可見。今子蓬蓬然，風聲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

項却不說此
皆文字更換

喻蛟之足此
處又妙其末

奇之文中間
又以人之重

可謂世間至
机自然之動

無足皆言天
自一足說創

碧渚天
波光萬頃一

人應接不暇
須史添清則

雪濤噴薄使
漸激至昇而

驅逐浪漸近
六問若如風

天問若如風
六問若如風

六問若如風
六問若如風

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湯賓尹曰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惧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

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

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聞莊子之言。汙焉異

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

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嘆曰。子獨不聞

夫埴井之畫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

幹之上。井幹井闌也入休乎。缺甃之崖。缺甃井闌也赴水則接

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跡還。蚌與科斗。蚌科斗蝦蟇子也。福井之地。蚌科斗。莫吾能若也。

正毛伯曰井畫海壑之喻都吳撰出不知這老子胸中如何有許名奇致

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蚌與科斗

林希逸曰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及矣莊子添作十年旱水八年七年旱使自別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蹈井之樂井也此亦至矣

矣。夫子何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驚左足未入而右

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十里之遠不

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

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

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

大樂也。於是埴井之畫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

猶使蚊負山。商商拒蚶馳河也。小虫必不勝任矣。且夫知

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

畫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天也無南無北。真然四

解釋然淪於不測者深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在無極

死於大通歸於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以察索之小辨而是直用管闕天用錘指地也。不亦

欲窮索之以言辨餘字如至子所謂餘天

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

鄲與未得國能邯鄲國所又失其故行矣學未成而

直匍匐而歸耶。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

孫龍口喙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往見之先宣其言

曰。願以境內累矣。言欲托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丘毛伯曰不知此若何處將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為文字者無非竊其机闕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得

莊子二卷
這一段說話又奇

只教句中自有無窮意味

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

以笥覆之以巾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塗中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

南方有鳥其名鷦鷯鷦鷯屬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

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

飲醴泉耳如醴也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而為此聲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水名梁橋也莊子曰儵魚出

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

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

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

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

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於濠上

耳豈待入水哉

心音懸
中其龍音字自
三平流美王中
音而藏之廟堂之上

至樂篇第十八

耳篇教人决擇至樂活身之術皆以無為而存將固無字推到本始論及人物之生死變化察其本無而同出入於一机其有生老病死等如四時晝夜達命者不衰觀化者無惡一味順其自然然後在一味者長樂而長存也

王鳳洲曰此篇乃是以前

已一段推廣

言之奚為奚

和以下四句

言若何而可

也便甚虛原

下居又毋一

同

湯賓尹曰四

段同意本皆

以物害已者

今既說富貴

壽三段却以

列士段如以

發明變換語

勢此文法也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

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

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

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服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已得之有損於性

夫富者苦身疾也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

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

矣人之生也與憂懼生壽者憺憺老而不聰明也久憂不死

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

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

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

躡循勿爭忠言不聽則當逡巡却去而勿與之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

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不得謂之善今俗之

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耶吾

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起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

以篇自天下
有至樂至無
為哉只是一
片文字起伏
抑揚最好玩
味

湯賓尹曰
子鼓盆似不
近人情不知
此種無情李
問究竟性命
者察要得力
正在於此

滑介即是滑
稽之意這般
名字豈不是
撰出

莊子卷下

至樂者

六五

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
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
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
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言無為則廢請嘗試言
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
物無為而皆化芒乎音忽芬乎音勿而無從出乎不見所由始也芬乎
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
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殖生也萬物皆從無
為生也人得無為則至樂

鼓之所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
以節音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槩然言安能不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
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芬
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
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
巨室偃仰也巨室謂天地也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冥伯死者之稱之丘崑崙之虛
黃帝之所休黃帝所休息處而柳柳多擁腫故以喻生其左肘

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手滑介叔曰亡

予何惡生者假借也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假之而生生者

塵垢也塵垢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

觀化之變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律委也髑髏然有形音孽髑髏然空虛而堅固之貌

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

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

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

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

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

皆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

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從然從容自得之意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

交于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頞

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

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褚布袋也

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綆汲井之繩也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

丘毛伯曰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髑髏一段說話其奇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話看

莊子二卷

莊子以融髏為樂典列子所載車子以病忘為樂均心勞形馳逐聲利者

此段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意却撰出許多說話

過也命與形得於夫各有一定之分夫不可損益吾恐曰

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

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將謂不利於國罪我

者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

至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宰以為膳鳥乃眩視

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

養鳥也非以鳥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陸音禮壇水中沙澶之地浮之江湖食之鱸鰒音秋依隨行

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諛諛為

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

之而走魚聞之而聚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

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言人才不同各事其事名止於實

義設於適隨實之所而得得名則無過實之名因意之所適而得理則無過施之義是之

謂條達而福持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條在也非我所能而不為過分之事

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之因而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

攬扶也言彼在蓬草之中扶其蓬而指之也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

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歡種有幾

得水則為隘音微天地塵埃為息所吹浮遊水上塵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為隘蓋水谷欲生之

王鳳洲曰以鳥族喻見齊侯不可以黃帝堯舜之道說之

湯海若曰此段文字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

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雁如看孤峰野夜愈積愈好

先河中多得水土之際則為鼃墳之衣其在水土之際兩岸之旁

有此朕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其名生於陵屯田野

則為陵鳥車前草陵鳥得齶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

為蟛螯其葉為蝴蝶蝴蝶胥也齶棲糞壤也車前草

烏足草其根化為蟛螯其葉化為化而為蟲生於窻

胡蝶蟛螯竭虫也胥胡蝶之別名化而為蟲生於窻

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草化之蟲質多孱弱又生

皮無殼一截說了却曰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鳥名鴝掇伏

乾餘骨之沫為斯彌蟲名餘骨斯彌為食蠃蟻蠖也

聚醢故乾食醢願輅生乎食醢黃輅生乎九猷音戎齧生乎腐

蠃皆惡蠃食醢羊奚羊蹄根也連於比乎不斲久竹生青寧

名青寧生程蟲名程生馬馬亦草名即今所謂馬生人

人亦草名即今所謂人又反入於機機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火相生相死反入大造機中所謂

其草其別出也稱其葉出也其葉出也

其草其別出也稱其葉出也其葉出也

其草其別出也稱其葉出也其葉出也

其草其別出也稱其葉出也其葉出也

其草其別出也稱其葉出也其葉出也

書林 泰垣 余文杰 梓行

南華真經外篇

達生篇第十九

此篇多莊子雜著中所論藏神守氣愈譬愈精做學問者不可不熟讀此篇借史氏疏不能盡也

湯賓尹曰情實也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言身外之物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言人力所不及養生必先之物物有餘而養生必先無離形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雖全而生有盡生之來不能却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莊子二十三卷

達生者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

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生足以存生而養生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有為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為與不為皆不免于自累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者非避世也棄世則無累無累則

正平心無高下正平則與彼更生與造物無窮更生則幾矣

幾盡也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能如此則事與生不棄待遺棄而自遺棄矣棄

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精復精神不散于外

也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

成始言四大假合而後成形精不虧是謂能移形精

神也移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相天贊也

湯賓尹曰莊子謂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如皆至人也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醉者墜車之喻極為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所謂無為是也

莊子卷一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非容心容力者可為若子語汝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矣奚足以至乎先我若固於物則與物何以相是色而已若足者皆是遠而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是色而已以迹自累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惟造物無形有始終不變之理得是故曰物為得止彼將處乎不淫之度一定而去有物之物遠矣而藏乎無端之紀無物之始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造化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以與造化為一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

神無卻物奚自入焉無卻無間也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

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

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音摩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

是故運物而不惜雖為物所運觸而彼得全於酒而

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

也復讎者不折鎡干雖有忮心不怒飄瓦鎡干傷人飄瓦中人

而人不怒者以是物之無心也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

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明

之天謂有心者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謂全

之真賊謂加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以人為之害

咄音迢

王鳳洲曰此雖借喻以論

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有之但以為技而不知道實實耳

王鳳洲曰此段李為志不可分之喻而中復李若陵車却為注三事以喻之乃喻中之喻也莊子之文類如此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持竿猶掇之也取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

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

一之中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疑定

入神吾處身也若操株拘其身如木吾執臂也若槁

木之枝其臂若枯木然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

知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吾不反不側止是疑不以萬物易

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其志

不乃疑於神神妙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者數能游拍浮者物雖有性

亦須教習而後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人

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

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

却常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心者神惡往而不暇

以瓦注者巧物曰注以鈎注者憚明之舍以黃金注者殫殫以

為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帶鈎為注則已其巧

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

莊子三卷

生若帝

三

湯賓尹曰此
段於李道分
上最為親切
推此則知天
子前後說天
道人道之意
先說喻後以
二事實之文
勢亦奇

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筆以待門庭拔
茹草以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
為筆音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音循天理亦必盡人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
有單豹者音善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
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縣簿無不走也即往來富貴之家也高門大家也縣簿謂懸惟簾於門首者行年
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
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皆
人者未盡不仲尼曰無入而藏不專于靜無出而陽不一
可委之天

莊二、三卷

達生者

四

以畏塗喻莊
肅即蛾眉伐
性之斧之意
此示人窒慾
之戒雖聖賢
聞之亦必為
之首肯

柴立其中柴立無心而立之貌其形如槁木是也三者若得其名必
極名為至人矣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
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音筴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音悅禮服也牢筴承柶也說珣
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音禮服也牢筴承柶也狝汝十日戒三日齋藉
白茅加汝肩尻音編豕尾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
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
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音楯案之有綏文者聚俎音

也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

此段借說彘
警人之耽富
貴而死彼戮
辱者

彘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子之手曰仲父

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及談詒音照為病嘔噦之聲數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

瀋音音結也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

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

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泥溝有履水神竈

有髻音結竈神戶內之煩壤糞掃之餘積雷霆名神處之東北方

之下者信阿鮭音華蝮狀如小兒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佚陽

豹頭處之水有罔象大耳長臂丘有萃一本作莘山有夔

莊子三夫

達生篇

足野有彷徨如蛇頭澤有委蛇名神公曰請問委蛇之狀

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

其為物也惡問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

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蹶然忽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

憍而恃氣氣猶在外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音聞而

為外物所動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其神

旺疾視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

之似木雞矣神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湯海若曰疑妖而病聞霸而愈固常人之情然鬼神之說不可謂之無此性達幽明之故者能知之

此處只問委蛇蓋欲發下意所見也文法省約處

五毛伯曰此言守氣之幸借雞以為喻有勿忘勿助俟其自化之意

此段亦與前
言操舟意同

孔子觀於吕梁

在彭城

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

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

死也使弟子並流沿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

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

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也本然

長乎性成乎命性命自然之理也與齊俱入水之旋入者為齊與汨

偕出湧出者為汨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水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出

入而不可以得志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

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

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莊子三卷

遠生一精

六

承蜩削鐻捶

梓慶削木為鐻鐻籥筮簾之類刻木為之成見者驚猶

鉤皆以靜心

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

巧况進於藝

者可不務乎氣不定也

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

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

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

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視公朝若無則無

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視公朝若無則無

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成象皆若見成

其是與疑是鬼神所作耳

然後成見鐻
加然後兩字
今人則忘古
人文字大都
如此懶散却
近自然

者然後取而用則以天合天自然離器之所以疑神者

王鳳洲曰此
一喻極為的
切極為端正

又曰此以人
之常情而喻
乎道須自體
究見得在子
靈物理處

王鳳洲曰東
方朔客難揚
雄解嘲韓愈
進學解純是
祖此文字而
句法亦相若
似

又曰此教
語分明是畫
出一個人真
其飄然物外
氣象無絲毫
走作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中繩言直也中

規言莊公以為文弗過也如組織使之鉤百而反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其能員而驅之如鉤也

工倅倅為共工旋而蓋規矩旋轉也以手旋指與物

化而不以心稽指與物志而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也

志足履之適也足安於履忘要帶之適也知总是非

心之適也不內變內境不外從事外忘其會之適也

道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適之適也亦忘之

有孫休者踵門而說也告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

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過歲事君不過

世賓於鄉里為鄉里所殯棄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

遇此命也此棄逐是乃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

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付之芒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率性

長而不宰任其長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於汗

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言其有心求汝得全而

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

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

王鳳洲曰此借孫休以詭

當世避人之

士鳥之所食

非人之所食

以人之食而

養鳥適其性

矣此意只是

不可與言而

與之言失言

聖門只是一

句他却撰出

許多瑣洞說

莊子三卷

驚乎哉

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

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

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

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

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又奚罪焉何罪扁子曰

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

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

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自得也使之則平陸而已矣

今休歎故寡聞之民也款啟小孔竅也言所見小吾告以至人之

德連生者譬之若載懸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

驚乎哉

方註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之非至人而與

語全生之道是養生以太牢九韶耳安能

無驚邪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感也夫莊

子之作此以覺世倍未悟全生之理也而

世俗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

扁子之所嘆而寓其意也

山水篇第二十

此篇所論全身免患之道最為詳悉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其要只在虛已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熟讀此者可以經世務矣

湯賈尹曰不才全其天年前已屢言之今添鴈以不材見殺又是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二十七三六

山不畜

九

穆文惠曰材不材之間似乎道矣然有心調之猶執一也必至技能盡損圭角

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何謂材與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然其有心也無心則無累矣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不立人我毀譽不生用則為龍不用則為蛇皆無心意一上一下以和為量和順也量則也上下無浮游乎萬物之祖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未有名之先則既不能物於物又焉累於物哉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

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今世則不然以己身為萬物之貴則貴已而賤物以其道合則離人我既立意見互起成則毀為倫之傳則合則離合則勢大有離之者

王鳳洲曰有
其身而矜其
國雖懷憂萬
端尊賢尚行
而患慮愈深
矣故當無其
身忘其國而
任其自化

莊子三卷

此一段今人
礼淨土其源
流在此我國
之時南越未
通中國故借
其地以為名
初無他義

成則功高有毀之者。庶則挫庶則太露。尊則議尊則招權。有為有議之者。則虧有為則功成。賢則謀賢者多智。不肖則欺不肖則愚。故有欺之。胡可得而必乎哉材則如木。材則如鴈材則如鴈。均不材則如鴈。欺之材則如鴈。胡可必乎材則如鴈。悲夫弟子識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材則如鴈。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居然安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

音山木篇

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剗形去皮淨其洒心去欲淨其而遊於無人之野子然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

之內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言耕自食而無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私蓄也義之名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從心所欲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謂

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至此國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不有無留居不有以其國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吾無

送君幾句最
為深切妙言
學道既悟之
後何所資以
自悟者如人
錢送登舟至
於海崖皆以
文歸矣

歛音吸

莊子三卷

王世貞曰此
段言奢奢之
鑄鐘而歸結
在有大全一
句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

欲雖無糧而乃足無所求則君其涉於江而浮於

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何之所資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得魚忘筌之意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

累以我見有於人者憂我為物故堯非有人非見有

於人也若堯則不以已後物亦不為物所後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

而獨與道遊於太莫之國沖漠太虛之國方舟兩舟並行而濟於

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惛心之人不怒船本無人有

一人在其上設有一人在虛舟之上則呼張歛之則必呼其人

揜開歛揜退也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

以惡聲隨之至三呼不應則必叫罵之何也不怒而今也怒何也

虛而今也實無人虛也故不怒有人實也故怒人能虛已以遊世其

孰能害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歛民財為壇乎郭門

之外為壇者先祭而後主也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鐘架有上下層王子

慶忌見而問焉曰子有何術之設何術而奢曰一之

間無敢設也純一而無雜於其間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

言去圭角而歸言去圭角而歸於自然也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無容心萃乎

芒乎言於自然也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

無送無送從其強梁去而不隨隨其曲傳回而附我因而自窮言有

也

也

逆皆不求而自至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無一毫之傷

而况有大塗者乎言順事坦然而行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曰

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

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玄鳥其為鳥也音分秩矜矜秩秩而

似無能不能奮飛之貌引援而飛乃飛迫脅而棲近人而進

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餘也是

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鳥既不大而行復

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喻以材子其意者

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也以材自見故不免於禍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

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

人雅功名道流而不明居順道而行不得行而不名

處雖得其志不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其行與猖狂不

知所之制迹捐勢不為功名制迹杜門無迹是故

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至人之行子何喜

哉子何以名為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枵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音積鳥獸

不惡而况人乎

孔子問子桑雝曰吾再逐於魯休櫛於棘刺迹於衛

矜之秩之舒
遲貌迫脇而
棲一云迫脇
在眾鳥中緣
許容身而宿
辟害之至也

莊子三卷

山木篇

十一

湯賓尹曰末
後數語便與
食豕如食人
處同借孔子
之名以申其
說此重言也

壁方壺曰假

一作殷亡謂

亡舍布泉布

也言假人林

回出亡捐壁

負子原其物

意若謂赤子

可市則赤子

之布寡於千

金若以千金

之壁為累則

赤子之累多

於金壁今而

捐壁負子何

窮於商周圖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

友益散何與子桑寧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假人

人林回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假國

也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壁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

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

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

交淡若水小人之交其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其以

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

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莊子三卷

山水篇

十三

異日桑寧又曰舜之將死真冷謂以真實大禹曰汝

戒之哉形莫若緣因其自然情莫若率循其自然緣則不離與

為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身外

我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不以身外為文華

莊子衣大布粗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縻帶也

結也係履屨繫而加以繩縛也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憊困莊子曰

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穿履非憊

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

豫章也攬蔓其枝攬其枝而盤結之而王長其間精神

雖羿逢蒙不能矐矐矐之附木然及其得柟棘枳枸之間也

皆木之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
有刺者處世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言遠得勢則騰
驟失便則拘急今

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
剖心徵也夫語其僊甚則比干剖
心乃其可徵驗者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也右擊

槁枝策也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雖有所擊
而無節奏

有其聲而無宮角雖有其聲而
不音木聲與人聲犂然端

之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

廣已而造大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
則所造者無岸畔愛已而造哀也

以愛我之意而思之
則必至於哀傷也曰回無受天損樂也易無受人

益難無始而非卒也始終穩
一原人與天一也天人
一理夫

今之歌者其誰乎言歌者
非我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

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窮極窮塞也
不行推不去

也運物之泄也運物之泄氣
數之往來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與
氣

乎所以待天乎君命臣且不得違况天
之命而人可得違乎何謂無受人

蓋難仲尼曰始用四達謂此意統萌則事隨
以集而無窒碍也爵祿並

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交集不已則不求
利而利自至矣吾

命有在外者也爵祿之至皆
吾命使然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

竊吾若取之何哉君子不以無功而盜竊
爵祿吾及取之何狀故曰鳥糞

不為盜竊而
有不待去者
如公孫賀拜

王鳳川曰豈
常之論則以
富貴不濫為
易貧而無怨
為難莊子却
如此及說極
有意味

莊子三卷

山木篇

十四

言天損之時
事不由己不
容不受

謂而異是也

社稷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無所取人自敬而存罰之屬富貴之人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

莊子三卷王鳳洲曰此段蓋言物異大小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妙語

此即莊辛請蜚黃雀之喻而莊子慨立此論其警世之迷者至矣

智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雖落

其食棄之而走口所難食之實則棄之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社稷存焉爾畏人而反襲諸人間之堂上蓋以人間

明神以祈人之不害此鷓鴣存身之知也何謂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也仲

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

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

以待之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所生者天而已

有天亦天也天亦造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在人者性

皆得於天豈人化為人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

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山本扁

十五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雕陵地名樊園之藩籬覩一異鵲自南方

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飛從額前過也而集於

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殷大也逝往也目大不睹

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覩一蟬方得美蔭而

忘其身螳螂執翳以草自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

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二類相召也言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今鵲復召我矣捐彈而反走虞人

逐而諍之音戚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其所居之庭也

蘭且莊子門人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

周曰吾守形而忘身為養生之學乃因逐鵲而觀於忘身是以愆而泊其理也觀於

濁水喻人而迷於清淵喻天且吾聞諸夫子指老子曰

入其俗從其俗入國問俗今吾遊於雕陵入他人之園而忘吾身是遠禁也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

以吾為戮辱也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人對

曰其美者自美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自惡者則有退讓之心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

賢而去自賢之行賢有賢德也自賢自矜也安也

而不愛哉

莊子三卷一

八則不若

十五

王鳳洲曰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

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

與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

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

惡此外忘其形而惡美從而兩忘也豈不

為全性命之情與

心吾為憐憐吾也心吾為憐

而忘吾身與諸君吾憐也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

入其俗從其俗不問禁今吾遊於雕陵吳莊禁也

而忘吾身此入之園

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

受用親切處

田子方第二十一

此篇多有精密之語正
好與內篇大宗師參看

湯賓尹曰此
段欲發全德
之君子故以
子方答文侯
為起端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

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子方之里人也稱道數當謂

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

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真謂質

人貌而天貌雖人而虛緣而葆真虛已順物而清而

意也消而彼則能容人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

論道理性性
當於人心

論道理性性
當於人心

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

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真謂質

人貌而天貌雖人而虛緣而葆真虛已順物而清而

意也消而彼則能容人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

又曰消谿工
之善猶可容
莊子三卷

言順子之美
不可容言故
曰何足以稱
之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

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知義之行為至矣

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形解言口鉗而不

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土梗土

兩則壞言所學者得其粗耳以有

國為累故不能深究自然之理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

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有為而陋

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

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振振德也言出而見客入

田子方

十一

只一振字載

國以采每

用之

似子似父謂交淺言深也

湯海若曰此章問答極於出入死生浩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群弟子所

不可得聞者唯顏子優入聖域故以此教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便見其拳服膺處

日出東方入於西極自朝至暮

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嘆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

而嘆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

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規矩法度也

從容一若龍一若虎龍虎成文章也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

也似父是以嘆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

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

者目擊而道存矣見其目動亦不可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瞠直視也步趨馳奔皆就

馬而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

言也夫子步亦步是夫子言而回亦嘗言也餘倣此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

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

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

不期親無器而民蹈乎前無名位而民歸而不知所以然而

已矣比夫子之神化回不知其所以然故瞠乎若後仲尼曰惡可不察與當更

於此精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

所見猶甚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日

明時物之長短有目有趾者群動之待日也而後

成功是出則存日出則動而作是入則亡日入則息萬物亦然

萬物待於道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循是道自然吾

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則此道在身無所效物

而動效倣也倣於物日夜無隙無間而不知其所終上音

董然其成形順以成其身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上音

雖知事物無非命而日用才剛不以命為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

命之具性純與之俱往純亦不已也

交臂並立也終身與汝同旋而汝未得此道可哀甚矣

女婚著乎吾所以著也

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道

乃以有求之是求馬於屠肆也唐市馬之地肆無

見有而不見道猶求馬於吾服女也甚忘吾嘗語汝

唐肆見唐肆而不見馬也汝亦嘗拳拳服膺

聰明服汝女服吾也亦甚忘其服我也亦甚忘

也甚忘

女奚患焉忘何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故吾者

之吾也不忘者即吾所持以生之物也言雖忘乎

有而見到無處仍是有時道理其不忘者自蔚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髮而軋軋髮熱然似

非人熱然不動貌非人猶木偶人也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

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

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類也而立于獨也超于一世之表老聃曰吾游

王鳳洲曰前此言其將即變換文法也

莊子三卷 釋氏謂悟時依舊是故時人即此意

田子方

一九

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辟合嘗為女議乎其將將近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肅肅

之意赫赫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

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

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

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造此且孰為之宗陰陽互根

下赫氣升于上交通成和萬物化生其有紀綱也而不窺其朕盈虛有數晦明有常其有作為也而不見

其功生則恍惚死則宵冥無端而莫知終始非物之初乎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

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

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

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疾惡也藪無異草澤無異

水大常自在矣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

所一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為豈得以自異得其所一而同

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

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也介蒂棄隸者若

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隸謂天下以勢分相屬者貴在於我而不

失於變外物之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相尋無窮夫孰足以

患心已夫何足以累心乎為道者解乎此身與道一者解此而已孔子

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假借也至言指此而巳

語古之君子孰能脫免焉老聃曰不然不必假言夫

水之於汜也為取也水之為取也無為而才自然矣才質至

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至人之德不假修

離間之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至美至樂營道之美也

莊子三卷

孝孔授受莫此為精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鷄與醯鷄中
之獲獲謂包覆於籠中發謂破微夫子之發吾覆也之也發覆即故蒙之意
吾不知天地之大金也

按莊子與魏
惠王同時去
魯哀百二十
年安淨相見
而論儒服此
云爾若特寫
言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緩佩玦者緩佩王者言其行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
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

為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
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

莊子十三卷

曰二十

十七

若孔子夫子天
下萬世一人
也而况魯國
乎

丈夫指孔子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
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
多乎

此言內事心
者之自得而
外物不足以
動其心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方飯牛之時豈故飯牛而牛
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

心故足以動人動人者言感

湯梅若曰善
其意者神閑氣
定意在筆先
元君況而善
之可謂知畫
者矣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神紙反舐筆和墨在外

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舒遲自受揖不立

與衆史相
揖而不定

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般般斲

之狀羸
即裸也

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無心於求知

包鴻逵曰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推撰別箇話頭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鈞臧丈夫太公望也而其鈞莫鈞非

持其鈞有鈞者也鈞竿雖在手而無意於鈞常鈞也鈞常在文王

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

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猶云無主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

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音然乘駁馬而偏朱蹄

其蹄只號曰寓寄而政於臧丈人度幾乎民有瘳乎

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

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王無生他疑又何卜焉遂迎臧丈

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法度不更易偏令無出肯出令三

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不立朋黨長官者不成

德不自有其成功其成功黷斛不敢入於四竟斛即度也外國之

境內入其列士壞植散餘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

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

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信

以及天下然有心以及天下非自然也故太公因其

聞而遁之蓋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一以有心為

德多矣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

焉彼直以循斯頌也循斯頌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歌衆人易從也

却把孔顏問答結末使與左傳史記一般休段

同務與衆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

卷一三

曰一

廿一

王鳳洲曰此明精藝者易窮而神全者不慄意特淵微

一段摸狀極其工妙

上前手直而肘平可置杯水其上言定也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

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終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矢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當是時猶象人也

此其神速也當是時猶象人也猶木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履地而非射之常與之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

背逡巡者面向高山也敢進足二分垂在外

三分其足一分在虛處而使射禦寇也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

不能定神以射乃爾於中也殆矣

欲求中難矣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鼻息外而在內有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

自養之意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

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

知其非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忘乎我在我耶忘

乎彼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

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在彼邪忘乎我

云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

高想天地之間以求所謂不可得仲尼聞之曰古之

而貴賤者又安知人貴人賤哉

真人知者不得說非言辭美人不得濫非聲色

不得去所能屈伏戲黃帝不得友

道世而死生亦大

莊子十二卷

曰一

十三

音許

鼻息不在

王鳳洲曰此南華寓言于肩吾叔敖所以為可仕可止之鑑

此即別者無足而尊是存意却如此變安話頭謂直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

存國與無國之存已不問安話頭謂直安話以此安及命尊長存地明如昔也

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介間也石雖無間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意處貧賤而過也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道在已者既塞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

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言失者不自歎夫凡之亡不足

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得者亦不自矜由是觀

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此是學問切身受用之要語

陸方壺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

雖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

而無憂也雖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

對方壺曰吾子世世劫輸大行不取為讓吾不謂為凡

之限凡未故才而楚未故存也受用之要語

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此是學問切身受用之要語

夫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此是學問切身受用之要語

裝王與凡君坐少焉裝王曰凡亡者三凡君曰

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此是學問切身受用之要語

夫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此是學問切身受用之要語

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

無介介間也石雖無間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意處貧賤而過也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道在已者既塞

知北遊第二十二

此篇所論道效斷言語絕名相混溷晦昧迥出思議之表讀南華者知北遊最為肯綮從此悟入則大乘法藏皆可迎刃而解矣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心知有思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

謂焉無為謂自然也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

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

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

白水之南登孤門之上而睹狂屈焉音狂狂也屈者

也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

莊子三卷

知北遊

十五

湯海若曰此段只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辨出許多說話前後入名地名皆擬為之者大音形容直超頓悟之淨

不言之教即惟摩不二法門也

莊子以禮為強世比之仁義其近尤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

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

之近似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言致德不可至以迹

求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仁義禮皆為有迹有迹則於道察矣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聽

明墮枝體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

已為物也物迹也求欲復歸根收斂而反不亦難乎

其易也其惟大人乎言性則易之矣生也死之徒死也生

之始言死生相循于無端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

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死生

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

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

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

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

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

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

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

卷之三

知北遊

廿六

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以美利利天下皆自然之利四時有明法而

不議四時有節候氣序皆自然之法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萬物各有成性皆自

然之聖人者原天地之變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

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惟聖人原天地之變達萬物之理亦

以無為而成妙用故曰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焉今彼神明至精言

理與彼百化物之化為百物已死生方圓九物有死生方圓皆至精

為莫知其根也扁然即翻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萬物

相尋無窮而六合為巨未離其內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秋毫

為小待之成體秋毫至小而成天下莫不沈浮萬物

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韓求仲曰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無為無言之意

即前莫大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意思

丘毛使商其
駁又撰出兩
顯知道之人
秦與唐澤氏
所謂好手手
中呈好手紅
心心裡中紅
心亦此意

莊子三卷

此一段亦自
奇特

氣之動者為
陽彼人之行
處飲食比自此
氣之動為之

往終身不故日日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昏然若
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根本
畜養也養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木根之地也
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忘其形
天和將至天和元攝汝知一汝度去其知神將來舍

守德將為汝美潤身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
犢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而無求其故謂人不知所以

視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
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實見至不以故自持不以
入于入于媒媒晦晦見也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知北遊

廿七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生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和也陰陽成和而後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

也順理也性命在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世

相代如蟬蛻然故行不知所往其行處不知所持其

執食不知所味孰其食天地之疆陽氣也疆陽即健動

之而又胡可得而有耶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

戒疏淪而心通其澡雪而精神去其掊擊而智去其

聖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此則無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齒亦高論也

其是見理真切也

不形二句即伏家性有法歸者乎

此段雖是矯激之言然物類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種說話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

桀之是非果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木實曰菜草實曰蔬

大小相綴自有條理而不亂五倫雖煩親義別信自有相叙聖人遭之而不違順也

過之而不守也化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善處也

有以為者德也隨感順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應和合而從者道也

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音隙忽然而已白駒隙中注焉

勃然莫不出焉相推而生油然溲然莫不入焉流入而死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言死生同乎一理而

人物自以為悲解其天發墮其天袞音袞分乎它乎鬼鬼

衆愚或物之有發袞然一受其成形曰袞蓋人之有

軀殼如物之有發袞然一受其成形曰袞蓋人之有

即為軀殼所累死則若洋而直也

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紛紜宛轉精神將散魂魄

家此其大歸者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有不可見之形雖是

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理人皆知之共

務此衆人之所同論也衆論皆如此而彼至則不論

論則不至彼至則不待擬議明見無值道不可見若

見猶無辯不若默道不可辨道不可聞聞不若塞道

可聞聞不此之謂大得黜去見聞辨說之

若無聞不此之謂大得黜去見聞辨說之

於散

實曰菜

實曰蔬

順也

善處

人生

注焉

流入而死

乎一理而

曰袞蓋人之有

况比也下監市之賤也

周編咸三字雖異其實一也

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本也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稀也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今以足躡豕則知豕之肥瘠也每下愈况若問其卑賤則比况愈明汝唯莫必無固必之意無乎逃物物之至理皆無所逃至道若是

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即無因必之意同合而論無

所終窮乎無精無粗合而論安有終窮嘗相與物為乎澹而靜乎

漠而清乎調調和而間安乎寥已吾志寥虛也充竟虛志願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既無往矣安知有至去而來不知

其所止雖有去來而無止宿之地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徃

莊子三卷

知七遊

徨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有為為應迹無為為自然彷徨

乎馮於閱曠之野入於大知之中與物俱化則可以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與物有終窮矣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極旁而至於無極

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盈虛衰殺本末聚散雖有迹而無窮則於崖際之地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而見其無崖際矣

姒荷耳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

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天者推尊老辟陋慢訑音

衰盛衰也殺隆殺也

音各

開

音

音

丘毛伯曰此言道不在藏其言而死者乃所以為道

視之無形以下明道不在言惟藏其狂言所以為道

道不可形之則非道不可名之則非道

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言無復我

也而死矣夫弔聞之曰夫體道者為一

天下之君子所繫焉繫歸而宗之也今於道於道秋毫之

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猶知老

其大言又况夫體道者乎况體道與視之無形聽之

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冥

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

道亦有數乎可歷歷而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

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也合可以散此吾所以知

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

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

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內自得也外矣外與道為二於是

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

之知不可名之妙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

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即不

物能道不當立名與道對則瀉其本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

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問道無問無應無

問問之是問窮也是見窮于問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是應于

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

太初宇宙可見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太虛
崑崙在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

王鳳洲曰熟視其狀教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無未能無言妙之又妙也

此段與庖丁解牛義同

湯賓尹曰如此問如此疑如此吞乃點鉄成金妙訣

莊子三卷

光耀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耀不得問而熟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也在無之內是為無所有矣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既為無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空然者乎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大司馬也鉤名捶也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而精絕無毫芒之失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即純氣之守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

也非鉤無察也用心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假不用者以為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用者技者神也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萬事萬物孰不資賴焉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

昧然敢問何為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故能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今之昧然者神靈所昏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再

毛一覽曰此即無生無死字又如此字換語頭

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言至此不必不以生

死不以死死生待耶皆有所一體本無死因

無已惟是有物而相生無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

乃取於是者也蓋所取在物者而

顏淵問乎仲尼曰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

迎即無心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

化不累于物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心易動則為內

為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以內不化者外應乎物

不知不化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安

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

樂與遊山林臯壤之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

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吾

莊子三六

知此達

三三

稀帝氏以下聖賢與儒墨對說重在有心上曰圓宮室者謂其以此為窠臼也

五味相奪曰齏以而非相爭奪也

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齏也

能與物化也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謂其無所累也唯無所傷

樂與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

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南華真經雜篇雜篇莊子雜着也章句有長有短經之註疏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道傳之庚桑楚南榮越以及莊周故周叙之獨為深至

老聃之役執弟子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

居畏壘山羽之山其臣之畫然分明之意智者去之其妾之

孛然慈柔之意仁者遠之即絕聖棄智之說擁腫之與居鞅掌之

為使擁腫鞅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居三年畏壘大壞治畏壘之民

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見其瀟洒有異於人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又方見其益庶幾其聖

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手皆敬祀之意庚桑

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不弟子異之怪庚桑子曰弟

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豈無得而化哉大道已行矣天道春生秋成有大美而

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吾聞至人尸居環

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尸居無為而百姓今

以畏壘之音高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

其杓之人杓小器也喻人之褊淺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巨魚無所還其

體而鮑鱗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六尺曰步七尺曰仞巨獸無所

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喻褊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

王鳳洲曰是篇庚桑楚曰九回南榮越問者三老子曰者八其諄々答問不忍華人於失道之域蓋可見矣

洒一作灑字通用

莊子二十三卷庚桑楚

天地以萬物為室故曰萬室

杓與樗同搗木為樗則人皆見之

音高

介獨也

全其長生長
生久視者也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
之民乎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在堯舜已然况畏壘細民乎夫子亦聽矣其

先生亦望治之心不能與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

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頃介有吞舟之魚

而失水則螳能苦之涸澤也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

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恥而已矣

欲適世而無名且夫二子者指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

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以堯舜為辨猶垣墻

理也謂引簡髮而櫛數米而炊胥屑客之貌竊竊乎又何

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

者不足以厚民之教物者言民之於利甚動于有殺

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巢阨阨墻也日中穴吾

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

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此甚極堯舜之流弊

南榮趺蹙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

業受業也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

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

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之無見

謂天下之患
自堯舜始

具人之形其
心耳目皆同
故曰吾不知
其異也

莊子卷之二

庚桑楚

二六

插出牽制無下手處甚工

由入可憐哉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假館而召其所好欲求其是去其所惡欲離其非

哉孰與熟同言鬱鬱不寧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用功亦久矣

惡也着故津津而可求夫外臺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

內捷飲束以皮束物也捷閉門之北也二者皆執捉飲

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內鞞者不可繆而捉將求之于內故曰將內捷

捷心中之擾擾欲自檢捉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外內

鞞者執捉內既不定則將求之於外故曰將外捷外內

况欲導道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而行者乎

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言病猶未甚故能自言其狀病之甚則不能言

矣今欲聞大道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雖有教誨

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今不敢復請只願聞老子曰以下

詰問衛生之經能抱一乎純一能勿失乎得於天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前知能止乎知能已乎足能舍

諸人而求諸已乎治專自能脩然乎無能惘然乎無能

兒乎專氣致柔兒乎終日嗶音鼻而嗑音口不音累和之至也嗶哭

喉也嗶乾也終日握而手不挽音解其德也不卷手曰握挽屈

聲乾也終日握而手不挽音解其德也不卷手曰握挽屈

德言其性終日視而目不瞶音解偏不在外也精有所後

偏行不知其所之居不知其所為言其與物委蛇而同其

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

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

莊子二卷

庚桑楚

二八

波隨順是衛生之經已合德之厚比於赤子則無忤

王鳳洲曰

求其災者也

言如此之妙

故有至人之

德之問其問

自吳而老子

又曰非也蓋

恐其住着於

此又成策曰

即釋氏所謂

立處非真是

也

天民天人也

言非常之人

天子者天愛

之如子也

萬惡至者則

是天實為之

非人事之失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

冰解凍釋者悟之意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與

人而交樂乎天自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相撓相

相與為怪詭異不相與為謀無計度不相與為事無

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

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

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字天君也泰然而發乎天光者

人見其人在人雖見其為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真

之人天光既發則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至誠悠久

歸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

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

所不能辯也學行辨皆有迹者所不能學知止乎其

所不能者知至矣止則為所造之極故曰至矣若有

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天鈞則造化也不即是反是也

備物以將形萬物皆備將而奉藏不虞以生心退藏

不慮之天心之敬中以達彼義以直內若是而萬惡

應物隨時而生無妄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何足以害

至者無妄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何足以害

我胸中之

三持字最說
得精微不可
章看

湯賓尹曰幽
顯無愧於心
則獨行而不
俱

王鳳洲曰志
之所櫻焦火
凝水故其為
兵甚於劔戟
蓋心使氣則
陰陽微結於
五臟所在皆
陰陽故不可
逃也

管子三卷

成不可內於靈臺言外物不靈臺者有持有所而不

知其所持有所主而不知其而不可持者也有所持

矣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不善之人未誠

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雖知已入於其間

自舍每有所更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

謂刑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謂奪其魄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獨修於人所券內者

行乎無名券內者求在我之分內也券外者志乎期

費券外者求在外也期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求諸

輝也克實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求諸外者賈人見其

跛猶之魁然富貴過人則魁然而可尊與物窮者物

入焉而不知其物欲相為終始與物且者其身之不

能容焉能容人且苟也役後於物苟且求不能容人

者無親無親者盡人人道絕矣兵莫音慘潛於志音莫鎮音

為下志有所著皆能自傷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病則陰氣侵其為寇害莫逃非陰陽賊之

心則使之也而皆入陰陽豈能為寇耶道通其分也

其成也毀也成毀一事分而已矣所惡乎分者其分

也以備人心既分彼我則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乃有皆歸於私也必求偽故出而不反見其鬼應於外者

於求偽者但求其有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反於內則

象似也釋氏云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安諸所無便是此意

此言造化之妙

天門字因出入字生來

卷十三

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生之名矣又其次曰有生則有我矣然猶知死生有無為一是一分而尤知不分也

言人有生為天地元氣

為出而得是謂得死無是無非此心滅而有實鬼之

一也實際道理空而非人滅而非滅以私以有形者

象無形者而定矣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出無本入

無竅生莫知其始死有實而無乎處實理雖有而有

長而無乎本理常在而不見其終始有所出而無

竅者有實雖無根竅而有實理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道無定

四旁皆是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道之往來有乎生有乎

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無見其形無形可見是謂

天門衆妙之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天下物

無有無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生於無有而

無有一無有而此無有者聖人藏乎是聖人之心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此便是禪家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

矣將以生為喪也以生為以死為反也以死為是以

分已有死生其次曰始而無有又其次者則既而有

生生而俄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尾也孰

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

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三者雖

未離乎道譬如楚之公族分而為三昭氏景氏以有

一則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同有此氣

鳳洲曰其
其是則所謂是者移矣
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
可知者也
私矣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則又
有可臘者之有臘胾
臘祭也臘足指也
可散而不可散
移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於
也粗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
散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廟又有偃息之所
亦猶移
為是舉移是
舉皆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
是也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

又曰上面既
結一結又提
起移是字
果有名實
是以生者為本以其所知之智為師因此
而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
質本也因吾一已之師
因以死償節
唯其因此自私是非之羊
若然者
度

莊十三卷
原乘楚
四一
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
之人也
微通也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
是與譽
鳩同於同也
所見之小也
蜩與鳩同
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
跟路也踏市人足則必以
怒兄則以姬拊之而已無辭謝也
大親則已矣
母

此又別是一
項說話
下禮義五者
讓足之喻為
設也
義不物
不待物物而
至知不謀
無容於
至仁無親
見
相愛
至信
辟金
不待金玉
徹志之
勃
徹與撤同
解心
之迹
解釋
去德之
累
達道之
塞
富貴顯
華
嚴威
名利
六者
勃志
言六者
勃
容動
舉
色理
薛
氣意
六

六者勃志也
勃志言六者勃
容動舉
色理
薛
氣意
六

者謬心也謬心言六者能綢繆牽係其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

德也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德之真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塞障蔽也此四六者不盈胸中盈蕩亂也去此勅志謬心胸中不為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

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欽持守而恭敬生者德之光也德

之發見而有光華矣性者生之質也性在我也性之動謂之為

為之偽謂之失性之動而後有為為而流於人偽則為性之失知者接也

知者謨也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至知者之所不知

猶睨也視而無視曰睨知者以其所不動以不得已

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凡所用

皆不得已而為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忘我之而又無非我則百體從令而物不能亂矣德與我在內動與治在外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羿工乎中的而不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聖人盡乎天道而夫工乎天

而侂乎人者惟全人能之侂善也能也侂乎人能自

也惟蟲能蟲惟蟲能天蟲鳥獸之總名也物物雖微

能啣能鳴能躍皆能遂全人惡天惡者不樂其惡人

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有天之名也惡人

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人有天之分者猶惡之一

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然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

所逃以天下為籠則不待羿而可致矣何是故湯以

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在子讀在子可也不可自拘定

微秋也射之中至於微秋故曰中微

唯虫能虫唯更能天此八字極妙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豫見養由基抱樹而啼即此意也

唯字三卷 庚子卷

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

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湯之於伊尹秦穆之於百里奚以其所好

在伯王故介者侈畫外非譽也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具也侈棄去之也

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胥靡登高而不懼

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彼為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

遺死生也不懼大意謂欲則可籠若介者之外毀

孰得而籠之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復反復也謂

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在道在己不是賣忘人因以

為天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

不怒者敬我亦不以為喜侮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

唯同乎天和者為然乎天和與之為一也出怒不

同乎天味若然乎天味與之為一也出怒不

不怒者幸也幸之而不吹嘘幸也非之而不吹取也

為天人矣乎天矣故曰天入姑若之而不喜對之而

貨財味為日而無為人之心則意入矣而忘入因以

不意者幸也幸之而不吹嘘幸也非之而不吹取也

散衣也不顯大意謂欲則可籠若介者之外毀

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胥靡登高而不懼

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彼為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

遺死生也不懼大意謂欲則可籠若介者之外毀

徐無鬼篇有

曰我心賞之

彼故驚之現

此可知不餽

之意

徐無鬼第二十四

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疊嶂年奇
獻怪遊涉此者甚可新人耳目長人意見請
莊子到此不得草
草三復愈有深味

徐無鬼縉山人魏隱士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逐物喪真則內者病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黜而

去之則耳無聞目無見而外者病

然不對未及少馬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相

狗與狸同狗狸德字下淨士之道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求飽而止是狸德也不可用也

此如士中之質若視日疑然上視而目不瞬此如上之無養若亡其一即南郭子綦之喪偶是也此則士之不欲試者吾相狗又不

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鈞方者中矩

圓者中規方員曲直動合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

也天下馬有成材天成若卽若失若喪其一樞密悶揚蹄厲之意士之得失不驚者猶是若是者奔軼絕塵不知其所去而

所武侯大悅而笑悟其無心自然之意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

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

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音統太公兵法奉事王而大有

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未嘗先生何以說

金板猶曰金
價石室之書

也

也

五毛伯曰前

此皆屬儒空

談素士勸說

為人所厭聞

今一聞狗馬

之論所因襲

而獨見以之

相士則得士

以之養心則

得心誠哉其

為直人之言

空谷之聲歎

也馬漫不覓

繁喜乎

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

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流人

流俗之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所知德及期年也見似人

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所嘗見僅及期年也見似人

者而喜矣其卿以也不亦去人滋久思入滋深乎夫

逃虛空者虛空即藜藿柱乎音生由黽黽之逕柱塞也藜藿

由之山溪荒涼可知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跟欲行

也欲行欲止之時偶聞蹙然之足音已不勝其喜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歎

其側者乎况親戚兄弟之警歎其側其喜又久矣夫

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

莊子三卷

徐無鬼

四六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

以宿寡人久矣夫宿與擯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

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

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

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

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

無貴賤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

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外物之養者形而夫神者好

和而惡神得於天者萬物為一情慾夫姦病也惡

自私則神者病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勞君不武

和與和同而為一也

矣姦自私也

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皆此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

妙論名言曰
是不易之理

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有心愛民則結息

實害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有心偃兵則敵俗廢弛

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殆危也不成不凡成美惡器

也夫美惡之成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夫

固皆有迹也成固有伐之者變固無伐矣固外戰

形則無造矣變固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

心平則爭息矣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

驥於錙壇之宮驥列陳兵也麗譙宮樓名徒卒步也

生忽然起念則是麗譙之間皆鶴列而錙壇無藏逆

之宮皆徒驥失常之度莫此為甚故宜戒

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

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養一已之

志其戰不知孰善其戰果勝之惡乎在君若勿

已矣若欲言之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

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夫民死已脫

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夫民各得其生又

黃帝將見大隗乎且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騫乘張

若謂朋前馬昆闡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無所問塗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
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
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

莊子三卷

徐無鬼

四七

七聖黃帝與
方明昌寓張

若謂朋昆闡
滑稽此寺人

名皆是寓言

若以大隗為
大道之隗然

者亦鑿說也

六合之內未
離於物則有
目昏之病能
離此病遊於
自然則為六
合之外

思慮之變百
種奕換思慮
也談說之序
說得成條理

莊子三卷
也

此言上品不
同而志之所
存各異於皆
非尊道而貴
德者特有方
之十云耳

自此以上與
不樂三句皆
是一意但長
短交換如此
下語文法也

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出而
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瞽目也而有長者教予曰

若乘日之車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

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

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

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

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

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察士無凌誅凌陵鏗誅訊也好察之事則不樂皆圓

於物者也為物欲所籠也招世之士興朝以天下為已事招

廷之士榮官庸常之士爵祿為榮筋力之士矜難矜才力

勇敢之士奮患武士奮於患難之中兵革之士樂戰急功

枯槁之士宿名苦憚者得名則止法律之士廣治法家

禮樂之士敬容章甫之士飾其容止仁義之士貴際貴在際時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草萊耕種之事比和也商賈無市井

之則不比市井商賈之事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積累餘畜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以能自誇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

勢不尤則夸者悲夸誕之人趨附權勢勢物之徒樂

更喜於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

王鳳洲曰此
莊子以惠子
好辯故特為
鬼怪之詞以
困之

物於易者也歲功生成皆順其自然之序馳其形性
言後其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洞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

為期的而後見其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

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

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

墨龍楊朱秉公孫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楊朱墨

龍與惠子為五其學既不同則孰為真是或者若魯遽者耶其弟子曰我

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冬寒不以火而爨鼎

夏熱不以水而為水其違時也若難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

莊子三卷

徐無鬼

四九

陰非吾所謂道也然冬至一陽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夏至一陰生以陰召陰則夏不

熱雖似違時而猶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

調王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

同公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

皆私不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耶廢置也

堂置一於室相去雖遠而鼓宮宮應鼓角角應音律則同猶易調也若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有不相合也

而二十五弦皆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

以音為音故曰音之君以聲律相召則與以陰召陰以陽

召陽者何異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而未始吾非

也言要終以我為是則奚若矣則吾之莊子曰齊人竊子於

且若是者抑
言惠子之所
謂是亦即魯
遽自是也

遺餘也畧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揚墨之徒畧相似也

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鉏鐘也。以束縛。而

曰。躡子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闔也。守闔不用完全之

人至鉏鐘之小。乃束縛而保護之。何愛子不如愛物乎。彼固自以為是矣。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也。唐亡亡在。外求不出。夫楚人寄而躡闔者。夜半於無人之境。終亦遺亡。

時而與舟人闔。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而病足闔者曰。躡楚有躡闔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爭闔。忘濟已

之恩。而成仇怨矣。方闔之時。能不自以為是乎。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人聖漫其鼻端

薄。若蠅翼。使匠石斲之。聖白泥也。以白泥漫其鼻端也。若蠅之翼。言薄之甚也。乃使匠石削匠石運斤成風。急也。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

傷。泥盡而鼻不傷。其技精矣。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

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

之質死久矣。

匠石技雖精。然非立不失容之郢人。則匠無所施其巧。是郢人者。匠石之質也。質如以素。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

為。質之質。此喻惠子之強辨。而後我得以窮之矣。此喻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言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甚言病甚。言病甚也。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繁。庶善士也。

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

不此數其人。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

鈞。要束之意。逆。強民

王鳳洲曰。運斤成風。瞑目而

莊子二十一卷

怒手也。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斷無所用之。

凡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

徐無鬼

五

湯賓尹曰此寺語雖是莊子激言實關天下治體

以禮義之意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

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志而下畔畔離也

愧不若黃帝脩道曰皇修德曰帝而哀不已若

者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謂之聖以財分人不自謂

之賢以賢臨人矜其各以下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不聞不見言其不察察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

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言移和操攫委蛇自得之貌抓攫抓便捷之狀見巧手

王見巧以巧自見也王射之敏給搏捷矢射者之疾而狙之搏捷矢者亦甚速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命左右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

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

梧以鋤其色色字包得廣鋤色即鋤去舊習是也去樂辭顯三年而國

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朴素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為最大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

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

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田禾齊君也三賀者賀其得賢也我必先

之彼固知之是我先有以自見而后彼固知之我必賣之彼固鬻之

莊子三卷

徐無鬼

五七

王鳳洲曰矜才炫能者讀此能無汗背

山穴之中地名也

是我必有以目賣而後彼困買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

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驚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以形迹自見乃自喪也悲人之自喪而不自覺其

身則其悲人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惟以悲者又可悲也

道日加進也自覺其所以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宜南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人每於飲酒之時陳善納誨曰立

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未嘗語人於此乎言之於此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其寢乘羽

而郢人投兵弄丸戲事也秉羽翦而其寢無作為之意也言二人皆能為無為之為丘

莊子三卷

徐無鬼

五二

手楚並采戰冥際披胸受刃於車前弄丸於一軍停戰遂勝之征顧有喙三尺我何有言哉頭有喙三尺而已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如鸛鶴之類夫子之言

言之辨此之謂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指此之謂

所不知至矣夫上一言而止於知之所不知則至矣道

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先夫太朴一而不知則至矣知之所不

能知者辨不能舉也既非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名若

儒墨而凶矣今之以儒墨名者類同其故海不辭東

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

氏而名也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

身而名也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

看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

王鳳洲曰孫叔敖為賈之子名之識為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弄丸鏡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

王鳳洲曰此
重邀樂於天
邀食於地若
意外禍福非
道家所謂祥
也

未嘗牧未嘗
田而此物忽
生於室中異
事也此意蓋
喻我與吾子
無求於世安
得有此

言為賢而况為大乎而况有大之名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

而况為德乎而况自然之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冤求

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用力不以物易已

也大備大成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音四為我相吾子孰為

祥九方歎曰捆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捆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

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樂福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捆祥邪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何

得吾未嘗為牧而祥音臧生於輿音室西南未嘗好田

而鷄生於突音安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音順吾與之邀食於

地音隨吾不與之為事音事不與之為謀音謀不

與之為怪音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

櫻吾與之一委蛇音循而不與之為事所宜音應

事亦不知事音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音與為世俗還債音償凡

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

之也吾是以泣也魚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

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全而鬻之恐其有足而逃刑而鬻之

則彼欲逃不能矣於是乎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銜臨街

之門為閻者也終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為邪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

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

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

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義之行施之于外有為之為故曰無誠且假

夫禽貪者器貪禽者本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是而愈無厭矣器謂網罟魯犬之類

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有心斷制以規也

莊子三卷

徐魚吳

五四

純補之質皆一截夫堯知賢之利天下也而不

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外乎賢出乎賢人之上

有暖姝者暖柔貌姝妖貌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

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

矣而未始知未始有物也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是以謂暖姝者也

濡需者承蠱是也濡滯有需待貪勢利卑汚擇䟽鬣

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䟽鬣象之毛也曲隈蹄之曲處也乳間

股脚自以為安室股脚腰下腹處利處不知屠者之

一旦鼓臂布箒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

順其好惡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

規音秘

王鳳洲曰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說刺好學者

此即乞兒向火倚水山之

湯寶尹曰舜之所以有天

妻者舜也妻偃倭自苦之貌降德之羊肉不慕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而後蟻聚之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有萬家堯聞舜之賢

舉之童土之地童土即童山是也曰冀得其來之澤

堯舉舜曰異其方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可以保教子孫黎民而已

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

惡衆至衆人衆至則不比不和不比則不利也故魚

所甚親魚所甚踈抱德煬和內自溫暖曰煬和以順

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智蟻有慕羶之智是不能忘情於物也故於蟻則棄其

於魚得計若魚相忘於江湖則為計得也於羊棄意羊以氣羶而聚蟻則不能

無意故於羊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耳目心皆與人

同但無心若然者其平也水自然其直也繩自然其

變也循變而循之順其動也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無心以待事不古

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順

生之自然不以死生為得失藥也其實董川也桔梗也雞壅雞頭也

承零猪也是時為帝者又何可勝言鑿者制藥隨其所用各有其主

主者帝也其他者臣也謂藥其實皆同隨用而有輕重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為貴不得時而用則為

賤其在我者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夫大

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夫大

又曰蟻魚羊三語皆以喻舜有羶行而發言甚奇

莊一三卷

此數句文法亦奇

始之用種為帝之時及其殺之又一時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之類皆天地間一定之理

人之所知者幾何

莊二二卷

明於謀國故曰鷓目有所適鷓之目用於夜不暗於保身故曰鷓目有所適用於晝亦隨時也有所節解之也悲解斷也鶴脛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言鶴之立其脛或屈或伸亦要隨時而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河上之風日能損水請只請使也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未始以為損者只但也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拂櫻者也恃源而往者也其

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拂櫻者也恃源而往者也其審定也生於土而不離於土生於形而不離於形出於造物而不離於物皆理之一定者

目之於明也殆殆危也耳之於聰也殆有聰心於之於殉也殆有殉心於凡能其於府也殆出於臟府也智

以為殆之成也不給改既成則不及改矣禍之長也

茲萃愈多其反也緣功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其果也

也待久則其必也有待久之謀而人以為已寶此皆為身之寶

喜如得寶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國指吾身身指吾身之所

有無己不知問是也不謂講求於是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亦

踐博遠也人之行地而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其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故必有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人所不知者天也不恃吾之所知大

知大陰無感知大目所見知大均不殊知大方廣而知大信真實知大定定理至矣大一通之未始有物

解膏肓即佛思慮大陰解之無其所不大目視之大均緣之也

也順而大方體之混然一體大信稽之稽也循有照循乎

始有彼字即洞然照徹自有樞要始有彼物以始之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之也不知而後知之惟以不知為其問之也不可以

有崖而不可以無崖言我哉問造化之理不可為滑有實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又實有之故曰謂有大揚音角摧乎揚摧提撥發揚而論之也此理

體音前大音前對音前乎音前豈不為一音前體音前大音前藉音前乎音前

骨音前實音前而音前不音前以音前無音前崖音前而音前不音前以音前無音前崖音前

也音前不音前以音前無音前崖音前而音前不音前以音前無音前崖音前

也音前不音前以音前無音前崖音前而音前不音前以音前無音前崖音前

也音前不音前以音前無音前崖音前而音前不音前以音前無音前崖音前

也音前不音前以音前無音前崖音前而音前不音前以音前無音前崖音前

則陽篇第二十五

此篇多有精到之語却與內篇無異

則陽遊於楚則陽姓彭名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

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復求薦於王果曰夫子何不

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隱彭陽曰公閱休

奚為者邪曰冬則揭鬻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

問者曰此予宅也此予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

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

為人也無德而有智無恬退之德而不自許以之神

不能安其本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顛迷于富貴

心自然之神則陽篇五八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非徒無益夫凍者假衣於

春人若凍而無衣則暍暍者反冬乎冷風傷暑而成暍

而自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言特勢以其於罪

也無赦而虎罪人不敢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撓

屈也非真小人孰好殺如虎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

達也使王公志爵祿而化卑化尊其於物也與之為

娛矣窮萬物之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其於

以道為樂不自樂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不言而能悟人與

人並立而使人化日擊人意也消父子之宜彼其手

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彼其歸而居尊卑長幼各得其

夷節嘗存助陽於王王未用而歸也

卷二十一

王鳳洲曰言人之相與必

以有餘濟其不足彭陽之

好進我告攻以德退如執

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

於波有補也

所稱聖人以指公闕休

於人心者若是其速也

量度相遠指閱休與彭湯故曰待公闕休

聖人達綢繆周畫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因之理而窮盡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復命搔作而以

天為師搔作即動用也動用作為皆人則從而命之

也命之者稱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人有私智其憂

者有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之時命也止尼也孟行而尼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若不告以醜者則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

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

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

之亦無已性也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草木百物

入之者十九比之昔日猶之暢然然且暢也縉合也

聞者也况求道者忽悟其自以十仞之臺縣眾聞者

也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縣張樂也眾縣多

作也言處高聽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無終無始

如始魚幾魚時今也日與物化者與物俱往一不化

者也即其所得一闔嘗舍之闔何也言世俗人何不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若之何天師

鴨

此因鑑美之喻而及聖人愛人之名

莊子卷之二

則陽篇

五九

佛氏所謂本米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

再相氏即古聖人也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

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
之伊尹把這
一句却改名
換字做此奇
怪說話

容成下居古
聖人之名也

莊二三卷

湯賓尹曰此
章敘事奇難
奇吝之旨玄
詳真上乘也

華子之言蓋
謂着一伐字
則皆未免於
容心故以三

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夫
過與物相順而已若有心于為事則未之何矣
聖人未始有天為未始有人為未始有始無未始有

物無有而迹也不推與世偕行而不替也
備而不洩泥其合之也若之何則不求而湯得其司
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囿登恒人名傳輔

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湯
為師而不為其所籠也
為地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然於無為之名贏

法之名即此名也贏餘也刺得其兩見為身與名為二
也此名在世間是刺物也
一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將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內之名則亦無外之名
皆自然之意
即陽篇
六一

皆自然之意

魏瑩梁惠王與田侯牟齊威王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

使人刺之犀首官名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
以匹夫從讐衍犀首之名請授甲兵二十萬為君攻之虜

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
忌也出走畏忌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

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
所苦也胥靡刑餘之人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

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
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

者皆為亂人

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王鳳洲曰惠子問中子有求道之讀故

謂蝸蝸有兩角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

見之王晉人

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

有道者也

北句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

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

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也若存若亡乎

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

梁於梁中有王

王與蠻氏有辨

視王郁於梁中有王

莊子三卷

則陽篇

六七

王鳳洲曰大意謂就此有道之前雖說

手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有亡也

仁義道德皆難下言矣

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

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劔首者呖而已矣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

登極者望人也

子路曰是糞糞也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藏於畔

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遠而心不屑與之俱是

宜原姓熊秬於市南楚人也

陸沉者也

沉不在水而在陸

是其市南宜僚耶僚勇

白公將作亂使人召僚僚不應脇之以劍弄左如故後白公殺于西而難不及僚其入必自守而不慕入爵之榮者故夫子以律示人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

之著於已也著知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

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言必去矣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逃而去也

王鳳洲曰封人因耕而喻

長梧封人問于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

政莊子又以喻李東坡稔說實做性也

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

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

卷二十二

則陽布

齊如字同也謂常法也

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飢飽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

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過其自

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人多故鹵莽其性者

欲惡之孽為性性既蔽塞本然之性猶萑葦也即

蕪塞其意蕪葭始萌性既蔽塞則其昏蔽之性猶萑葦也即

心以扶吾形性既蔽塞則其昏蔽之性猶萑葦也即

自然之理故曰性既蔽塞則其昏蔽之性猶萑葦也即

吾性尋漸也性既蔽塞則其昏蔽之性猶萑葦也即

上並潰下漏性既蔽塞則其昏蔽之性猶萑葦也即

病勞消是也性既蔽塞則其昏蔽之性猶萑葦也即

湯實拜曰此被囚者或為盜
段慨思古聖手或為殺人也
責已而不求諸人以望今
之不然未言於誰責而可
乎意極燒切

莊二二卷

王鳳洲曰夫力不足三句也
一休即就下句盜竊上結

伍毛伯曰遠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之非知有是非猶未
化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化則無是非矣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

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

財聚然後睹所爭為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以名利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欲

無至此欲其不盜不殺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

者一人有不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得其生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

隱其物而不言則陽蒞為難而罪不敢大為難能之事而罪人之不敢向前重為任而罰不勝不量人遠其塗而誅不至人之

民智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為入上者日出政令一日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一年之見勝一年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

九非也安知六十歲之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其

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知之所知者知有見則能視自

紅毛伯曰此

章三人各一

卷首言其不

消次言其效

賢后言天理

一宥大意重

在善惡生死

皆天所定也

莊十三卷

耳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
知有超于形体之外者以主張綱維乎其間是謂知
之所不知是必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
知不尊於此而反尊於彼可不謂大惑乎已乎已乎
且無所逃誰能逃此而此所謂然與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弑伯常蹇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取鳥獸之器不應諸侯之

際交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言未足盡其惡也太弑曰是因

是也此亦因國人所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

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謂於濫浴之時史魚進御公恐賢者

見之故進所搏之幣扶翼而翼其左右以自蔽也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

此其肅也肅敬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又以靈為善謚稀韋曰

則陽蒞

六十四

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

之數仞得石柳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

公奪而埋之馮托也言其子孫不可托遂為靈公所奪也夫靈公之為靈

也久矣即石柳無名則靈公之名已定于未生之前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聚井為丘聚丘為里太公

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一里之中有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

也人物異而風俗同合異以為同一萬物同散同以為異各物

理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合百體

一體之上魚馬之名此散同為異也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立百乃為馬合異為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

湯實尹曰此章與齊物論之談有無生死同但此似為治道者發

不執不距乃
順自然而無
異向之意

至有所拂句
即塞翁得馬
失馬之意也

王鳳洲曰形
氣不止天地
陰陽但以其
大者言之道
之為公亦因
其大而言之
耳

莊二二卷

并而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是以自外人者有主而不執主

自內而無所專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者萬物之理也

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天不賜猶言

賜也非相為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各職其職惟五也

輕重賜也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

為亦非相與賜也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萬物各

故為全備之德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萬物各

曰殊理大道合之為公曰無名故無為無為而不為

不私無名無得而名也無名故無為無為而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流行至有所拂者而

有所宜吉凶禍福倚伏無常或自殉殊面人有自殉

其而然皆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

不同矣即今人所謂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譬如大澤之中百

無小無大皆可用也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地也此之謂丘里之

言必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

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號而讀

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

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

乃將得比哉雖已有道之名而亦則若以斯辯譬猶

狗馬其不及遠矣道本無名若以相比並而為此辨

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豈可以此相比喻則若以斯辯譬猶

豈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

王鳳洲曰有
欲惡以下至
聚散其名實
精微皆可紀
志非惟可言
已也

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濟長也四時
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橋拱然雌雄片

合於是庸有片判也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

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以成

即相成之意 隨序之相理時序相隨各有條理橋運相使橋起而遇

相為窮則反終則始窮而反為通此物之所有言之

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雖有言智不過說極個物而已觀道之人

不隨其所發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唯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

發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歸之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

於自然則其言議至此而止 接子之或使若使之是二家之議孰正於

其情得其孰偏於其理見之太公調曰鷄鳴犬吠是

人之所知雖有大智不能以言讀猶謂其所自化見

又不能以意度意度其所將為斯而析之將為欲為也則者此

理也若以地理而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圖魚倫小之

極也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未免為物所累

而終有失 或使則實謂其冥之中有物莫為則虛謂

言之過 實之中本無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居者在也言無名

無實在物之虛然未能并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大有

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

可阻既生而死豈可得而遠阻也死生非遠也理不

王鳳洲曰言
雖大智之人
不能盡其言
亦不能盡其
意也
有實則有名
故曰有名有
實若謂之無
則名實俱無
矣

季直接子二
人名二人各
為其說一曰
莫為一曰或
無主也
使
卷之二三卷

八則陽蒞

六六

可觀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或之使莫之為疑

所假世之疑情方假此而已吾觀之本其往無窮本始也未動之已見方來之不已

之無窮見其往吾求之末其來無止未終也既止之時觀之已見方來之不已

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方以出而觀但限于一理方合萬物為一理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推求其本而言皆未遠離乎物則是有也

道不可有不可無既謂有安得而無之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大方安得謂大道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但有所見雖謂之言亦

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若我無

言不足不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也物

言不盡言言不盡言言而盡物言不盡言

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說兩句

說話却別說兩句

王

新刻韓會狀註釋莊子南華真經孤白卷之四

書林 泰垣 余文杰 梓行

南華真經雜篇

外物篇第二十六

湯賈尹曰此段見人當為其所當為而不可必其死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亡忠惡來之佞桀紂之暴均不免禍患人主莫不
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
鴟夷之皮養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沉之於江
王時臣被放歸蜀割腸而死蜀人親莫不欲其子
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
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子逐於後母而曾參悲

莊子四卷

外物篇

此論造化五行暗影人事

曾參為父烹瓜誤斷其根大木與木相摩則然
杖幾死故以為有憂悲之事木與木相摩則然
必燃金與火相守則流以火攻金陰陽錯行則天地

此論欲人靜消心火

大絃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雜則天地之氣鬱而不伸於是乎有雷擊霆奮水
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火有甚
憂兩陷而無所逃甚憂極憂也兩陷非有人
得成
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自安之意有陰陽之生也
地之間
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自安之意有陰陽之生也
生火甚多
利害相戰於胸中眾人焚和
之氣故曰月固不勝火
能勝乎人欲於是乎有償然

月字下得奇月即水也

而道盡
債然弛然而自放也
道盡者天理滅盡也

韓求仲曰大
意謂人外道
中如魚在水
不可須臾
離失道於身
欲假之於外
類望監河侯
之邑金何足
以濟目前之
急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說苑作莊周侯曰諾
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邑金采邑之租金也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
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

之波臣水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

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

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與常時我無所處吾得升

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

肆枯魚乾

任公子為大鈞巨緇大黑五十牂以為餌牂健音存躡乎

莊子四卷

外物篇

湯寶尹曰此
言人之守道
久而見功不
可貴旦夕之
效及乎待時
而後可及乃
物豈止尋常
之例已哉

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
之牽巨緇音福沒而下驚揚而奮鬣音其白波若山海

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音昔

離割之也音湘自湘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厭

餓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小才而道皆驚而相告

也夫揭竿累音小繩趨灌瀆音田守鮒音小其於得大

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音音其於大達亦遠

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

此荒唐之喻
與列子所引
龍伯大人畧
相似

笑 儒以詩禮發冢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大儒臚傳白

湯海若曰此傳臚傳者大儒呼小儒曰東方侏矣事之何若相與從事

禮名家而以發冢之事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

剽竊古人是餘為教是盜儒耳令人訛顛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臺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言人生前不知重義樂施死猶秘其金珠以為地下含銅臭之夫鄙吝若此以下云云相與計謀取珠之法

接其鬢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鬢一作鬢唇上曰鬢頤下曰顛口旁曰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出而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

彼修上而趨下趨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末僕而後耳末僕背微後也後耳

視若營四海當世之患不知其誰氏之子老

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矜持

與汝容知容飾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

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言道業可得而學否老萊子曰夫不忍一

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驚傲然而抑固窶耶汝之窮其固然

耶亡其畧弗及耶抑其經畧有所不及耶惠以歡為驚終身之

醜中民之行進焉耳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驚然自得者醜行也非大道所取也

相引以名名聲相結以隱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

志而閉其所譽無毀亦無譽矣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之

人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而不知反之無非傷也

皆曰吾將鼓舞振作乎一世而不知動之無非邪也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往人無心與事柰何哉

其載焉終矜爾汝柰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

盜儒耳

令人訛顛

士鳳洲曰老萊子弟子形

容夫子狀貌

蓋於三語末

句似詩聖人

之心非其絕

夢眼未易道

也

九十一四表

外物篇

樂窮也固宜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韓求仲曰此章重知有所

困神有所不
及謂既名之
以知則有所
窮惟任自然
則無不善矣
末言嬰兒能
言見習之不
可不慎

五毛伯曰此章與史記龜

莊二四卷

筌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

即足也踐恃其所不履之意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曲側曰予自宰路之淵宰路淵名予為清江使清江神名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

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

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用之而占七十二吹皆灼照無遺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智

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神智有窮時雖有至智萬人謀之

雖有至智亦須畢舉音題胡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魚網雖密鵜鶘所食幾何魚反畏之者何網無情而鵜鶘有情也鵜鶘淘河鳥去小知而大知明

去善而自善矣去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嬰兒生魚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石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兒

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行矣音側莊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皆為深淵則不可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得遊乎有生而能遊者胸次灑然直與天也萬物

湯賓尹曰此
言人之志趣
各有不同

上下同流且
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
夫流遁之志
決絕之行
意其非至知
厚德之任與
也流遁逐物
而忘返也
決絕與世判
然自異也
任為也至知
厚德循自然
之人則其所
覆墜言陷溺
於世故也大

馳逐於世而
火之急也此
皆為世俗所
雖相與為君
臣時也易世
而無以相賤
為君臣而沒
身之後貴賤
累而不能反
身自顧故曰
不反不顧

何故曰至人
不留行為至
人之行夫尊
古而卑今學
異之流也且
以豨韋氏之
流五帝之先
也觀今之世

夫孰能不波
波惟至人乃
能遊於世而
不僻順於人
而不失已僻
偏也遊於世
而無所偏倚
不以古今為

莊子四卷

外物篇

五

所存者自在
故曰彼教不
學承意不彼
以為是我固

意而不分彼
我目徹為明
耳徹為聰鼻
徹為顫口徹
為甘心徹為
智

智徹為德微
通也得自然
之理而大通
徹則為凡道
不欲壅壅則
哽壅壅塞窒
碍也哽而不
止則跖跖

所踐之跖則
衆害生既累
於形迹則衆
物之有知者

恃息物之有
生恃其不殷
非天之罪其
生息深渺而

罪天之穿之
日夜無降人
願塞其實天
之開人聰明

以物欲自胞
有重閭胞浮
膜也重閭空
曠心有天游

塞其實耳胞
有重閭胞浮
膜也重閭空
曠心有天游

入心亦然故
清靜之行室
魚虛空則婦
姑勃谿勃谿
也

此言癡癡之
為害

小之屋婦姑常在面
前則易至於爭聞矣
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
六鑿即六根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既為六鑿所攘則思幽靜之地

以自安故大林丘山一見即以為善便求
其得德性蕩以少憇此亦元神不勝其擾者然耳
德性蕩求名之心謀稽乎諛德溢乎名
德急則人思

乎求名故謀稽乎諛智出乎爭用智故智出乎爭柴生乎守
以智巧當之彼此交爭則人各

官守官即執一也執帶於物故事果乎眾宜眾宜眾
也柴塞於胸中而與物為梗

事可果而斷矣春兩日時草木怒生鈹鐔於是乎
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鈹鐔田器也

木奮生於是乎農人脩田器以芟夷之
則草木之得雨而植者皆傾倒過半矣

靜然可以補病九人有病只求一真靜則真氣皆
自復和氣自退而可以補病音慈城

可以休老皆城猶云剪裁男女聲色寧可以止遽事
急遽一以安欲則老境自是康豫

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雖然若是勞者務也非
於止故勞者之務佚者未嘗過而問焉問講求之意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
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

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謂改百姓之觀聽也聖人之所以駭世無過仁義而

已賢人君子則脩飾乎禮樂文章之具小人則權謀
術數而已道不同不相為

謀是故有過而不問者

此一段形容

好名者之足

演門地

有名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善毀孝也以孝
而得爵遂為官

因未嘗問一
句又生下四
句

莊二四末
外物篇
六

以自累

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其黨人慕之乃至有累也而死者言好名之為累也

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

湯實尹曰只是好名有累意却尋如許人物來說

之帥弟子而踰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

蹄河許由逃堯務光赴淵其名高矣乃紀他慕由光帥弟子相率而隱於窾水意欲諸侯讓國而諸侯但弔其自苦耳後三年申徒狄又

因以投河人之好名一至于此哉又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筌蹄取魚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在者在于得也筌香草所以餌魚蹄兔置也係其脚故曰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

而與之言哉

林慮齋云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

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

呂註莊子恐后世之人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

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究其

意也

筌蹄喻以言

因必數人入之

其自苦耳

之相象于而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

與信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

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寓言篇第二十七

陳子淵曰此篇多莊語首稱寓言重言卮言是其主也稱孔子曾參稱生死稱罔兩稱鬼神而終之以陽子居溫溫如處女兢兢如嚴士矣

湯海若曰此篇乃莊子自

言其一種說話

有三種說話

寓言者以人

不信已而托

他人之名如

鑿枿虛桑楚

之類重者借

為入重者之

言如神農孔

子是也

陳人謂世間

陳久無用之

人也

是術者優游

自得也

寓言十九

其十居

重言十七

其七

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

卮酒卮也

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

言日出謂常常言也和調也天倪天理也

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

物以相比論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

不若非其父者也不若非其父者之譽為可信也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吾之不得已而托外論以求入

信者此非我之罪也不信我者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止言也

與已異同則是之異則非之故是非同異莫

定而吾以重言止之重言十七所以止言也

是為者

父重言者借古人為重如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

期年者者是非先也

苟年長矣而經緯本末漫無

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

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

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不知人道則亦陳腐

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卮酒之言和理而出

歲不言則齊

蓋理本至一理齊與言不齊

故曰無言言無言

無言者非箝口之謂也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不言之中亦可悟

有自也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莊子四卷

寓言篇

和以和養之
利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之可
與不可然與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皆有所自來也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
所然物固有所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
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非厄言和理而出且
執得其久而論胎卵濕
論乎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又自物理而論胎卵濕
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然一氣相禪始終循是謂
天均是於不齊之中有至
齊者在焉謂之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均同也即
天倪也厄
言之所出和是而已

觀此一段莊
子推尊夫子
至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寓言篇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

曰孔子勤志服知也服知服事也知知見也孔子勤
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傳學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謝去也謝去傳
學之事而進於

道但末猶言受性
於太始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
於太始也復靈以生

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鳴而當律言而
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鳴而當律言而

當法鳴亦言也律即法也
當者言皆當理也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

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齷立定

天下之定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是非好惡則人與我
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敢服其心是必舍
去義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之心服而無敢
與我對立而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蓋
逆作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彼指
孔子

孔子云者莊
子本孔子之
言謂孔子嘗
有此語也

王鳳洲曰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變動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

仕三千鍾不泊音泊不及也謂厚祿吾心悲弟子問於仲

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累也謂無係累之罪也曰

既已縣矣即此悲喜之心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夫無所係累者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鶴雀豉豉相過

乎前也若無所係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前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心近近二年而從道三年而通明通四年而物心

死野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六年而鬼入於胸中七年

而天成與天為一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生死無心無入

莊子四卷

寓言篇

九年而大妙默契生有為死也勸公人之生也必有為死則同歸於

無為而已公之為言同也勸字為死則同歸於

有勸人灰心滅念以還造化意以其死也有自也而

生陽也無自也人皆以其死也始實無所自也而果然

乎汝果以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所適然也所為然乎

天有曆數運行地度有人據人據可據者吾惡乎求之以曆數及

人據而求之果可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

而性者必有造物主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然芋芋之物木來無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

安得謂之無鬼神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湯海若曰自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為卽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生有為以下又言無生無為

難以造化之不可知此反覆徵問

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湯賓尹曰此段與芥物論同但添火日陽強更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

陽姓名戎字子君列子作莊子四卷

睢仰目也軒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人將畏難而疏遠也

衆圍而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向也景

曰叟叟也奚稍問也叟叟若隱若顯之意稍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子綢甲也零地奚率然而問也而非也形影亦

而非果火與日吾屯也屯影聚也遇陰與夜吾代也

然也代影去也遇彼吾所以有待耶彼指形言形而况乎

以有待者乎形尤必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

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強陽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寓言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

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

問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音盱音盱矜持不自而誰

與居人將畏太白若辱太白者明於道德之人盛德

若不足不自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中櫛舍者避席煬者

寬迎將迎送也家公主人公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

席矣及去其光同其塵控其銳解其紛之意

讓王篇第二十八

陸方壺云讓王以下數篇眉山蘇長公以為非莊子所作看此老讀莊子甚仔細其看眼處只在語意皆馳既言不以天下之故而傷其生何故却將赴淵枯槁之士續記其後或謂葆真則一生或重於太山立節所取終是輕於鴻毛然一節一行入者斷自舜讓此不可曲解予直謂後人竄入者斷自舜讓此人無擇以下三條若盜跖以下則駁雜膚淺

尤為易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

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無以天下為者

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

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

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世俗者

也言其與世俗不同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

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

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

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舜以天

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推自勞平后之

為人葆力之士也葆力勤苦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

德為未至若言非自然之德也

無以天下為者言不欲為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讓三篇

十二

為吾臣典為
狄人臣奚以
異語大解脫

成國二字巧

立毛伯曰三
代之季父子
兄弟爭有天
下更相殘害
所謂士者危
身輕生以干
淫視王子擢
何如哉

又曰此一殿
文字錯謬辨
難精神觀者
自是心倦

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太王賣公

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大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

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

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奚以

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新用養謂資之

地也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百姓也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生者以身

為輕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

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

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搜王

淮南子逃乎舟穴南戴曰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

得從之舟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董之以父乘之以

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

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

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為君也惟無意於為君者方可以託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銘猶契書之言

曰左手攫之攫擊取也謂則右手廢廢斷而右手攫

本一四亦

漢二篇

十三

又點個傷生字來

此叙顏闔之逃富貴

莊子四卷

義王篇

一四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
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
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
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
閭苴布之衣苴布粗布也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

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
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也誤聽而遣使者罪

不若審之使者還及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

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

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土苴糞草也緒餘土苴皆有為之法故用之以治天

下國下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

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

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也往與其所以

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

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

特隋侯之重哉

子列子人窮容貌有幾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鄭國之相

湯賓尹曰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可測和

韓求仲曰觀
列子之不受
粟卒亦不受
禍可謂有知
幾之明矣

湯海若曰觀
屠羊說三辭
之言貞辭安
其分不易業
趨榮者君子
也

三旌司馬本
作三珪云諸
侯之三卿皆
執珪者

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
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
聞為有道者之妻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
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
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警者可
信毀亦
可信衛鞅所謂君不能以子之言用
我必不能以子之言殺我即此類也又且以人之言
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
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

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

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

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

羊說曰禁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

智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

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

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

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三公也車服各有
旌別故曰三旌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

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

此章三引見
孔門教學者
自得於良貴
不外慕也子
貢之達適足
為陋耳

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
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茨苫也蓬戶不完草蓋屋也

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夫妻之室褐以為塞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

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匡坐正坐也子貢乘犬馬中絀

而表素絀深青赤色也素衣以白色為外衣也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

原憲華冠緹履華冠木皮為冠也緹履曳其履也杖藜而應門子貢

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

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

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所行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

莊子四卷

讓王篇

也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者輿馬

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緼袍絮衣也無表外破而

也出絮也顏色腫噲虛浮之貌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製衣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納履

而踵決言屨之短也曳絀而歌商頌曳絀扶曳而行也聲滿天地

若出金石聲之有如奏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

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致道者忘

心矣無心則近道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

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鼓琴足

包鳴遠曰絀
曾子之貧形
容貌象色
俱備直善狀
矣

丘毛伯曰顏
子未必有此
莊子之言亦
未必可信所
學夫子之道
足以自樂

者何物也故
二程每教人
求顏子樂處
此不可草
看過也

王鳳洲曰上
章言素貧賤
之自得此言
素富貴而有
熱富貴之志
皆幾乎不以
利自累者

毛伯曰子
路子貢疑夫
子之迹若顏
子知夫子之
心
商周者商之
節周之舊也

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
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
累也待于外也審自得者審信也失之而不懼外物之
喜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知為愧也丘誦之久
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得謂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之下心未忘柰何瞻子曰重生也性重生則利輕知本
可貴則外物輕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理未
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汝不能勝神無惡乎夫人
也神擾之則元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夫我之元神既
神能無惡乎不能勝故已自

莊二四卷

讓王篇

一十

惡之又強不從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

類矣不入壽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

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言魏牟以

比之韋布之士重習尤深故其勝之也愈言魏牟以

難然雖未至於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言魏牟以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藜藿羹不糝有菜無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

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

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藉謂陵轍也

罪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

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

子貢悟道至此得夫子之教深哉

接三子自投其質無裨不就而去之則亦已耳何為自傷其生一至是乎吾知其非大道之所取也

莊子四卷

人讓王若

名和當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後歸于國得意立首之山

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即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而後知松柏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因此厄而聖人固窮之道自見孔子削然孤高之貌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奮舞之貌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潁陽丘首皆山名按共伯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言止自失其身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辱穢也漫汚也吾羞見之因

自投於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

如曰強力忍垢強力有作為之意忍垢耐世倍汗辱之事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桀我必以我

下隨晉光宣
古之隱者但
其自沉一節
亦不可考或
亦寫言而已

此次伯夷叔
齊不待已而
高卧也若無
擇下隨務光
之自沉皆得
已者所謂是
晉已甚也

莊子四卷

讓王篇

十九

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
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晉光曰

智者謀之武者遂之言戰伐成功也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

子胡不立乎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

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

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

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

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即周公往見

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

理之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聖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

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時祀祭也

以時而不祈喜祀而不求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

焉無求名之心也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容心也不以

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

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急修其善政上謀而下行貨則

阻兵而保威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祀之威嚴割牲而盟

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皆推亂以易暴

也言與紂同惡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

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我若

與周同乎斯世不如避之以縈吾行二子北至於首

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其於富貴也苟可

得已則不必賴高節戾行不賴者不取以為資也戾行亢也獨樂其

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表而出之使魚目混珠

湯賓尹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

孔子與柳重天下說及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

卒九千人篇矣若盜跖說劍漁父則又甚焉

戶謂啟人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

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

自守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

理之以繼而後聖之三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

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教

以時而不祈喜祀而不求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

為無求名無求名也蕭矣哉盜跖險惡父限又甚焉

人之壞自重天不誨及魯羊殘弱餘其然絲不又

實實氏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

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其甲與以保割牲而盟

得已則不必賴高節戾行不賴者不取以為資也戾行亢也獨樂其

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其甲與以保割牲而盟

與周同乎斯世不如避之以縈吾行二子北至於首

刑即
至今不
極相以

卷十
聖子四卷

葉三百

十

七次拍夷
身不待已而
高計此若
身不待已而
高計此若
身不待已而
高計此若

盜跖篇第二十九

陸方壺云盜跖蒞海列聖戲劇夫子蓋效
輦莊老而失之者前老推原道德絕去聖智
仁義而一絕以大道之自然的有至理古德
鳴伏罵祖為報深恩丹霄燒木伏以求舍利
小兒不知強作解事亦復效之豈不為天下
萬世之大謬乎子故表而出之使魚目真珠
不泔相混

此篇似漢人
續語豈好事

者以意附入
之手

此一段乃盜
跖一幅直密

莊子四卷

此夫子告柳
下季以必說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

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穴室謂破
人之屋樞

戶謂啟人
之戶樞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

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閉門

自守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

盜跖篇

廿七

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

不能詔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

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立竊為先

生羞之立請為先生音悅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

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

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

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氣方
旺也意如飄風志虛
驕也強足

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

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

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

日知明星句
最善狀盜踞
發

此盜踞執刺
夫子以拒其
見

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
歌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踞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

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也冠枝木之

冠削木枝之皮以為冠帶死牛之脅以牛皮為脅多辭謬說不耕而

食不織而衣搔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

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

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

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言與下季得相親也碩望履

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謁者復通盜踞曰使來前孔子

莊子四卷
盜踞篇

十一

趨而進避席及走再拜盜踞盜踞大怒兩展其足案

劍瞑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

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

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知可包羅天地能辯諸物才可辨折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

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

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

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踞丘竊為將軍

耻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

使晉楚為小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

順吾意則生
應前喜怒二
句

此孔子與盜
跖相見因言
其有三德以
為進說之端

應前不顧父母

此盜跖訛刺列聖處

莊子四卷

盜跖畜

廿三

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

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

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

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

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

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

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

子而後世滅絕非以其利太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

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

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

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

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

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含文王皆亂人之徒也今子

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

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

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非

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至危危辭此于肯不

受教於子天下肯謂其于肯不

路飲也其本真多對世之祗體忠臣昔莫若王于

標而子昔首求也皆曠各踵春并各也不念本養

去路果非而取也四昔無異於樂大飛衣畏路大難

木而欲取星圭與文于賤效果才文于不來木至不

也自信其類必會文公文公對皆于于非然而去也

輪而下顛貧不自對效何為魚蟹所食于于非至忠

則之山骨肉不莖鮑兼翰計非世非本而取申封火

世之世體賢士山夷林養積麻竹之晉而補天於首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

陽之山骨肉不莖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

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

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音霍大流承見殺犬操

瓢而乞者有求於人也皆離名輕死離體也泥不念本養

壽命者也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

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

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

此言決非莊

之如子

之如子

之如子

東齊人昔

地臨陳觀音

兩二四卷

與世與春

十四

此訛刺賢者
東齊人者

又訛刺忠若
比干子胥

此章决非莊子之文如孔子之言莊子之作自有折服盜跖處安得有這般景狀

足貴也丘之所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

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

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

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

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任狂汲汲詐巧虛

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

莊二十四卷

盜跖者

十五

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

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

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言似有所往而方歸者得微往

見跖邪微無也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

逆汝意若前乎若前謂如前所言也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

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蒲苟得曰盍不為行言何不修其德行也無行則不

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

真是也言欲求名利惟脩義為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人若棄名利則

情相心為愈也子張所問無以自樂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此學干利之意

蓋下三句結束亦甚奇

此因上章餘意撰出蒲苟

得與無約怪字音名言世

人強飾以求利達不如直情相心為愈也子張所問

蓋因于祿而借其名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為自然之道終而折衷于無約謂無約束而聽其自然也
設此一喻亦甚有味

也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多為可信之名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故觀之名計

之利而信真是也今之來名利者詐而已矣若棄名利反之於心

若謂棄名利反逆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言為苟得自滿

惟任其天真而不矯飾故曰抱其天也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今謂臧聚臧護相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

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

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

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

莊子四卷

盜跖者

十六

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

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

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謂

行不相顧也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

者為尾言貴乎得時而成事不必矯飾子張曰子不為行將踈戚無

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五紀人道之五倫六紀綱中之六

也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

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子求仁義之名我正為利我則但求利

曰蒲荷得曰
無約此又寓
意於其名者
如前篇知無
為之類是也

若枉若直以
下只是一個
無拘無束之
意

鮑子名焦不
仕而蔬食為
子貢所訛遂
棄蔬餓死勝
子未詳

湯賓尹曰無
足志在與名
就利以安休
樂意為先是
亦荷荷之徒
故知和告以
富者貴積而
能散惠聚周

耳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鑑於道為名為利皆非真實道理吾日

與子訟告之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

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捨其所為

不為謂不能而殉其所不為為利為名乃其不當為也則一也

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四句言不

為君子亦不為小人則若枉若直相為天極汝于曲者直者

可殉從天理之自然矣然之至理面觀四方與時消息東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

皆一氣也若是若非執而圓機執圓則無是非獨成而

意與道徘徊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無轉而行無成而義

將失而所為背道而行求成以義若轉而成將失其本真矣無赴而富無殉

莊子四卷

盜駟篇

而成將棄而天趨赴于富求殉成功赴而殉將棄自然之天矣比干剖心子

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

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庶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

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

殃害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無足不知足者知和知大道者人卒未有不與名

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智

不足邪意智而力不能行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也故為

物發人備之
以為命乃能
全身無患耳
昔陶朱公三
置產而三散
之正此意也

推正不忘邪故推正理以遏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知和曰今夫此人

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

之士焉此人當貴之人也言此人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其意蓋謂此亦

眼前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此言

人心無所主而失其性命之正但與俗化世為流俗

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至重至尊天理之自然也皆

豈長生安身懽懽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安否不

懽懽之恐忻懽之喜不監於心悲喜不知為其所

為乃人而不知所以為也天理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而不免於患也知有人為而不知有天理雖為天子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窮盡美好

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

以為威強秉人之智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

良即十萬通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

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象習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惡惡貪也避貧

而後能此出於天下雖非我就能辭之非說也知和

曰智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遠其度知者之所為每

為主而不敢是以足而不爭無所爭也無以為故

至人聖人不
得逮及言其
權力可以自
用也使人秉
人因人皆言
其富可以使
人也

此設為倉者
之言所謂不
知足者也

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

莊子四卷

連下六句可謂法而中則變換曲折入神

不求知為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不足故求

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而不足故求之雖爭求四方

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之物皆辭之雖

辭天下而非為矯貪廉其在在外者也

也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勢為天子而不

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下也計其患

慮其反而慮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

譽也堯舜為帝而雍特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

也不以美名累心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

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則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彼非以興名譽也然

道為德出於中心之無足曰必持其名必持賢智之名苦體

絕其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若支

如久病長阨而不死者雖生何益知和曰平為福有

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

鼓管籥之聲口喙於芻豢其口也醪醴之味以感其

意感動遺忘其業當為也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

負重行而上也馮氣怒氣也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

登高山可謂苦矣貪財以慰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

溺體澤則馮勢居靜則數窮而溺體澤則馮氣而體

盜跖篇

十九

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蒲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

而不舍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馮於心志而不能舍可謂辱矣財

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蒲心戚醜憔悴不求益而不

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劫請劫外則畏寇盜

之害內周樓疏疏窻也內則外不敢獨行外則盛可

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言

失檢點而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求盡其生理單以

及一日之無故獨如向日平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

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繚意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

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

聖賢其畏心及以如此此非愚乎

慎不俱求之味慎不兼意豈豈而年世不亦惑乎

及一日之無故無事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

不自覺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去其生理單以

踏勇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言

之害內周樓疏疏窻也內則外不敢獨行外則盛可

五何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劫請劫外則畏寇盜

蘇而無用服膺而不舍蒲心戚醜憔悴不求益而不

而不舍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馮於心志而不能舍可謂辱矣財

六者曰亂曰

苦曰疾曰辱

曰愛曰畏是

也

金谷遺事大

和類此

莊子四卷

金谷遺事大

白雲曰身畏
苦曰與曰辱
六者曰亂曰

說劍篇第三十

湯實尹曰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趨薄而道理疎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今但為釋其字義讀其句章俟具眼者擇焉

太史公滑稽傳似多祖此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壯十四卷

說劍篇

廿乙

此叙其不受金之故

高載指此

反吾人言

其中讀之

章敘其

昔趙文王喜劍劍開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

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

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

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

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

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

金以幣從者言以此為從者之奉天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

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

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

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

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

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髮皆突然上指

垂冠束髮之冠曼胡之纓纓粗而短後之衣衣之不

瞋目而語難欲聞之時以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

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

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開口即為大言便能動人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

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與其進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驚鳥將擊必匿之勢也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設劍為戲也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

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敦斷也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御用也杖執也曰臣之所奉皆可

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

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音烟谿石城為鋒夫劍也齊岱為鏑音刀晉魏為脊背劍周宋為鐔口劍韓魏為鉞把劍包以四夷裹以四時有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以五行順五行論以刑德日為德月為刑閑以陰陽順造化自然之意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

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聞其所言之大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鉞

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

莊子四卷

說劍篇

直之者之崇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

上法天下法
地中和民意
即天時地利
人和也

慷慨語從冷
淡中發出

策中發出
刺語

並序四卷

說劍篇

世三

無旁上法圖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
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廢人

之劍何如曰廢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

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

此廢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廢人之劍臣竊為大

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三環其
所上之

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忿不見禮
皆自殺

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湯賓尹曰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指小而

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夫突鬢垂

冠曼胡短後瞑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

大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

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

鄙廢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

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

不實服命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彼其一言而絕

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

漁父篇第三十一

湯賓尹曰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柔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辨此篇較盜踞說劍諸篇頗勝辭青明白無勞箋解

孔子遊乎緇帷林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

死後杏壇上親接漁父有味哉

忽以客字代漁父字

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揀

聖子回卷

漁父篇

好句

其理以教人也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齊民謂平等之民將

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

言自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

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言其離道之遠也子貢還報孔子

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

將杖擊擊船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

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

言微言而去立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

唾之音以卒相立也客曰噫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

傾時景色描寫殆盡

釋放下不說也

憂思也詩曰
戰思其憂是也

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心相應固

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釋去吾所而經子之所

以條陳世人之所宜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

人此四者自正各任其職治之美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而亂

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官各治其一職乃無所

陵不相凌奪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厲妻妾不和

長少無序廢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

白群下荒怠功羨不有無功也爵祿不持不能持也大夫

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

秋後倫朝覲失序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

不時以傷廢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

不節財用窮置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天子之公

卿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

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

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

之謂之總非已事而強為之自能攬也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不使

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

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析離他人之交

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稱譽詐偽害其不當譽後為

此論八疵

莊二四卷

漁父篇

廿二

強哭強怒強
親真哭真怒
甚精切
直觀此六句

然曰請問何謂真容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

不能動人即至誠感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

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

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必

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

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順也為主功成之

美無一其迹矣功成而不居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事親

他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飲酒不擇其味處喪以哀無問其

禮矣居喪不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

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

法天貴真不拘於俗不以非世俗之愚者反此不能

法天而恤於人憂不與人合也不知貴真不知天爵之貴祿祿而受

變於俗以世俗之祿為祿故不足惜哉言常慙然也子之

早湛於人偽弱於務而晚聞大道也孔子之再拜而

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

役言比之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問其居也請因受業而

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

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

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綠葦間以橈撐舟

莊子四卷

漁父篇

廿七

延綠葦間此四字葦葦也

也顏回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舟去不遠也

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

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威敬也萬乘之王千乘

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

今漁父杖擊遂立對面而立而夫子曲要擊折再拜而應

無乃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

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

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

下人彼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

長傷身屈己受教者若不誠不能得彼之實誨故無益而有損也惜哉不仁之於

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

敢不敬乎

湯賓尹曰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

王篇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

跖篇比之說劍又疎直矣據盜跖篇今謂

宰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為後

人私撰明甚

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

莊子四卷

漁父篇

廿八

列禦寇第三十二

此篇的為莊子著述將畢之語觀末段自見

此章見列子止於何相孰也南華却漆巧者以下數句皆結前象愈精

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心服而敬我其敬友在貴老之二名迹愈蓋不能避當世之忌也

莊子四卷

善執綽乎言汝於此具一斐眼也

發藥二字有味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瞽人伯昏瞽人曰奚

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十餐而五餐先饋其人敬已不伯昏瞽人曰若是則待買而餽之伯昏瞽人曰若是則

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誠積於中而未化也形謀成光形謀

容舉動也成以外鎮人心也鎮服使人輕乎貴老而

整其所患整聚也夫餐人特為食羨之貨多餘之贏剝也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酒若是而况於萬乘之

主乎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

以功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效其成功此謂整其所患也吾是以驚伯

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汝之處已若此人將

以汝為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從學者眾也伯昏

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蹙拄也豎立其杖而拄之於頤也立

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主賓客之命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

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

告汝曰人將保汝果報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

不能使人無保汝也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而為用之言汝之所為何

以至此感豫出異也感動豫悅汝必且有感挫而本才

又無謂也豈惟外不能自隱必且感觸也與汝遊者

祗三年檢

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近徒為人毒害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惡有與汝相誰何哉
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遊嬉而已
者虛而遨遊者也智者必自善惟体道自然無所求但飽食遊嬉而已
沈乎若不繫之舟無所係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緩鄭人名呻吟誦讀之聲
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喻澤及人之廣
從墨者從墨者而學之而學之儒墨相與辨緩為儒弟翟為墨學既
翟翟而助之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翟夢之曰緩怒其父
見夢於見夢於使而子為墨者予也資給汝子以為墨
其父曰其父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資給汝子以為墨
而自殺遂而自殺遂闔胡

列禦寇

四

良或作垠家也

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而何不視我之墓乎我之墓垂垂焉有秋栢之實矣
恩無報者以為父尤也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
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造物於人自有報應不以人之能者為應
而以人之得於天者為應學墨而成非夫人以已為
有以異於人夫人指緩也學儒而以賤其親怨其齊
人之井飲者相掙也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
我故曰今之世皆緩也私恩者皆緩之類也自是

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乎有德者且以造物為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遁天遁棄其天理刑聖人安其

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所安其所不安其所不安其所安
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公案所以為恨愆怨天者之戒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為也故聖人安其
所安而不安其所不安安其所安則不隨天之刑
小人
又是

母一段莊子
自喻道廣人
而未有所施
意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謂難於忘言也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為徒矣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古之人天而不人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矣朱泚

漫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
用其巧單雖成而無龍可屠聖人以必不必故無

兵天之不可知者為知故無爭也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以不可

爭競也可以故多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順其爭競之心故其

爭自恃必亡其身爭常有求敵之意以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以禮

莊子四卷

列禦寇

四乙

物相遺饋者也竿牘散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

太乙形虛以合于太始無形之妙若是者迷惑于

宇宙形累不知太初然之理彼至人者歸精神乎魚

始而坤冥乎無何有之鄉唯至人歸精神於無物水

流乎無形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發洩乎

太清及既流則去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

寧毫毛小知也太寧大物也即無為自然之理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

之益車百乘及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

織屨言負匱而槁項黃馘槁項瘦而無肉也黃者商

人之趨何可

皆發明古人
天而不人之
肯

曹商以車自

後南華以道

自尊車修一

時而遺其無

窮項等萬世

而流芳不低

人之趨何可

以砥痔得車
言其汚辱不
足貴也

顏闔肆言以
但夫子其人
品無足論矣

莊二四卷

好句聲看為
之學者為有
道所不齒

外刑一句形
下句也不明
正謂之宵人

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座者得車一乘砥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為邦國其有

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以文飾之從

事華辭以支為旨以技兼之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

信矯揉其性以示民受乎心心有所著宰乎神神有所主夫何

足以上民言不足以長民也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指彼

夫子汝指哀公頤養也言仲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乎天下與毋誤而用之則可焉耳今使

列德冠

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視

示也休已也難治也民不易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

也施施政也天布即天經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

之神者弗齒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必不肯與之為齒

其胸中之神亦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錢

為內刑者動與過也舉動過失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

之宵人即小人離離內刑者陰陽食之為造化夫免

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

夏旦暮之期人者厚顏深情矯飾之貌難見故有貌

此一段議論甚正乃借為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敬于路也

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並十子四卷見春秋傳

圓竟云不重久習不輕物李太慧云切不淨道我會他不會便是此不比不為之意

愿而益外若謹愿有長若不肖內有偏長有順懷而達柔順懷急相達以濟有堅而縵外若堅持有緩而鈇和緩而

故其就義若渴若去義若熱進銳而退速故君子遠使之

而觀其忠遠者易近相欺近使之而觀其敬近而親者易慢煩使之

而觀其能理煩易困卒然問焉而觀其智難應急與之期

而觀其信於失期易於失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臨財易至私已告之

以危而觀其節臨難易至苟免醉之以酒而觀其則中酒易至失度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雜居易至惰慢色動容貌也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縱能矜持於身者或發露於彼故不肖人可得而見

正考父宋之公族一命而偃一命士也再命而偃再命大夫

曰三命而俯三命卿也循墻而走不敢當夫曲腰執敢不執

爵爵愈高而心愈下執如而夫者今之人一命而呂鉅

駑駑駘再命而於車上儻輕也三命而名諸父駑其宗族呼仰

名執協駑駘若此孰合於唐堯許由賊莫大乎

德有心有心為德則善於德矣而心有睫於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慮後之意喻如

心又開眼也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有眼之心則紛紛擾擾無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我有所能而此其所不

為者也以我之能謂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窮有八極有特者達

有三必不足者形有六府蓄美髯長大壯麗勇敢

此言六府而
未達命細縫
為而句亦文
法也

美也髯有鬚也長身長也大腹圍大也壯
有力也麗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也
八者俱過

人也因以是窮言八者皆過人必以綠循偃俠困
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綠循柔順不碍已於事之意

勇動多怨恃力而怨多仁義多責求名而患集達生之情者傀

達小命者遭達命一府也在天為大在己為小達大命者隨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釋莊子者驕釋

其子投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斗喻人之求
富貴皆欺君
而弄者

鍛之為其珠也蓋珠有光彩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

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

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必殘食無遺今宋國之深非直九

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

其睡也必其乘世主之不覺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深危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

此段林陸二
氏皆云與前
語重喻同旨

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幾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

此言蓋訊當
明厚垂之人
守其言而與
變見之偏
也此言雖過
非其達理者
未易及也
五段

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
子曰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蟻食奪彼與此何其
偏也以不平乎其平也不平天萬物之理本平我以
則其平者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驗我以不驗之心
亦不平矣以不驗之則其可驗者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不知
無為猶以為有使之者若夫明之不勝神也又矣人
神則聽其自驗未嘗有為夫明之入於人入於其功外也
有為不能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入於其功外也
勝無為也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入於其功外也
求其功於不亦悲乎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外者也

韓求仲曰莊子知死生之不相闕者然後知此身之
無用知此身之無用則烏鳶何踈踈碌碌何

韓求仲曰華子嘆曰吾生之不昧闕者然後知此身之
無用知此身之無用則烏鳶何踈踈碌碌何

此言蓋訊當
明厚垂之人
守其言而與
變見之偏
也此言雖過
非其達理者
未易及也
五段

亦不平矣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驗我以不驗之心
則其平者以不驗之則其可驗者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不知
無為猶以為有使之者若夫明之不勝神也又矣人
神則聽其自驗未嘗有為夫明之入於人入於其功外也
有為不能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入於其功外也
勝無為也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入於其功外也
求其功於不亦悲乎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外者也

天下篇第三十三

天下篇莊子後序也歷叙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未舉惠施強辯之謬而斷之以存維而無術闢邪崇正之意見矣

此文分七節首節又自分五段

天下之治方術即學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人皆自是其見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聖王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者造也不離於宗

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此三句皆無為而尚自然兆於變化

即原於一也謂之聖人即天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

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以氣象也謂之君子以法為

分法則有區別以名為表名則有標準以參為驗參者以也以

稽為決稽者考古而準今其數一二三四是也言纖悉歷百

官以心相齒上下有序以事為常各有常職以衣食為主教民

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

人其備乎古之聖人能盡之也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數末度猶言精粗

本末也係相屬之意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運道也不在

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言皆載其事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

先六經而後各家莊子直

凡其列官職為政教皆是養民之理也

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不離者與之一也

莊子四卷

天下篇

四六

却備諸盜匪
漁父有歎其
言之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
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

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承上鄒魯學洵其全而有敬
于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為百

家亦時時稱說此事天下大亂指春秋以後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察見其一譬於耳
端便自好而自誇也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

美天地之美因是折萬物之理而分折不合也察古

人之全寡能徭若以古人學問之全察
之則知百家少能徭於天地之美

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道
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是故內聖外

莊子四卷

天下篇

四七

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

為以自為方人各以其所欲
而自為方術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

不合矣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
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復合後世之學者不幸

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教后
世以修不靡於萬物不以萬物
之飾為麗不暉於

度數不以禮樂
度數為華以繩墨自矜矜身以矯束其
矯世而備世之急

尚儉以儉
天下之用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古者學問之
中亦有此理墨翟

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獨聞其說
而喜之為之太過惟其喜
之遂至

甚已之大順抑遏世俗
以循其術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
節用

墨子書中篇名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蕪利而非閭開為

此等古之以
澹泊儉嗇為
道者

墨子宋大夫
禽滑釐是其
弟子

此譬喻百家
眾技亦皆有
所長亦時乎
可用但不能
該盡周徧聖
人之道故為
一偏一曲之
士而已

自黃帝以來
未嘗不用樂
而墨子欲毀
夫之古昔以
來自貴至賤
木嘗無居於
之礼而墨子
亦欲毀之

莊二十四卷

母又述墨子
言而斷之

孟子於楊墨
峻詞而力排
之有以見衛
道之切南華

非其道不怒以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推廣其說以

尚同不與先王同雖博不異而其毀古之禮樂黃帝

有成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

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

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拂民以此自行固不愛已

太自末敗墨子道終必敗墨子之雖然歌而非歌人

苦也無歌而非哭而非哭人不能無哭樂而非樂人不能

以樂為非哭而非哭而人不能無哭樂而非樂無樂而

為非是果類乎其道果近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

太艱太艱太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

以為聖人之道及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

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謂王天墨

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也名川三百名川大支川三千支川禹所小者無數

禹親自操橐耜橐盛土器也耜耜而九雜天下之川九

鳩功脩魚脰魚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

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

衣以歧躄為服歧與履同躄與屨同日夜不休以自

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

天下篇

四人

又等也墨氏墨之弟子五侯之徒皆五國諸侯之徒南方之墨
行事與其源師名之言從之者衆也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之屬俱誦墨經而信誦不
同尤加倍謫怪相謂別墨自名為墨以堅白同異之
辨而說不同相謂別墨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
辨相訾以簡偶不忤之辭皆及也應合也簡偶
也以巨子為聖人巨子得道皆頌為之尸主冀得為
其後世至今不決言巨子又傳之弟子以墨翟禽滑
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
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也尚而已矣亂之上治之下也
言未見其治也必先召亂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
也雖枯槁不舍也雖然墨子之學術天下却好之往
往宗而求之惟恐不污極其枯槁

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甚美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非也
莊子四卷
而不天下篇能合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去其世俗之累不飾於物不以物自奉不苟於人不伎
於眾不拂人情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欲人
足以畢足而止以此白心暴白其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垂山之冠以自表
華山冠名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
冠本語心之容容者心之休段命之曰心之行行用也以
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以和而之意而合
四海欲尊置宋鉞尹見悔不辱救民之聞謂民好聞
文二人以為其教主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謂時世好戰爭也
不辱之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謂時世好戰爭也

此季古之以損己利人為道者
以心之休為心之用釋氏所謂大用現前是也
前是也

李翰林有獨酌寄常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爾自今西便是此數字

莊子四卷

其說以為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一則皆齊同而其為首者則無為之道也

之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
舍者也言蒞說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強以自強也雖

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火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

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

曰我必得活哉圖傲圖謀也乎救世之士哉其為說

但洋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升猶且

不飽弟子安得而飢言其師與弟子皆忍飢以立教

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若如此豈

為久活之道哉但以母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

也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已也其說又曰不為苛察苛察則非別

身假物者事事皆自為而不假借於人亦以自助若

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為亦不如已也

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

適至是而止其學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

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其所行

之大僅如是而已適猶僅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易坦決然無主決去私意趣物

而不兩趣物者涉萬物之不顧於慮不謀於智無計

於物無擇無所決擇與之俱往順其自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三人皆聞其風而悅之齊

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

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大道道家之學

知萬物皆有所不可但知包容為一故曰選

則不偏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教則不至若待教而然

則教有道則無遺者矣若與之同歸於道則道是故

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也無為冷汰於物洒也冷

然而踈沃於以為道理以物物無碍曰知不知將薄

知而後鄰傷之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為分則將

也真課謏無任不留心於事任而笑天下之尚賢

也尚賢任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為聖之孝必

縱脫而無行故以椎拍輓斷皆無主與物宛轉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俗之累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

兀然不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後起之意若飄

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皆無心與物全而無

非以不見非於動靜無過未嘗有罪動靜隨其自然

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蓋曰物唯無知則無是已

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故曰至

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人之處

賢聖之名但能若土塊無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

學於彭蒙得不教焉適得怪焉者言彭蒙之徒以此

待教之時自相契合不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

此等說話便
似今之深山
窮谷頭陀修
行之人故蒙
傑笑之以為
猶死人也

此等結句其
許特

閑尹師於老
冊者此言先
弟而後師一
特筆力之語
耳

莊子四卷

豁谷在下而
能容物

無藏也句即
以有積為不
足也

之是莫之非而已矣以無是其風竅然竅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

如飄風之聲惡可而言無心而不容言常人不可見觀其見常與

合世人之觀而不免於乾斷但求無其所謂道非道而所

言之蹇非道也故不免於廢人之非彭蒙

田駢慎到不知道莊子用已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

也槩乎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斯道但不汚其正耳

以本為精本指道也以物為粗物事也以有積為不足言藏富天

下澹然獨與神明居是守自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閑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以無物為宗以太極之始為主建亦主也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

毀萬物為寶濡弱謙下即舌柔長存之意為表者言其應接於外也空虛則物皆全矣實

也實理閑尹曰在己無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皆無心之喻勞乎若亡無物

也也寂乎若清不見其名清之名同焉者和以同物為和得焉者失無以

則有失矣濁為淨有淨清之名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即迫而後動不

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為天下豁知其白守

其辱自高而不為高而為天下谷容乃大之意皆取先已獨

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不

實為虛以故有餘音冠充足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

不費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無為也而咲巧人皆以巧為巧而

笑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人皆以福為福而我獨以禍為禍曲全者曲全其身也

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始以大一之以約為紀為守身

之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堅銳者易毀挫常寬容於物不削

於人人於我無所侵削矣可謂至極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閑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莫知所歸

容寂寞變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

化之說虛荒唐之言大無端崖之辭始無終時

縱恣而不儻即黨字時或放言自不以觴見之也獨

見也又不敢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實之語以

觴言為愛術無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不拘獨

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做倪於萬物道為體者亦無

不做倪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於失而與物為競

其書雖瓌璋而連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做詭可

觀連行連環相從之貌做詭滑結無端也此二句彼

其克實不可以已胸中若有物積上與造物者游而

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即老子建之以常無

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而肆建之以常無有故其

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主之以太乙故其於宗

自冒頭而下

分別五者而

未以已繼老

子之後明言

其孝出老子

也前三段看

三雖然皆斷

說其孝之是

非獨老子無

之至此又看

莊子四卷

雖然二字謂

其孝非無用

于世此是其

文字轉換處

莊子正傲睨

斯世者却為

此反說

湯宿尹曰墨
慎到之徒道
為見道之偏
者卷惠子則
主於好辯而
已故不預道
術聞風之列
特於篇末言
之

詞雖辨而却
有說惠子胸
中何變幻若
是耶

莊子四卷

適上遂謂
達本反始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周於世可以
其理不竭
用無
其來不脫
不離
本宗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芒昧未盡此便是寂
冥無常變化無形處

惠施多方
惠施之卒
其書五車其道糾駁其言也不

中當言盡
主於誇多
其所談
曰至大無外也
大虛謂之

大一至小無內
秋毫之意
謂之小一
謂之一則無大小
矣於一之中又分

大小便是同中之
無厚不可積也
其大千里
無厚至

可積者積則厚矣
積之不巳其大
天與地卑
地雖高

而降則亦為卑矣
山與澤平
山高於澤而澤之氣可日
物方生方死
物方

方中方睨
睨側視也
日方中之時
物方生方死
物方

而其種必前
大同而與小同異
有大小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
合萬物
此之謂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

有窮
南方海也
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
四方皆

而海獨居南北之三
今日適越而昔來
言足雖未至

越之名而後來則為昔來矣
連環可解也
兩環相連雖

方往而亦可以為昔來矣
連環可解也
不可解而其

為環者必各自為圓
不可以
我知天下之中央
燕之

北越之南是也
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
地皆不相知則亦以其
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萬物

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
地為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之
惠子以此為大觀於

中一物何以為大小即一體也
惠子以此為大觀於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大觀者言以此為獨高於

凡此皆於名
相間橫主種
種聰明意見
以求異於人
惠子一生搬
弄精神只在
於此雖有說
不經然讀之
能令人胸中
生机活潑下
筆時可以化
吳腐南垂述
此不為無補

狗犬一也有
懸蹄則謂之
大無懸蹄則
只謂之狗

羊二四卷

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幸辨之
人天下之孝者既相與樂之
為雀難之為雞毛各不同譬如雞為鴨伏卵出雞三
於卵者為鴨毛而不為雞毛則是卵有毛矣
足雞本二足必有運而卸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
行之者是為三矣

大可以為羊
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
有生之物謂犬為羊則今人亦以為
今人亦以為犬矣

馬有卵
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為
丁子蝦蟆也楚人謂之丁子
雖無尾而其始也實料

丁子有尾
火不熱
水火中之鼠火浣之布
空谷傳聲人呼而輪不

山出口
能應非山有口矣
目不見指不至不
絕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
龜長

於蛇
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於此
矩不方規不可
以為圓
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
鑿不

圍柙
柙謂之鑿之中而柙之旋轉非鑿可
飛鳥之影
未嘗動也
謂鳥之飛則影隨鳥而去但既
鏃矢之疾而

有不行不止之時
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
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也
以二體與色並言

狗非犬
不可又謂之大謂之犬則
謂之狗矣
黃馬驪牛三白狗黑
馬牛二體也黃驪色

謂白為狐駒未嘗有母
名之孤則非有母矣
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日一尺之極折而高半今

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日一尺之極折而高半今

五寸雖旋轉萬
世不盡可也
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極

團公孫龍辨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飾蔽也易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辨者之囿也一時之辨

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辨者迷也故曰團惠施日以其智與人之

辨特與天下之辨者為怪特獨也獨與其此其抵也

其說大抵如此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

施存雄而無術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為其壯與天地

也南方有畸人焉畸人奇異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

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

為萬物說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卒

然而對且偏為萬端之說萬物即萬端也

望不謂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報而欺不慮而控

此南方有畸人焉之人也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

墜存雄而無術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為其壯與天地

也南方有畸人焉畸人奇異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

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

為萬物說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卒

然而對且偏為萬端之說萬物即萬端也

望不謂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報而欺不慮而控

此南方有畸人焉之人也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

莊子敘道術
獨借惠子相
形細讀此書
惟惠子嘗有
辨難宜當特
惠子與莊子
並看而姑破
之耶

南方有一獨
高之人曰黃
綽見惠子而
問天何以不
墜地何以不

多明
金貨而執知
惠子與莊子
辨難宜當特
惠子與莊子
辨難宜當特

世不盡可也
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極

